景印摛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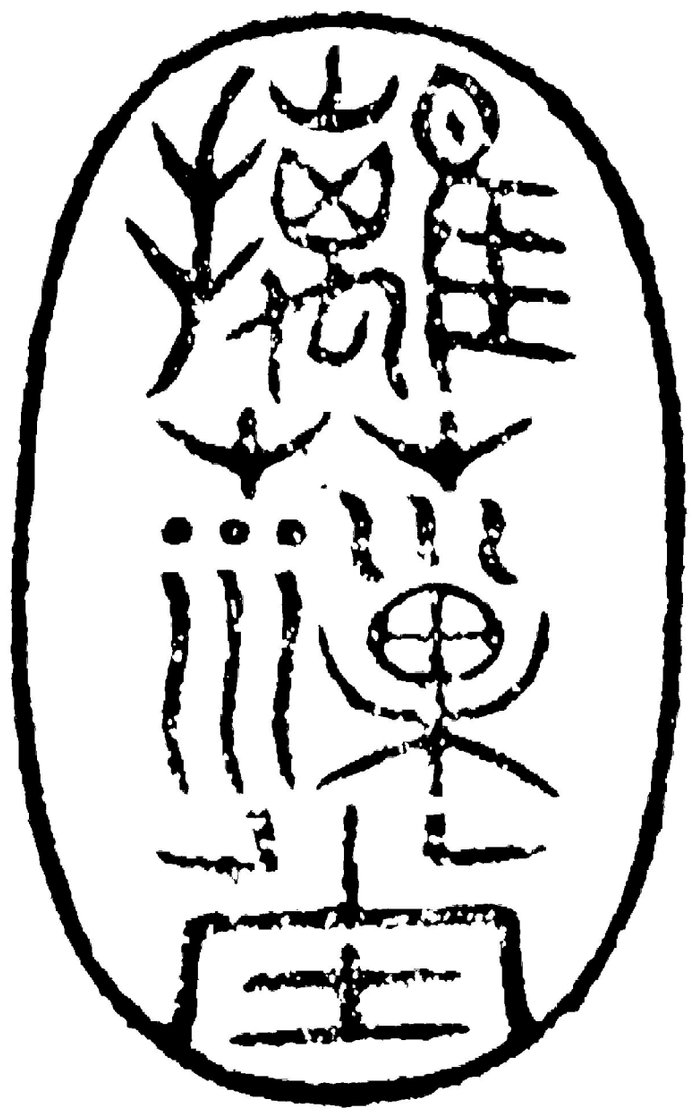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一二二册

總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其中有上中下者以一卷計實爲一百二十四卷）

及撰人　明張溥編

卷次	頁次
卷二十二至卷四十九	四六九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十一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二

明 張溥 輯

諸葛亮集

詔

為後主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

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合壅

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殄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昷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荅虜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表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為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

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絶王命厥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興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内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絶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後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闕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

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也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薦呂凱表

呂凱為永昌郡吏雍闓降吳吳署闓為永昌太守凱與府丞王伉帥吏民閉境拒闓亮南征上表會凱為叛夷所殺以其子祥嗣侯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過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生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衆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舉蔣琬寀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 甘生後主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先主薨亮上言追尊為后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叔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

疏

街亭請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公文

公文上尚書

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姦俠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叅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

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琳左將軍領荆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楊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樊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禄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教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瞻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啟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答蔣琬教

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亮答之

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問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閣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張裔教

去婦不顧門妻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稱姚伷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教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又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參軍掾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國如亮可以少其過也

教

作部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又

勅作部皆作五折鋼鎧十折矛以給之

書

答闞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力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微先為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先主定蜀微稱聾閉門不出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覿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之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答李嚴書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虜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又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與張裔書

亮北住漢中欲用裔為留府長史問楊洪對曰裔天姿明察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初裔子為洪吏微過受罰裔以為恨時或疑洪自欲作長史或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千忿恨亮與裔書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與張裔蔣琬書

亮辟姜維為倉曹掾加奉議將軍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敎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敎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又

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

與蔣琬董允書

李平坐誣罔勝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

與李豐書

初亮以李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亮軍來還軍退乃更陽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呼亮還軍祁山平催督運事驚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詐退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書疏表廢為民又教與平子豐後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詘亦乃克復思

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關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與孟達書

達與劉封不和叛歸魏魏為新城太守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言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將北伐欲誘達為外援乃與達書書數相交通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達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

又

蜀志趙雲本傳云亮駐漢中出軍揚聲由斜谷道令趙雲與鄧芝往拒曹真而身攻祁山雲芝兵敗敵彊失利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雲敗退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按與瑾此二書似即其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殷禮字往嗣吳郡雲陽人通古候張溫以入蜀亮見歎曰東吳旅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瑾書

又

孫松字子喬權弟子為射聲校尉卒亮與瑾書

既受東朝厚恩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殷往嗣秀才今之倜儻者也

又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為嗣拜駙馬都尉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瑾書瞻後為衛將軍赴鄧艾戰死

孝超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震為衛尉入吳賀孫權踐祚亮與瑾書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誡外生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承竊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書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與吳王書

所送白氈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上先主書

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馬良上先主書已而軍師龐統中流矢死

亮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凶少吉太乙飛鈐

戔

戔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

又

漢嘉金朱提銀棟之不足以自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

復具

議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弊殭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而礙者哉

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法

作木牛流馬法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横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論

交論

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葉能

記

黄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摠師趨蜀道履黄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巉屹列作三峰平治泽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邪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碑

司馬季主墓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南中紀功碑陰銘

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令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此住起住妨弩壞

又

連衡陣狹而厚也

又

荊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即人心不悅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錄以一衆可也

軍令

始出營竪矛戟舒旛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旛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竪矛戟舒旛旗鳴鼓角復結旛旗鳴鼓角違令者髡

兵軍要誡

枝葉彊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憸人有此不去是謂敗徵

詩

梁甫吟

晏子云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隱虎搏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田曰吾當濟河黿銜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

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滄浪詩評云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遥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追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强古野子西溪叢語云李善陸詩註蔡邕琴頌云梁父悲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沮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恐取此意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沈瑊

欽定四庫全書卷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三

魏武帝集

令

春祠令

明

張溥 輯

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受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待列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述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臘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旦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

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

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吾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軍譙令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以來將士絶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嚴敗軍令

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今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

重功德令

官爵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建學令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户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舉士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選舉令

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文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內之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為文書當御令史是為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辯於繭角也

選令

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闡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為濟北相以其能故

選令

今詔書省隸宮鍾校尉司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進參軍事以輔闇政

求逸才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閒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求直言令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誨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耶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封功臣令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反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分給諸將令

昔趙奢寶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寶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

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

掾屬進得失令

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効力令

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疋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讓禮令

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抑兼并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衍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堅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禁比周令

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存恤令

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

給貸令

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以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

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慎刑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仕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禁絶火令

聞太原上黨四河鷹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絶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禁鮮飾令

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葦筒以黃葦緣中遇亂世無葦筒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皂韋衣之比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為之推壞令方竹嚴具緣漆甚華好

百辟刀令

修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威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

修廬植墳墓令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酹以彰厥德

褒泰山太守呂虔令

夫有其志以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

表封田疇令

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
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
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
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
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
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下田疇讓封令

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
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與張範令

卹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
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徐晃假節令

晃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絶馬鳴閣道晃別破之太祖喜假晃節令曰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内以取漢
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勞徐晃令

晃振旅還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
舉酒勸晃曰全樊襄將軍之功也
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
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
入敵國者也且焚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
踰孫武穰苴

下州郡美杜畿令

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
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
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
且煩卿卧鎮之

與辛毗令

太祖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即久之遣都
護曹洪平下辨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

輕矣

與邴原令

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大祖轉原五官長史令曰

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悉悉

辟王必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拜高柔為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下諸侯長史令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諸兒令

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列孔融罪狀令

大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飯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丁幼陽令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慧得狂疾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

遺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遺不與共宿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壽陵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使廣為兆域使足相容

遺令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蠲河北租賦令 下并九年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更始令 下并十年

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

讓九錫令 建安十八年夏五月獻帝使御史大夫郗慮策命大祖為魏公加九錫公下令前後三讓乃受命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勑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遣使令

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

褒賞令

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軍策令

夏侯淵令月賊燒却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又

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弩手刀時北海孫寶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復能大何害

又

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碧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鼓吹令 書鈔令云孫子用兵常以少敵衆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多樂署吏為戰士愛糧也

論將令

趙奢賓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

設官令

魏諸官印各以官為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褒夏侯淵令 抱罕宋建自號河首平漢王淵討建斬之隴右平太祖下令

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惇從征孫權還使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

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論功行封二荀令

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

稱荀攸令 魏氏春秋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又令

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詵崔琰令 詳在崔琰與楊訓書

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

省西曹令 毛玠為東曹掾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後議所并省咸欲省東曹太祖知其

情令曰

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

徐奕為中尉令 魏國建奕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反中尉楊俊左遷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

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謂與

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諸子選官屬令 遂以邢顒為平原侯家丞

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

蔣濟為揚州別駕令 温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蔣濟為丞相西曹屬令

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棗祗子處中封爵令 魏武故事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有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

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不朽之事

袁杜畿令

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

原劉廙令 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令特原不問

議復肉刑令陳羣

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禁用誹謗令 祖惜矯才下令

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誹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報和洽論毛玠令 祖怒收付獄和洽救玠遂免廢于家 玠為尚書僕射以崔琰誅死內頗不悅後坐議黜面刑太

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

杜襲為留府長史令 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

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內誡令

孤有逆氣病常儲水卧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善銀物令以木作

又

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絲不得過隆紫金黃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履以與家約當着盡此履不得效作也 又令云吾被皆十歲也歲解浣補納之○又令孤本欲自立精舍令遂為討賊○又令房戶不潔聽燒

臨淄侯曹植犯禁令由是垂諸侯科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遺命諸子

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餘香可分諸夫人不命祭吾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與衛臻令臻為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大祖令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請鍾繇參軍令

今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闇政

教

議田疇讓封教

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

授崔琰東曹掾教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征吳教

魏畧賈逵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大霖雨軍不願行恐有諫者下教逵與同僚共作諫草入白太祖怒收送獄既而復教原之

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

復教

達無惡意原復其職

與張遼等教操征張魯漢中使張遼李典宇合肥教與遼及吳主孫權率衆圍合肥乃共發教大勝之

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賜袁渙家穀教渙為魏國郎中令卒太祖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表

上言破袁表

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讓費亭侯表

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讓封表一作上讓封書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績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竝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

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陋頑所能克堪

讓增封武平侯表

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無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繇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繼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為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讓增封表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童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於苟取

讓還司空印綬表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安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讓九錫表

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謝襲費亭侯表

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厠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為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

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東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領兖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陳損益表

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鍾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拜九錫謝表 一作謝策命魏公書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威意開國備錫以貶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請封荀彧為萬歲亭侯表

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

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鯀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氷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請增封荀或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邀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請封田疇表

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臨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請邺郭嘉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

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淯陽亭侯穎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為國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繇嘉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盡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藝文無宜追贈等句

獲宋金生表

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

奏事

破袁尚上事

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偽節銳鉄大將軍邶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上九醞酒法奏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

上雜物疏

御服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　御物有漆畫葦枕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　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

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

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御雜有漆圓油唾壺四枚　御雜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　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御雜物用有純銀澡豆匳純銀括鏤匳匣四枚　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

策

立卞王后策

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

書

與少府孔融書

獻帝嘗見郗慮及孔融問慮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操以書解之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繇此言之喜怒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龐涓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效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選注云路粹代

與太尉楊文先書

彪子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修為之羽翼幾為太子後植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又表氏之甥以罪誅之操與彪書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杖一枝官

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騾騾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穀裘一領織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王修書

修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太祖甚然之乃與修書

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

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嫣滿建侯於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蚊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濫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輔非有所間也孤拔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

勲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與荀彧書

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萬歲亭侯彧固辭無野戰之勞太祖與彧書彧乃受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報荀彧書

初太祖與袁紹相拒兵少糧盡圖欲還許及紹破敗以河北未易圖欲南征劉表彧並諫止因表上二策復增彧邑千戶彧深辭讓太祖以書報之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窓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與荀彧悼郭嘉書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

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又與荀彧悼郭嘉書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絶於人又以多病畏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與鍾繇書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與荀攸書

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

與閻行書

行始隨叡約使詣太祖太祖表拜裨為太守行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謂約宜遣一子會約討張猛留行守營馬超反謀舉約為都督行不欲令與超合及超破走行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説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

報崩越書

越臨終與太祖書托以門户太祖報之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答朱靈書

太祖平冀州遣靈守許南戒之曰冀州新兵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須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答之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内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報楊阜書

阜為涼州刺駕馬超攻冀害刺史韋康阜有報超之志未得其便阜外凡姜敘屯歷城阜因過歷侯敘母說康被害敘母慨然勑從阜討超超襲歷城得敘母母罵而死超南奔張魯隴右平太祖封阜關內侯

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報劉廙書

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答袁紹書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答呂布書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遺孫權書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又遺孫權書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與王芬書

冀州刺史王芬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事外有羣卿同

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不克不亦危乎

為兗州牧上書

山陽郡有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尺牘

報荀彧

太祖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其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天下易服太祖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翼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因報彧

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

又

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彧薦郭嘉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又

太祖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太祖將引還繡兵來太祖軍不得進連營稍前與彧書

賊來追我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

又

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為坡謂之安衆港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彧書蓋於二水之間以為沿涉之艱阻也

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

又

蒯越字異度深中足智仕劉表為章陵太守荊州平太祖與彧書以為光祿勳

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

與諸葛亮書

今奉雞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序

孫子兵法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黄帝湯武咸用干戈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用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我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畧解焉

祭文

祀橋太尉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奬助猶仲尼稱不如顔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樂府

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睿不如丕亦稱三祖庚溪詩話云魏武魏文父子横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升菴詩話云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久矣其希僻罕傳者若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不惟句法高邁識趣近於有道

氣出唱三首

駕六龍棄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棄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關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與天期氣願得神之人棄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

之門來賜神之樂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惶惶一作焜惶

其二

華陰山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蓩蓩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其三

遊君山甚為真磪磈砟硌爾自為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為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

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皐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志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為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班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陌上桑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嶷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挂扶桂枝佩秋蘭絶人事游渾元若疾風遊焱飄扇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德作飄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同前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一解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建及德行猶奉事殷論叙其美二解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三解孔子所歎並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

尺四解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五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一解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路正徘徊迷惑失徑路瞑無所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秋胡行二首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崦崦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崦崦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沈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

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二解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三解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路正徘徊迷惑失徑路瞑無所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其二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崦崦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崦崦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沈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

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三解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乃一作辭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一解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二解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胎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解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莊威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善哉行

古公亶父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一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二解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三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四解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賢刁蟲流出戶五解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六解仲尼之世王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七解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一解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二解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要能覩三解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四解快人由為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五解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顏不如雨六解

郁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

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碣石篇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皐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至此為豔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藂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一解波一作濤右觀滄海

其二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右冬十月

其三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氷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右土不同

其四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永志四解恬一作怡右龜雖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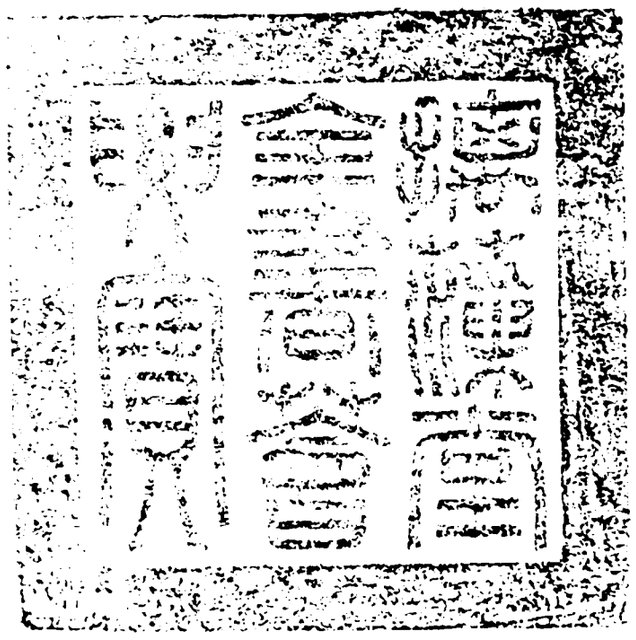
謠俗詞

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董卓歌詞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沈　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十三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

明 張溥 輯

魏文帝集一

賦

浮淮賦 有序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

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

泝淮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嵓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黃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汎涌波駭衆帆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滄海賦

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涯

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聊澎湃鏗訇隱潾涌沸凌邁於是黿鼉漸離汎濫淫遊鴻鸞孔鵠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沉載浮仰唼芳芝俛漱清流巨魚横奔厥勢吞舟爾乃釣大貝採明珠搴懸黎收武夫窺大麓之潛林覩瑶木之羅生上蹇産以交錯下來風之泠泠振緑葉以葳蕤吐芬葩而揚榮

濟川賦

臨濟川之層淮覽洪波之容裔濞騰揚以相薄激長風

而亟逝漫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於是龜龍神嬉鴻鸞羣翔鱗介霍驛載止載行俯唼菁藻仰餐若芳永號長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晰以曜暉明珠灼灼而流光於是遊覽既厭日亦西傾朱旗電曜擊鼓雷鳴長驅風厲悠爾北征思魏都以偃息託華屋而遨遊酌玄清于金罍騰羽觴以獻酬

臨渦賦

建安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佯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曰蔭高樹兮臨曲阿微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逶迤雌雄鳴兮聲相和蓱藻生兮散莖柯春木繁兮發丹華

述征賦

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颻躍甲卒之皓旰兮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

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静南畿之遐裔

校獵賦

披高門而方軌邁夷途而直駕長鎩糺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奔山超崇岍之曾崖厲障澨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廻雲轉埃連飈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躪封豨籍麈鹿捎飛鳶接鸑鷟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埜羽毛

紛其翳目考功効績班賜有敘分授甘魚飛酌清酤割鮮埜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崔臺而增舉涉幽墐之花梁

又

抚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澤之修旃雄戟趯音皇而躍厲兮

又

千乘亂擾萬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岨彤弓斯彀戈鋋具舉

登臺賦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

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登城賦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涉彼城樓逍遥遠望乃欣以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緣路帶衢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齊齊而東馳風飄飄而既臻日掩蔓而鹵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為

感物賦

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荆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於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

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翁鬱仰沉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為圃植諸蔗於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感離賦 有序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

乃作賦曰

秋風動兮大氣凉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徬徨望衆墓兮成行柯條憯兮無色緑草變兮萎黄感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離居賦

惟離居之可悲廓獨處於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夜之悠長驚風厲於閨闥忽增激於中房動帷裳之睃曖彼明燭之無光

戒盈賦 有序

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

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貴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永思賦

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速之難當

悼天賦 有序

族弟文仲七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天逝追悼無已余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

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横時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感而不寧步廣厦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寡婦賦 有序

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後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

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内惆悵兮自憐

出婦賦

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絶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絶信古今其有之傷笑獨之無恃恨脣嗣之不滋甘没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埜鳥鎩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愁霖賦

腊余車而秣馬將言旋乎鄴都玄雲黮其四塞雨濛濛而襲予塗漸洳以沉滯淒涼淫衍而橫湍豈在余之憚勞哀行旅之艱難仰皇天而太息悲白日之不暘思若木以照路假龍燭之末光

喜霽賦

乃命駕而言歸啟吉日而北巡厭羣萌之至願感上下之明神密雲興之块圠甘雨降以灑塵既灑塵而為塗惟平路之未晞激清風以漂潦發皎日之陽暉振余策而長驅忽臨食而忘飢

彈碁賦

惟彈碁之嘉巧邈超絶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玢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碁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

一脩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斜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霏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

又

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肌平

瑪瑙勒賦　有序

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辭曰

有奇童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童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炎陽斂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

沈光內灼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固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跱煥若羅星北堂誤截數語蒙作陳琳

今合藝文御覽正之

車渠椀賦　有序

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於西國其俗實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玉玦賦

有峴山之鈔璞產魯城之峻崖嗽丹水之炎波蔭瑶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為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柳賦　有序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域之偉木兮瑰姿鈔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時邁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肇萌而先辰盛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拮兮柔條阿那而紬伸上扶踈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兮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遄征昔周遊而處

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煖豐弘陰而博覆兮躯愷悌而弗倦駟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瞻秉至德而不伐兮豈簡卑而擇賤含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

槐賦 有序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下美而賦之王粲直登賢門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賦曰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嘉托靈根於豐壤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之遂宇望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璀錯緑葉蓁而重陰上幽藹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温潤氣恬淡以安治違陰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鶯賦 有序

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怨羅人

揺動兮吐芬氣之穆清薄西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來征豈衆弁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蔡伯喈女賦 序

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郡都命使者

詔

定正朔詔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

人集羣代之美事為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上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皁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

追崇孔子詔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惶惶馬遑遑馬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

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室以居學者

為漢帝置守塚詔

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典又為武昭宣明帝置守塚各三百家

息兵詔

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崔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晉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

圍以綏成玆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災異免策三公詔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皐巳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効三公

拜日東郊詔

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

禁母后預政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改封諸王為縣王詔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

鵾鵬集靈芝池詔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取士不限年詔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輕刑詔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奪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笞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斷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平准詔

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

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為平准耳宜豈少此物輩耶

禁復讎詔

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禁淫祀詔

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

罷墓祭詔

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

外國遣使奉獻詔

西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

營壽陵詔

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

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舉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繇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益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逵在贏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臣子為蔑奴君父不忠不孝使奴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與羣臣詔

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密乎酢且不如中國

凡棗味莫若安邑御棗也

又

真定郡梨大若拳甘若密脆若凌可以解煩釋渴

又

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為金根車蓋遥望曜人眼

又

新城孟太守道蜀肥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飴密

下潁川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内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增封中牟侯彰詔

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

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答臨淄侯植詔

植表欲祭先王操於北河之上博士鹿優韓益等以為禮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祭宗廟遂詔答之得祖諸矣謂不得立廟而祭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廟遂詔答之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於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紓侯敬恭之意會博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示開國承家顧廻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

答北海王哀詔

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哀上書贊誦賜黃金十斤詔答

笞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眺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

待楊彪客禮詔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笞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童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

賜華歆詔

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論孫權詔

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

以陳羣為鎮軍司馬懿為撫軍詔

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

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詔王朗等三公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諫帝以成軍遂行臨江而還詔王朗等三公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咎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與王朗詔

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揚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朗朗乃起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報王朗詔

朗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帝報之

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墜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答蔣濟詔

文帝即王位轉濟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

與夏侯尚詔

文帝詔尚尚以示散騎常侍蔣濟濟言於帝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於是追收前詔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以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報何夔詔

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與于禁詔

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于禁復官詔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追贈夏侯尚詔

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秦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封朱靈鄒侯詔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邰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鄒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

與張郃詔

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畢湛明經行修詔以湛為博士

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

博士

答孟達詔

王雄為西部從事與達同僚及為涿郡太守達表薦之詔報達雄後歷幽州刺史

省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賜張既子翁歸為關內侯詔

省荀桓子立勲瞿王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

賜温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

以張登為大官令詔

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褒膳近在

以李通子基為中郎將詔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賜張既子翁歸為關內侯詔

省荀桓子立勲瞿王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

賜温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

以張登為大官令詔

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褒膳近在

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大官令

制詔三公 下並元年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服色如奏

服色如奏詔

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改雒為洛詔

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

曹植貶封安鄉侯詔 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

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誅鮑勛詔 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大守孫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墊罪未成解止曜有罪勛奏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

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

蔣濟復為東中郎將詔

卿無資文武志節忼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

賜桓階詔 桓階別傳階為趙郡太守時俾盡食醬蹈上聞數戲曰卿家作醬頗多成否詔曰

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飧而有加粱之賜豈況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琴 字一作琛

劉靖遷廬江太守詔

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張既為涼州詔

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

與張既詔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

褒田豫詔 魏略豫為邠州刺史祥畢素利等感懷密遺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胡去悉皆付外詔褒之

追謚杜畿詔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大僕謚曰戴侯

與羣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肥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飴密

又

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酹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詔司馬懿

文帝以懿為撫軍大將軍車駕自廣陵還洛陽詔懿於是帝留鎮許昌

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

令

向化手令

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率種人內附王自手筆作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幽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於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

答辛毗等令

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

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百有餘色衣或短褐不完辜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答司馬懿等令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柏成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萬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笞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

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
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答劉廙劉睟等令

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
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
使聞知

讓禪令

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貶邪笞堯讓天
下與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户之農北人無
擇或遁而耕頼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逵入山林莫
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
顏歜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
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
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
而賤貴故書名千載於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逵孤

獨何為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
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

讓禪第二令

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埜顏闔辭魯幣而逺跡夫以
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
士狥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飲樂在其中是以仲
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
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内而孤求為形
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
紛也

讓禪第三令

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
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
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
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饑者未飽
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

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于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良馬山未出象車莫茭未植階庭蓬莆未生庖厨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笞東尸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答劉廣等令

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答蘇林等令

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答華歆等令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又答相國歆等令

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薄稅令

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

復譙租稅令

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

以鄭稱為武德傳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壟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廣詢令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問雍州刺史張既令

蘇則為金城太守西平麴演叛則勒兵討之演乞降文帝時襲王位令問既既答之加則謹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則誘斬之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

拜毛玠等子男為郎中令 下並元年

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

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收斂戰亡士卒令

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

策

追封鄧公策

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

謚龐德策

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閔身狥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

侯

策孫權九錫文

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縞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凶醜舉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嘉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冊孫登為東中郎封侯策

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為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為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啟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

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肖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教

答卞蘭教

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藺此賦豈吾實哉笞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表

讓禪表

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

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

惕不發璽書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

書

與吳質書

質為朝歌長遷元城令太祖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紓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嬉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又與吳質書

魏志云阮瑀以十七歲卒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以二十二年卒質時為元城令太子與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又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笳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皆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懍懍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間者歷覽諸子之

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徵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刽絶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逵過也笞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

類笞曰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又與吳質書

初曹真曹休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及太子即王位休真以宗親並受封爵出為列將而

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鉼墨聊戚路不云遠今復相聞

與鍾繇謝玉玦書

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密使臨淄侯因人説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璠璵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黄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笞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鄧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

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鍾繇五熟釜書

繇為相國以五熟鼎範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奚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賛揚洪美垂之不朽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

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百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與鍾繇書

荀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來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

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戾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

答鍾繇書

孫權稱臣太子書報繇繇答書太子又答之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答繁欽書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玅伎何其善也頃守官王孫

世有女曰瓊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脩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唉嘯長吟所能逮也吾錬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喝劉楨書

太子初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為像因書喝楨答之

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子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答友人書

御覽作答劉先主然意義絶不相貫姑闕姓名

獲累紙之命無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鈎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凡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克匱笥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與吳監書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餉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嗌況親食之邪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即遠方之果寧有匹者乎

與羣臣論蜀錦書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與羣臣論被服書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繐總綃縠衣疊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紈綺縠衣疊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

與朝臣論杭稻書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杭稻邪上風吹之五里聞香

報崔琰書

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馬後有此比蒙寖誨諸

與曹洪書

今魯罪兼苗祭惡稔厲莽縱使宋翟鈔機械之巧田單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駿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與王朗書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雕傷帝深感歎與大理王朗書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又

宋仲子之子與魏諷謀反伏誅太子答朗書

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又

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不若易有之賤物

又

蚤虱雖細慮於安寢鼷鼠至微猶毀郊牛也

與劉惇書

劉生帽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今帽所當著

與諸將書

劉備既孤老智窮勢極正使欲與孙爭則諸將軍便當就穴中捋取之爾

報吳王孫權書

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之

笞隗囂之奭禍發枸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報孫權書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耳

又

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文帝報使致離子表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詔答之

老虜邊塞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剋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笞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奴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報孫權書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登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數道攻吳時揚越蠻夷多未平復內難未弭權卑辭上書求自解厲若必不

見置當奉還土地寄命交州帝報之

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咎遣子不終內喻實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勑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其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與孟達書

延康元年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時文帝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逆與達書達至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後反誅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昏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聘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笞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

與孟達書

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濶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報吳王孫權書

知已送擇見船最大樟林者六艘受五百石從汚水送付樊口

又

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鼉子裘一領

送劍書

僕有劍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靶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序

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徵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究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冦暴於幷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炬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奴亡七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七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識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麏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或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坪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玅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

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勦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笞陽慶使導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於狹路真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基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繁欽集序

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喚嘯與笳同音欽戰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陳琳集序

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為也

建安諸序

建安諸序

維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刀三其二曰含章彩似丹霞　又曰造百辟寶劒三其二曰流彩虹李尤字伯宗少有文章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

王粲長於詞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礛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余好擊劒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余好擊劒善以短乘長精而鍊之其始成也五色駁鑪

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之首凡

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魏太子造百辟刀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身劒鋏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

酒以成禮過則敗德孝靈之末朝政墮廢官司並湎于酒貴戚尤甚流俗沈荒故作酒誨以戒

孝靈帝末羣官百司並湎于酒斗酒至千錢

論

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場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論方術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閒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閣豎

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僊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众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僊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

周成漢昭論

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葢主相則榮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漢文帝論

笞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能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暴時累息之民得濶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帝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嘗嘉漢文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諸儒或以孝文雖賢其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

漢武帝論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米因此有意平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書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十五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踰廣漠絶梓嶺封狼居胥

禪姑嶧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勒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十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敗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奴扶傷疲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易彼符虢可為威震匈奴矣

交友論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繇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揚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議

田疇辭封議

笞遣敖逃禄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禄
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
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連珠

連珠三首

葢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
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葢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
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葢聞駑騂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剖截歐治歎息故少師
幸而季梁懼宰語任而伍員憂

銘

露陌刀銘

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譬諸麟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
世寶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

賜鍾繇五熟釜銘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旅
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丕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
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
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
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
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
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
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
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祇承皇象敢不欽承
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
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
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哀策文

武帝哀策文

痛神曜之幽潛哀鳴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腦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俯就權窆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誄

弟蒼舒誄

曹冲字蒼舒文帝之弟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曹公哀甚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茲義肇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彫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百年亹亹行暮矧爾夙夜極貽爾良妃遂爾嘉服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我我寢廟渠渠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羣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

制

終制

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

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園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逵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五

明 張溥 輯

魏文帝集二

樂府

詩品云文帝詩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詩譜云自然浮俊后山詩話云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藝苑卮言云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

臨高臺 詩紀云此曲三段辭不相屬鵠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鵠行也漢曲大略意同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為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釣竿 崔豹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為樂曲漢辭今亡

東越河濟水遥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為

十五 古今樂録云十五歌文帝辭後改歌瑟調西山此似未全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柟千餘尺衆草芝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號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陌上桑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

獨窘步路局芐虎豹嗥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栢涕泣雨面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短歌行 古今樂録云王僧虔技録曰短歌行仰瞻一曲此曲聲製最美辭不可入樂府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一解 神靈倏忽弃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 二解 呦呦遊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棲 三解 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 四解 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蚤

五解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六解○右一曲魏晉樂所奏○魏遺令節朔奏樂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此也

猛虎行

與君媾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於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

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一解羣鷰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二解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解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多思腸一作思斷腸右一曲晉樂所奏

同前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戸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鶴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右一曲本辭

秋胡行

堯任舜禹當復何為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汎汎緑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茵茗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遼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為樂方右曲一作浮萍篇有美四句又見善哉行

同前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為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躊躇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善哉行

上山採薇薄暮苦饑溪谷多風霜露沾衣一解野雉羣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二解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三解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四解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五解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驅聊以忘憂六解一作歲一作日如其

其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為樂方哀絃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同前初學記載第一解題云於講堂作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吐清氣一解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二解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四解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五解

同前藝文類聚作銅雀園詩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一解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為我彈清琴二解五音紛繁會撫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踴躍自浮沈三解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四解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絃且自禁五解

右二曲魏晉樂所奏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雲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折楊柳行藝文作游僊詩古樂府作長歌行

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一解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輕舉棄浮雲俛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二解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

假虛辭赤松垂空言三解達人識真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惎聖道我所觀四解右一曲

魏晉樂所奏○古今詩話云相州棲霞谷喬順二子服飛龍藥十年不飢

飲馬長城窟行此闕未全

浮舟橫大江討彼犯荆虜武將齊貫鉀征人伐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大牆上蒿行古今樂録云王僧虔技録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

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羣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立一何煢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為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為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罷温暖夏當服綺羅輕涼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為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為自低卬悲麗平壯觀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駁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鋼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知君劍良綺難忘冠青雲之崔嵬纖羅為纓飾以翠翰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垂光榮宋之章甫齊之高冠亦自謂美蓋何足觀排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清涼奏桓瑟舞趙倡女娥長歌聲協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酌桂酒鱠鯉鮒與佳人期為樂康前奉玉巵為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何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一解長兄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駔駔往來王侯長

豔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

者遊三解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撫蒲六博坐對彈碁四解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蹴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少小相觸
抵寒苦常相隨忽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
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慙倉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
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少小下為趨

煌煌京洛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樂府解曲前為豔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一解淮陰五刑
鳥盡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褒衣無帶多
言寡誠祇令事敗二解蘇秦之說六國以亾傾側賣主車
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三解禍
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四解嗟彼郭生古
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哉哉仲連齊之高士北辭
千金東蹈滄海五解

月重輪行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愚

見目前聖覩萬年明闇相絕何可勝言

詩

黎陽作二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
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
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讚我獨何人能不靖
亂

其二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溏言
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
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沾衣濡裳

黎陽作

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
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肯宇識足臧經歷
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於譙作

清夜延賢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肴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穆穆衆君子和合同樂康餘一作繁

孟津

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重蔭緑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至廣陵於馬上作外編云廣陵觀兵魏志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馬上為詩是歲大寒氷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僧皎然云魏文軍至揚子見洪濤浪洶數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賦詩而還魏文集無此詩且魏文雄才智畧本非庸主如何有此示弱於孫權取笑於劉備陳壽謬矣按壽正史但云引還不言賦詩魏書注載此詩未嘗示弱豈容子常畏人邪襟詩魏書不載也

襟詩二首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呂延濟以此詩未即位方為漢征伐李善云當時實至廣陵則此與馬上詩為同時矣今觀弃置詩與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耳

穆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茨覆緑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陰緑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茨覆緑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陰緑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
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
息斷絶我中腸

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
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
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藝苑卮言云讀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恒享者桓靈寶技藝差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桓乃得七年天子都所不解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沈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
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為
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湛澹藝文作澹澹悲響有餘音一作悲風漂餘音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藝文作徐幹為挽船士與新娶妻別玉臺作文帝今從之

浿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浿

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為作此詩

寡婦

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翩
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
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徒引領
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悽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思君一作君思

令詩

漢獻帝傳云太史丞許芝條上魏王代漢圖讖王下令辭其詩在令中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
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

於明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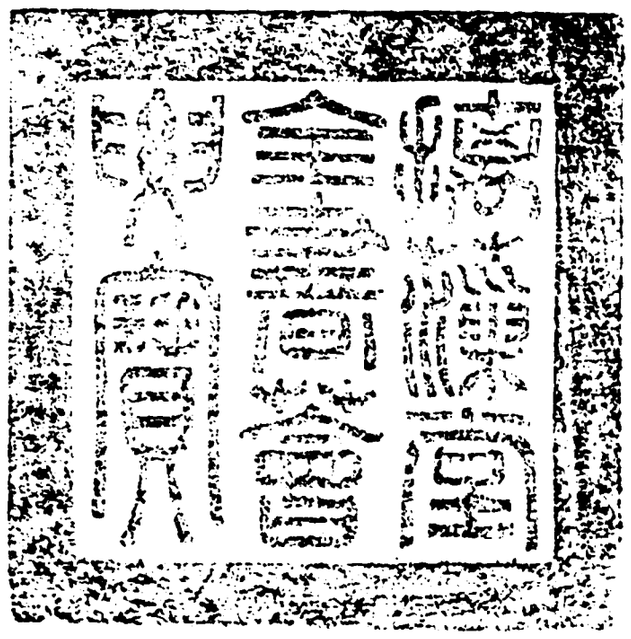
遥遥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懐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遥望河陽城古辭長歌行與此同後有六句云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黄鳥飛相追咬咬美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失題見藝文廳部

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罕罩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麏後闕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懐抱後闕



校總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劉 垠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十五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六

明 張溥 輯

曹植集 一

賦

登臺賦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恒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于東王

節遊賦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

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迴跳
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嶽之岑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
而無終何渺渺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
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鵲鵲翠葉朱莖竹林青
蔥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
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
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
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輕舟浮沉蟻
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綠竹發而嚮厲悲風激於中流
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義和之奮迅忽曜靈
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
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游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
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臨觀賦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而氣通靈
草含幹兮木交莖丘陵崛兮松栢青南園蔆兮果載榮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煞神武一
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東征賦　有序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舟楫
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任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
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勳之必
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禦循戈櫓於清流兮汜
雲梯而容與禽元帥於中舟兮振靈威於東野

藉田賦

營疇萬畝厥田上上奇柳夾路名果被園司農實掌是謂公田

述行賦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為君濯余身於秦井偉湯禱之若焚

感節賦

携友生而游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侯鴈之翔集想元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没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唯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末燿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余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鳥獸驚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泠瀅感流波之悲聲内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娛賓賦

遂衍賓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甘

潛志賦

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呈藝驅仁義以為禽必忠信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接虔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狗天以為通

玄暢賦有序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禄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狗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

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常之漏闕綴三代以維綱僥余生之倖禄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頡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黄鐘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搏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遑邁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弘道德以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媿景而慚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閒居賦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消憂何歲月之若驚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雨仰歸雲之翩翩俯清流之潺湲觀芳草之際綠覽庶卉之敷榮嘉魚躍於中沚鳴鳥翔乎高枝感鴻雁之有適嘆吾生之不時入虚廊之閒館步生風之高廡踐密邇之修除即蔽景之元宇翡翠翔於南枝元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緑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九愁賦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越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顧攀登而無階匪狗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虚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慷慨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絶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耽耽而沉舟思孤客之可悲改子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内思而自策笑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毋負於時王俗參差

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兢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
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
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回
長去君兮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絶紫霄
而高驚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
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
以悲鳴紆予袂而長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
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
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為羣宿林藪之蒺蒸
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
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蹊隧之
危阻登岩嵓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覬偏棲之孤禽懷
憤激以切痛苦回忍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為遊緑林而
逍遥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
余行之所招

叙愁賦 有序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為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
故令予作賦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
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
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
於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
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憎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戸
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離思賦 有序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
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云

在肇秋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
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
庶没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
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悦林修茂而鳥喜

釋思賦 有序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子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翔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踈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榦之傷心

幽思賦

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閒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露而夕陰顧秋華而零落感歲莫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治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余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愁思賦

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遙思惴怳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烟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璣野草變色兮莖葉稀鳴蜩抱木兮鴈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愆

懷親賦有序

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

獵平原而南驚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回驥首而永游赴修途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慰子賦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露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靜思賦

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顏曄而流炎卓特出而無疋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嬿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日臨緑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留

歸思賦

背故鄉而遷徂將遙憩乎北濱經平常之舊居感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荆蓁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為信樂土之足慕忽并日之載馳

洛神賦 有序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

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皐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情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

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内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

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

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停體迅飛凫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韈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踴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揚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分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分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分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糞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記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氏讒死帝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息洛水上因思甄氏忽若有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變按植在黃初猜嫌方劇安敢于帝前思甄泣下帝又何至以甄枕賜植此國章家典所無也若事曰感甄而名托洛神間有之耳豈待明帝始改皆傅會者之過矣

愍志賦 有序

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賦曰

竊托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予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

出婦賦

以才薄之陋質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忉以悲驚衣入門

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寃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感婚賦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欝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嬈用騷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風飄飄以動纓

大暑賦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衡蛇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温風赫戲草木垂榦山折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龜浮岸鳥張翼而近栖獸交遊而雲散于時黎庶徙倚基布葉分機女絶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犀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於是大人遷居宅幽綏神育靈雲屋重構閒房肅清寒暑涌流玄木奮榮積素氷於幽館氣飛結而為霜奏白雪於琴瑟朔風感而增凉

愁霖賦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車結轍以盤桓兮馬躑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

又愁霖賦

夫季秋之遥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晻晻兮聽長空之淋淋中宵卧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

喜霽賦

禹身逝於暘旰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造桑林而數誡動玉朝而雲披鳴鑾鈴而日陽指北極以為期吾將倍道而兼行

寶刀賦　有引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

馬其餘二枚家王自仗之賦曰

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乃熾火炎爐蝠鉄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乙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鑿以中黄之壤規員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晃燦陸斬犀革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刃不瀸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太阿寔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九華扇賦 有引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尚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緑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虚暢以立榦播翠葉以成林形五離而九華篾氂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霓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方厲紛飄動兮綺紈

迷迭香賦

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凋於嚴霜芳暮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英芝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車渠椀賦

惟新椀之所生於凉風之浚湄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暐暐帶朱榮之葳蕤緼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於時乃有篤厚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兹寶於斯庭命公輸之巧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内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燕酌甘醴於斯觥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

而不忘

酒賦 有序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承芳以接

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以是飲者並醉縱橫諠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嚬噈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歌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植橘賦

有朱橘之珍樹於鶉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杲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里而遥植列銅爵之園庭背山川之暖氣處玄朔之肅清邦換壤別爰幾喪生處彼不凋在此先零朱實不啣焉得素榮惜寒暑之不均嗟華實之永乖仰凱風以傾葉冀炎氣之可懷颺鳴條以流響希越鳥之來栖夫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神蓋幽而易激信地道之不訛既萌根而弗榦諒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弗變非彰德於邦家附微條以歎息哀草木之難化

芙蓉賦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於重壤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緑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槐賦

羨良木之華麗爰獲貴於至尊憑文昌之華殿森列峙

乎端門觀朱欀以振條據文陛而結根暢沈陰以溥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神龜賦 有序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崗元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

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餐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而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羅刳剥之重辜欲愬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淫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托喻嗟禄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濵歸籠檻以幽處遭淳美之仁人晝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接晨遘淫災以殞越命勦絶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黄氏没於空澤松喬化於株木蛇折鱗於平皐龍脫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

白鶴賦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兮懼春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邂逅之僥倖兮得接翼於

鸞凰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之同行痛美會之中絶兮遘嚴災而逢殃共太息而祗懼兮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羣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冀大綱之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鸚鵡賦

美中州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殊六翮之無遺身挂滯於重籠

孤鴟鳴而獨歸豈予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分糜軀以潤鏤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其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離繳鴈賦 有引

余遊於武陵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内傷尋淑類之殊異兮稟上天之休祥含中和之純氣赴四節而征行遠玄冬於南裔兮避炎夏於朔方白露淒以飛兮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兮假魏道而翱翔接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發機兮播纖繳以凌雲挂微軀之輕翼兮忽頹落而離羣旅朋驚而鳴逝兮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厨膏丞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覆何恩施之隆溥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饑食稻粱渴飲清流

鶡賦 有引

鶡之為禽猛氣共鬬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焉

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貞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黄之勁羽其沉隕而重辱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橧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逝孤鴟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踰高越壑雙不隻儔階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輝

鷄雀賦

鷄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鷄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畧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鷄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鑑賢者是聽鷄得雀言意甚怛悅當死斃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鷄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畧

無可避鷁乃置崔良久方去二崔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叙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為鷁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兎自今徙意莫復相妬

蟬賦

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盛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桑桑之稠葉兮快鳴號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螳蜋之勁斧冀飄翔而遠托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宫宇依名果之茂陰兮托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獼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榦而不緣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曽睨而目連持桑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纓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歎鳴蜩聲嘈嘈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皓皓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蝙蝠賦

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穀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還都賦序

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郵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瘨土衣食不繼

騷

九詠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駟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茵薦兮蘭席蕙幬兮荃牀抗南箕兮簸瓊藥挹

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裾繞兮容裔冠北辰兮岌峩帶長虹兮陵厲蘭肴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漢廣兮羨游女揚激楚兮詠湘娥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後悔其靡及冀后王之一悟猶搦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秉舟而無檝將何川而能度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焚椒蘭其望治

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遊女於水裔探菱花而結詞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

令

黃初五年令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親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為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驢又曰穀駑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主所不

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為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皓日於戲羣臣共覽之哉

黃初六年令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恡寵至不驕

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寫灌均上事令

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誡

表

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伐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

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翰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驥突刀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卻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神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狥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蒋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

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奭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

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

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審舉表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

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意也豈可虛荷國寵

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没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盤石之宗願王勿

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名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内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騖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

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不必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宗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

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没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氷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裨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諫取諸國士息表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狥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

以揮涕增河饑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兵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侯人則一事廢一日猶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晞若畫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栢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禄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垂仁德以副前恩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濿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

困於内促耕不解其饑疾蠹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魯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内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慶文帝受禪表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啟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啟於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内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為一豈不休哉

慶受禪上禮表

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普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踊躍

龍見賀表

臣聞鳳凰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豢龍於陂池為百姓旦夕之所觀

初封安鄉侯表

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修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魄飛散忘軀殞命

封甄城王謝表

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

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内
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
展

轉封東阿王謝表

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
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
虚荷國恩爵尊禄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
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遲之陛下
幸為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
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
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餬口形有躶露臣
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為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
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
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
非臣之敢望也饑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謝妻改封陳妃表

璽書令以東阿王妃為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
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庶下
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為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
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
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鄙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
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榦猥復正臣妃為陳妃光耀宣
朗非妾婦蚩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
氣銜珮弘惠殁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謝入覲表

臣得出幽屏之城覩覲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
陋登閶闔之闥此二喜也必以有睹之容瞻見穆穆之
顏此三喜也將以檮杌之質稟受崇聖之訓此四喜也

又

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覩白日出幽谷而
登喬木目希庶燎心存泰極

謝周觀表

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疏圃遂步九華神明特處譎
詭天然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嵓嵓閬風之麗文昌
之居不是過也

謝明帝賜食表

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慰臣瘦弱奉詔之日
涕泣横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慰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謝賜柰表

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詔賜使温啖夜
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為珍
恩以絶口為厚非臣等所宜荷之

謝鼓吹表

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游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
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答明帝詔表

奉詔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典句句感
切

上責躬詩表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蕃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
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切感相
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
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
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
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鴟鴞之仁也舍
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
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
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永無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
齒名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
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
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

上卞太后誄表

太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
任姒佐政内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

吉承育萬祚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絶臣庶悲痛靡告
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
篇知不足讚揚明貴以展臣纂戴之思憂荒情散不足
觀采

上先帝賜鎧表

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領兩當鎧一領今代以昇
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冬至獻襪履表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
為之頌臣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一陽嘉節
四方交泰萬彙昭蘇亞歲迎祥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
繫帷幄拜表奉賀并獻紋履七量襪若干副茅茨之陋
不足以入金門登玉臺也

獻

獻馬表

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
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表奉
獻

獻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泱漭
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
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

獻上

請招降江東表

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
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
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施
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
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收於
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大凌雲者泥蟠
之幣璧為充貢

者也後伸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
昔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
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明
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承聖化斯不疑也

請用賢表 舊集割裂審舉表蒙此之前名曰又請自試表今正之

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師為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
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為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
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望恩表

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
餐夫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急也

請祭先王表

自計違遠以來有踰旬日垂竟夏節方到臣悲傷有心
先王公夏至日終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於先王自
可以今辰告祠臣雖卑鄙實稟體於先王自臣雖貧窶
蒙陛下厚賜足供大牢之具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
羊猪牛臣能自辦者臣縣自有先王喜鯉臣前以表得
徐州臧霸二鯉百枚足自供事請水瓜五枚計先王崩
來未能半歲臣實欲告敬且欲復盡哀表

請赴元正表

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
聽

作車帳表

乞田表

乞城內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自至尊
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獵表

於七月伏鹿鳴塵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樂獵之時

歐冶表

昔歐冶改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盼駑馬百倍

上銀鞍表

於先武皇帝世勑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謝賜穀表

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千斛賜臣

章

改封陳王謝章

臣既弊陋守國無効自分削黜以彰衆誡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答

封二子為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苗為高陽鄉公志為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慚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榦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子

書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

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蓀蕙芷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之實録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

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質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寀坐雖譔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脣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逝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暐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

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馬人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濛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俟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與陳琳書

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蜺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此服非其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與丁敬禮書

頃不相聞覆相聲音亦為怪故棄興為書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亦歡之極也

答崔文始書

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其所餌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舉擢

序

前録自序

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為前録七十八篇

柳頌序

予以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刊其枝葉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以譏當今之士

酈生頌序

余道經酈生之墓聊駐書此文于其碑側

七

七啟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眇虛好靜美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逈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届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游志飄飄焉羣焉馬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流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跗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混混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托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君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採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蘂精粹霜蓄露葵元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忽不

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扣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

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玅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曜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緌抗招搖之華旍插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兎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輸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

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猋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脇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駴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羆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廂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緑雲飛陛凌虚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緑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遥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悤後揉菱華擢水蘋弄蛛蜂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遊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靜步抗皓首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嬿婉絶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躭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遥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簴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穀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鉶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耀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跗蹈虚遠蹠陵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濊然皃没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洽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婧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盼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華燭燭幄幕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虚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詞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

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顧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材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尚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窮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

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咨

素氷象玉難可磨蕩結土成龍遭雨則傷

七畧

纘典禮於辟雍講文德于明堂刪流俗之華談綜孔氏之舊章

論

魏德論

元氣否塞玄黃噴薄辰星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一舉則朝陽播越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彗北蠻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旰乎若潰海慍彼蠻夏蠢爾弗恭脂

我蕭斧簡武練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摛矯制乎遐川仰屬目於條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曜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已興神祇致祥

乾靈効祜於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網弗禁皇綱圮紐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迹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勲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鋤岐穗挹醴滋遂乃凱風回焱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隴織婦欣而綜絲黃吻之齔含哺而怡鮐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時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爭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奧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於萬機探幽洞深復逍遙乎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之靈矩流餘祚於黎烝鍾元吉乎聖主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為受命撥亂之君比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為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强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勲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

之雄材大畧倣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
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
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
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
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
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
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畧以攘暴興義兵以
掃殘神先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
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
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
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
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馬援
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
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
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
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

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
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
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成王漢昭論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
之事是以推以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名公疑之發
金縢之匱然後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
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
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名公也且
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不可疑霍光當踰周公邪若
王自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勝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以堯舜為成王湯禹作管蔡卽公周公之不見疑也

相論

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
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
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

尺面長三尺廣三寸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隨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辯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福欒大之徒也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而遊六合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馬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福欒大之徒也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而遊六合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三烏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妒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

典之盛也瓊蘂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嫒妃所以紹先蔕豢所以說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又辯道論　此篇出廣弘明集只數語與魏志及舊集畧同餘文俱不載今另存之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哀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哀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山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寔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藥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邪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

乎夫雉入海為蜃燕入海為蛤當夫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藩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為匹夫所詷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殀之其斯之謂歟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台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鳥鳴於桑見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翼乃顧謂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瞗瞗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畧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鳴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人之梟將巢於吳鴆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子之聲鴆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魯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蟢者莫不訓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廢之齒牙為害身也烏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仁孝論

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通騏驎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輔臣論

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群言系于口而研撫是非典謨總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清素寡欲明敏特達志存太虛安心玄妙處平則以和養德遭變則以斷蹈義華太尉歆之謂也文武並亮權智時發奢不過制儉不損禮入毗皇家帝之股肱出則侯伯實撫東夏者曹大司馬也辨博通幽見傳異慶德實充塞于內知謀縱橫于外解疑釋滯剖散盤錯王司徒也至德純粹進吐善謀者陳司空也智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平敵中表條暢恭以奉上愛以接下納言左右為帝喉舌曹大將軍也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足憚風行草靡我昭果毅折衝厭難者司馬驃騎也

征蜀論

今將以謀謨為劍戟以策畧為旌旗又云下畧成雷榛殘木碎

魏德論畧

孟春之旦從太陽方貴放鳥雀者加其祿也得者莫不馴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靡之齒牙為害身也

說

藉田說

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典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

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麥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

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繁茂中舍

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修鉤之任終於齊簒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為荒疇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亦期於没身也

髑髏說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莫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俾若有來

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予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緑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畫訣

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宄
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
死難莫不抗首見忠臣孝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妬婦莫
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何如也

說疫氣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
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口
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夫

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
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又

鹹水之魚不遊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謳

魏德論謳

甘露

玄德洞幽飛化上承甘露以降密淳水凝觀陽弗睎瓊
爵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賈徵

連理木

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將承大同應
天之規

穀

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鰥獨和氣致祥時
雨洒沃野草萌芽變化嘉穀

禾

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
植魏庭獻之朝堂以昭祖靈

鵲

鵲之疆疆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饑食苕華渴
飲清露異於儔匹衆鳥是驚

鳩

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為魏出朱目丹趾靈
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碑

制命宗聖侯孔羡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眉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奠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羡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馬其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哀廢禮樂絶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色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韶靡聲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蔀宇萃萃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頌

皇子生頌

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代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承露盤頌有序一作銘

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逕四尺下盤逕五尺銅龍達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為頌頌曰

岩岩承露峻極太清神若礨磈洪基嶽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纏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作億兆永荷天秩

孔廟頌有序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

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后賢曷識於鑠

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唯仁是憑唯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舊集摘宗聖侯碑頌中數語作孔子頌更名此篇為學宮頌今正之

社頌　有序

余前封鄄城侯轉雍丘皆欲為上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善公夫務完圖而已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現然守空饑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為田社乃作頌云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為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攸叙

湯妃頌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儀以處清謐后宮九嬪有序伊為媵臣遂作元輔

姜后頌

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禮不動非禮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玄俗頌

玄俗妙識饑餌神頴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逍遥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冬至獻襪頌

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禄邁動以祥并南闕北戶西巡王城翬翔萬域聖體浮輕

宜男花頌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緑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濟太姒永世克昌

贊

畫贊

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

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揩克曰嗟乎群臣百寮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庖犧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網罟魚畋琵以像時神德通玄

女媧贊

古之國君造篁作笙人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贊

少典之屑火德承木造為未耜導民播穀正為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贊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帝

黃帝三鼎贊

鼎質之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乙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少昊贊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顓頊贊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為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

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嚚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贊

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帝舜贊

顓頊之族重瞳神聖克協頑瞽應唐祚政除凶舉俊以齊七政應歷受禪顯天之命

夏禹贊

吁嗟天子極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敝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亹亹其德温温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禹治水贊

嗟夫夏禹實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道江梁岐既闢九州以同天錫玄圭奄有萬邦

禹渡河贊

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人並懼禹歎仰天予授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殷湯贊

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湯禱桑林贊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於天剪髮離爪自以為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文王贊

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開四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周文王赤雀贊

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為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周武王贊

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任尚父且作商臣功冒四海赦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公贊

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罔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成王贊

成王繼武聖賢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馬克寤旦奭佐治遂致刑錯

漢高帝贊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漢文帝贊

孝文即位愛物儉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淳

漢景帝贊

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漢武帝贊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振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歷辯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姜嫄簡狄贊

譽有四妃子皆為王帝摯且崩堯承天綱元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翊化虞唐

禹妻贊

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啟之生過門不入女嬌達義明勲是執成長聖嗣天禄以襲

班婕妤贊

有德有言實惟班婕盈冲其驕窮其厭悅在夷貞艱在晉正接臨屬端幹衝霜振葉

吹雲贊

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氣翁鬱

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務光贊

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聞讓位隨以為恥薄於殷世著自汙已自投瀕水清風邈矣

商山四皓贊

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長樂觀畫贊

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饑

釋愁文

子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名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蒹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麾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絶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諂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旨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二十六　九十八

誄

武帝誄

於惟我王乘運之哀神武震發羣雄戡夷極民於下登帝太徽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被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違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冑稷肩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佚佐漢實維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袁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尵闘如雷如震撓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二十六　九十九

搶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師帝嘉厥庸乃位丞相摠攝三公光受上爵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玄鑑靈察探幽洞微下無偽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修清一惟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摠庶政兼覽儒林窮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傑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夷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志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慰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哀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餘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啟路羣臣奉迎我王安厝攢宮無偶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

文帝誄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慕過唐擗踊郊埜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馬光滅永棄萬民雲往雨絕承問慌惚懵懵哽咽袖鋒抽刃欲自僵斃追

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南風惟以替滯終於偕没指景自誓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殞殁天禄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産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於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麤政是遵王綱帝典闇爾無聞末光幽昧

道究運遷乾坤回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主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於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亢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響瞻睹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氷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戮違無輕心鏡萬機鑒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伐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榮弗拘禰祖宅土之中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蓋龍鱗絺冕崇麗衡紘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旗所勠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摧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獻款內賓德儕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倣祜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均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

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瀸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和和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於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蹕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美東父如何奄息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達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創玄宇基於首陽擬迹勲穀林追堯纂唐

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皇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往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兮痛悶闥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閡闕塞之嶢峥顧裒絰以

輕舉兮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遥憇兮憚天網之遠經遥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於我聽獨鬱伊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卞太后誄 失表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錯互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欷歔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旐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先聖武篤生文帝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乃踐大位母養萬國温温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

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旰忘饑臨樂勿讌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跼天蹐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祜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

踊郊甸洒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櫺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游魂舊邑大隧開塗靈魄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輒柩號咷弗及神先既幽佇立以泣

任城王誄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跡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惜悴目想官墀心存平素彷彿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狥名王雖薨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德有遺聲乃作誄曰

幼有令德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愛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慴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堂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含之遐同盟飲淚百寮咨嗟

大司馬曹休誄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以接物藝以為華體斯亮實年沒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悁孔以為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眺世祿親悅為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雅戟足蹴白刃手按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埸

光禄大夫荀侯誄

如氷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烈百寮士庶歎歐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

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没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嗣絶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瞶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佥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静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潜處蓬室不于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笑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稽顙漠北我公宣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畧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笑無遺策晝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曖藹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先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哀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風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歡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

天路喪樞既臻將及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影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歿達士狥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平陽懿公主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焱雪雰凋蘭天蕙良翰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實朗實極在生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褓不停幃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不聆帝用吁嗟嗚呼哀哉憐爾早没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琨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君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於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嶽爰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皓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

存長埏繕修神闥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歿憐爾尚微阿保激摧上聖傷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關一閟曷其復晰

蒼舒誄

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哀辭

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氷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馮馮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梯文茵無寒氷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閟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雖六旬而夭殃彼孤蘭之耿耿

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欷歔淚流射而沾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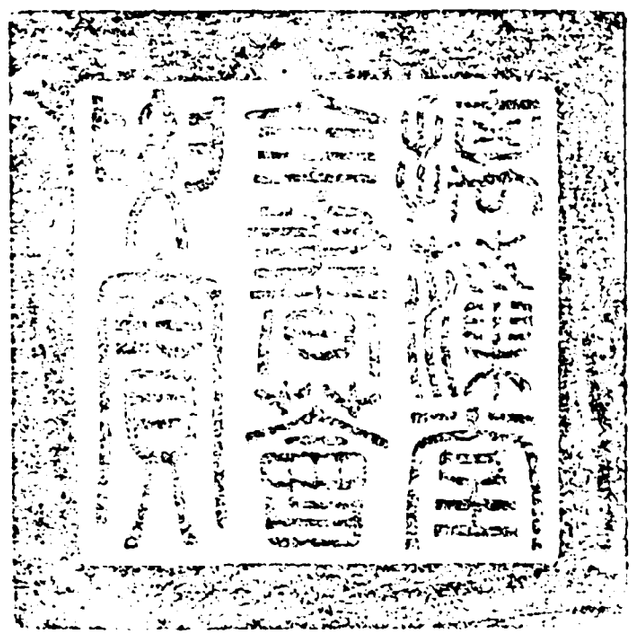
金瓠哀辭

金瓠子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尚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譽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蓁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帝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辰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悵情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表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七

明 張溥 輯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曹植集 二

樂府

詩品云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把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

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皓然詩評云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郎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駘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十九首其流一也詩譜云斷削精潔自然沉健竹林詩評云曹子建之作亦正亦變駸駸乎大雅之製焉蘭莊詩話云子建詩質樸渾厚春容篤永風調非後人易到陳子昂李太白慕以為宗信乎晉以下鮮其儷也予每讀其詩灑然有千古之想無名氏云選中子建詩懇惻悽慨頗有風人遺意李夢陽序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藝苑卮言云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避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又書云子建才敭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薤露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薤露行為天地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惟漢行　魏武帝薤露詩云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天道甚著明為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慶故誠驕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曹天經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京日晏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平陵東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棄飛龍棄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終無極　若一作與

鰕鮅篇　一曰鰕鱸篇按樂府解題云曹植擬長歌行為鰕鮅

鰕鮅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讐高念皇家遠懷桑九州撫劒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吁嗟篇　選詩拾遺作瑟調飛蓬篇按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苦寒行為吁嗟志云植每欲求別見獨談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時法制待藩國峻泊植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宿宿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

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
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泉一作淵根一作株

豫章行二首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豫章行為窮達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耘處中田太
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
下白屋天下稱其賢終一作經

其二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
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
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丹霞蔽日行魏文帝詩云丹霞蔽日采虹垂天明帝步出夏門行亦云

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恪
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
今摧頹曠若參與商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
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
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
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懷一作帷裳一作新○談藪録

云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頃自絶殊如塘上
行云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
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
不若杜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
不如塘上行藝苑卮言云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
十本當是晉人極推之耳清徹圜麗神女之流陳王諸
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
上際此忌兄而不自匿諱何也蒲生實不如塘上令洛
神見之未免笑
子建傖父耳

當來日大難樂府解題云曹植擬
善哉行為日苦短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辦東廚廣情故心相於閨門
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
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紛為昏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天
亦革命漢祚之興階秦之衰雖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
再幽殄滅無遺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劒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
見籬間雀見鷁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劒

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談藝録云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警如雖出龔中大索露矣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蹇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兎翔我宇

怨詩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借問歎者誰自云蕩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栢妾為濁水泥三解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浮沉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絶流止任東西六解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栢一作桐○右一曲晉樂所奏七哀此篇本辭○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怨歌行 古録樂府解題作古辭 郭茂倩樂府作曹植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古一曲晉樂所奏

鞞舞歌五首

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煩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故改作新歌五篇古今樂録云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

聖皇篇

聖皇應歷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沉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聖綏何累線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為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驅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

失母自傷蚤孤煢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禕袍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齔無夭齒黃髮盡其

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 出學紀聞云陳思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令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為驅使左右為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悅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天常衆喜填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衆吉咸集會凶邪姦惡並滅亡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蓋樹九華白虎戲馬除舍利從辟邪騏驥躡足舞鳳皇拊翼歌豐年大置酒王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暴已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停未飲貴戚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真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羣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並富昌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為之傾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零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太倉令有罪遠徵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連如乞得并妙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辯義

在列圖多男亦何為一女足成居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櫂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為君求福先不勝醪祀誠至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愆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為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況健少年黃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俗移刑措民無枉怨女復何為聖皇長壽考

景福常來儀

孟冬篇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宮誡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著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啟行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鼉鐘鼓鏗鏘簫管嘈喤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填谷平林滌藪張羅萬里盡其飛走趯趯狡兎揚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脩竿韓盧宋鵲呈才騁足噬不盡縲牽麋掎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猴猨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決眥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搏貙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大勞賜大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爵擊鍾釂無餘絕綱縱麟麗弛罘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歡樂永世合天符 綱一作網 樵曲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淡泊無為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憒憒俗間不辯偽真願欲披心自說

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當欲游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里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與塵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能何所獨郤前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各壽考四坐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音

聲好惡隨所愛憎追舉逐聲名百心可事一君巧詐寧拙誠

當車以駕行

歡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廂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

妾薄命二首

携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産清虛池塘觀沼可娛仰泛龍舟緑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

退詠漢女湘娥觀一作靈

其二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盜盤能者穴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顔任意交屬所歡朱顔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僊體輕裳解履遺絶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顔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顔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襍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名延親好宴私但歌盃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日月既逝藝文作日既逝矣華燈步障舒光玉臺作花燭步帳煇煌舉玉臺作接

名都篇歌録云名都美女白馬並齊瑟行也皆以首句名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兎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

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攘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復齋謾録云曹植詩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意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騮詩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苕溪漁隱云文選注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野客叢書云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間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

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罇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云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云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云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云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平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四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云考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丹鉛餘錄云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一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蝦寒鼈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鼈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

曹植文寒鶬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按丹鉛此論誠為有據然詩有云炰鼈膾鯉炰亦通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車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

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苦思行

綠蘿緣玉樹光曜粲相暉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岳顛石室青葱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吾遊教我要忘言

升天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又有上仙籙與神遊五遊龍欲升天等篇皆傷人

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二遊篇前緩聲歌同意

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元豹遊其下翔鵾戲其顛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其二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益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迴日使東馳

五遊篇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遥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闔闓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瑶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遠遊篇　楚辭遠遊章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困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鼈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王女戲其阿瓊蘂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奪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仙人篇　樂府廣題云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仙人攬六著言人生如寄當養羽翼徘徊九天以從陸瑜又有仙人攬六著篇蓋出於此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撫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闔闓自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趣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下與爾長相須

飛龍篇 楚辭離騷云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
而昇天與
楚辭同意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
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
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
老

鬬雞篇 春秋左氏傳云季郈之鬬雞季氏介其
雞郈氏為之金距杜預云搗芥子播其
羽也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鄴都故事云
魏明帝大和中築鬬雞臺趙王石虎亦以芥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衆賓進樂方長
筵坐戲客鬬雞觀閒房羣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揮羽
邀清風悍目發朱光嘴落輕毛散巖距往往傷長鳴入
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徘徊常得擅此場

盤石篇
盤石山巔石飄颻潤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淮東崔
嵬彌斥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砥湖水何洶洶蚌蛤
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鯨眷若
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戲中鴻方舟尋高
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颷舉帆幢經危履險阻
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壚下與龜鼈同南極蒼梧野遊
眄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息思想
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驅車篇
驅車揮鶩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太山五嶽專其名隆
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堠間置十二亭上有
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
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
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
軒皇元獨靈飡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
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

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寫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沈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為同池魚今為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棄婦篇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有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遥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寥寥帷更攝帶撫絃調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為良實願君且安寧

上責躬應詔詩 魏書云植文帝弟建安中封平原侯徙臨菑侯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故遂定為嗣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并獻詩又有應詔詩帝嘉其詞義優詔答勉之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

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
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
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
曰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
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
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
邦萬邦既化率繇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

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
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
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
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惟篤類
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臣改封兖邑于
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
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
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受玉
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
我小子頑兇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
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
沛抱罪黄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
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
會京畿遲奉聖顔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
聽卑皇肯照微于漢魏志作炎漢絀集作黜時惟篤類一作時篤同類臣一作子大一作天王一作土生魏志作性

應詔詩李周翰云應詔來京師於道所見對詔而作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
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
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飢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繇元駟藹藹
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
彼河滸黄坂是階西躋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
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

燧後乘杭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祝此西墉
嘉詔未朙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
心如酲

朔風詩 李周翰云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文選總一章集作五章今分注為五章而不顯列其數蓋兩存之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
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其一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
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
云飛其二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
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其三子好芳草豈忘
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
喻桂樹冬榮其四紘歌湯思誰與銷憂臨川慕思何為汎
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隣誰忘泛舟悃無榜人其五○蜩
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云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可謂善道行
役之情矣曹子建效其語云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
旋止素雪云飛則不逮遠矣且子建欲學風雅為四言
而猶未忘朱華素雪之屬對此其所以止於建安黃初歟

矯志詩

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
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為貴寶履仁
遘禍無為貴道駕雛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恥汚
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
萬邦作孚闕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必得英雄
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
偽知賢覆之幬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
禁闥舌為發機門機之閫楷矢不追芝桂雖芳今本作芳樹雖香聖藝文作賢必得藝文作亦待

元會詩晉書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歲復作樂燕饗魏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黼
黻玄黃珍膳旨克溢圖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
茲善千載為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貴壽考無
疆善一作喜室一作家

閨情

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翡若春華紅顏難曄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為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公讌詩 此在鄴宮與兄丕讌飲時武帝在故稱丕為公子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飄放志意千古長若斯 詩家直說云子建已有響字朱華冒綠池時雨靜飛塵昌靜二字是矣

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餚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景一作氣

贈徐幹 劉良云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淼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與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寃彈冠俟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璠璵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逾一作愈

贈丁儀 李善云與都亭侯丁翼合今云儀誤也魏畧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為掾呂向云魏志儀有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樂五臣作御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善云翼字敬禮儀誤也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岑一作峯

贈丁翼 文士傳云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

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

贈白馬王彪 集云於圈城作魏志云楚王彪字朱虎時封白馬王後徙封楚任城王彰字子文並武帝子彰建安中為北中郎將伐烏丸有功文帝黃初三年為任城王四年朝京不即得見忿怒暴薨 藝苑卮言云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秋風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又云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合而為一者良可笑也

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

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廣一作曠

其二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元以黃 大五臣作太

其三

元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

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躕 進令令本作反

其四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魄志作嘆

其五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 復一作已 嗟一作咤

其六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咎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欵戀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路志作塗

送應氏詩二首 劉良云送璩瑒兄弟時董卓遷獻帝于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平常居一作平生親

其二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昵五臣作暱

三良詩 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詩人作

黃鳥以哀之劉良云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從武帝而作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遊仙詩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昆湖翱翔九天上驕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戚戚一作歲歲　玄天一作登玄

褰詩六首　李善云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為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游客一作流宕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東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嘰嘰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飛玉臺一作孤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俛一作俯

夕宿瀟湘沚善作日夕宿湘沚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行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遠行五臣作行行

遠　都玄敬詩話云曹子建襍詩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讐諒不塞甘心思喪元老瞞而有是兒寧不助其奸雄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劒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御五臣作仰

閨情一作襍詩

攬衣出中閨逍遥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堦庭空

室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我并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齎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室一作穴儻終顧盼恩一作儻能終顧盼

七哀詩玉臺作襍詩樂府作怨歌行本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韻語陽秋云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陶雍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

情詩玉臺作襍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

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喜雨詩

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羣生棄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慶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膏壤登秋畢有成

七步詩本集不載世說新話云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云云帝有慚色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萁向一作其在釜下一作釜中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失題 見藝文鸜部

雙鸛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離友詩二首 并序

余昔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勝余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車一作我車

其二

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柔葉辭臨涘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本集止載前一首今考藝文附入初學記載二句云日匿景兮天微陰

經迴路兮造北林當別有一首也

妬詩

嗟爾同衾曽不是志寧彼治容安此妬忌

髑髏詩

牢落冥冥與道相驅隱然長寢其樂無踰

豔歌

出自薊北門遥望胡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樂府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

芙蓉池

逍遥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楊棲雙鵠北柳有鳴鳩

言志

慶雲未時興雲龍潜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褰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補遺

正會詩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讌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鮮潔黼黻玄黃清酤盈爵中坐騰光珍膳雜遝充溢圓方笙磬既設琴瑟俱張悲歌厲響咀嚼清商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善千載為嘗歡笑盡娛樂哉未央室家榮貴壽若東皇本集前載並從藝文未全

樂府歌

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不我棄讒人所為

古詞

還行秋殿入侍君王椒房丹帷楚組連綱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觴接盃以致慇懃

苦熱行

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暴露越夷水中藏

結客篇

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

樂府歌詞

所貴千金劍通犀間碧瑁與翡翠飾雜璧標首明月珠

陌上桑

望雲際有真人安得輕舉繼清塵執電鞭馳飛麟

雜詩

美玉生磐石寶劍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

遺句

如彼翰鳥或飛戾天善哉行復為時所拘羈紲作徵臣天地歌

篇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豔歌行巢許蔑四海商賈爭

一錢樂府歌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歷九秋妾薄相行夏

節純和天清涼百草滋植舒蘭芳豔歌行日匿景兮天微

陰經迴路兮造北林 離友詩 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七哀詩 人遠精神近寤寐夢容光 離別詩 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八
明 張溥 輯

陳琳集

賦

武軍賦 有序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菰十里荐之以棘為建修櫬干青霄窴深隧下三泉飛雲梯衡神鈎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畧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

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挈攫神實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勵炎天之隆怒叱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肺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震干徒從唱億夫求和聲匐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

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鋭鋒陸陷藥
犀水截輕鴻鎧則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
縫元元縹甲灼爍流光弩則幽都筋角恒山檿幹通肌暢
骨崇緼曲煙大黄沈紫直矢輕弦當鋒摧決貫遐洞堅其
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弭繡質括拊文身矢則申息
肅慎箘簬空疏焦銅毒銕麗轂撻輈馬則飛雲絶景直鬐
騧駵駁龍紫鹿文的蹓魚走駿驚飈步象雲浮若乃清
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

鈎車轇轕九牛轉牽牽雷響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
梯行雲臨閣靈構上通紫電下過三壚蘊隆既備越有
神鈎排雷衝則闕高闕烈炬然則頓名樓

又

衝鈎競進熊虎爭先墮垣百疊敝樓數千炎燧四舉元
戎齊登

又

整行按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干戈森其若
林牙旗翻以如繪

又

南轅反旆爰振其旅胡馬駢足戎車齊軌

神武賦有序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
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
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
之遐蹤惡先縠之懲寇善魏絳之龢戎受金石而弗伐
盖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
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宫暉曜連乎白日旂旐繼於電光
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
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輯環珍
茵氊幕幄攘瓔帶佩不飾雕琢華璫玉瑶金麟牙琢文
貝紫瑛縹碧玄緑黼錦繢組罽毼皮服

止欲賦

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濩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繾以言歸含惜瘁而就琳忽假瞑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神女賦

漢三士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仇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漾濛覩玄麗之軼靈文絳虯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荅玉質於荅華擬豔姿於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嗈嗈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粤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絶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豔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大暑賦

土潤溽以歊蒸時渙涊以涵温風鬱其彤彤譬炎火之陶燭

瑪瑙勒賦　有序

五官將得瑪瑙以為寶勒美其英綵之光豔也使琳賦之

託瑤漢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爾乃他山為錯荆和為理制為寶勒以御君子　北堂抄誤寫魏文數語為琳作今據御覽正之

迷迭賦

立碧莖之婀妸舒綵條之蜿蟺下扶疎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寔來儀之麗閑動容飾而發微穆斐斐以承顏

柳賦

偉姿逸態英豔妙奇綠條縹葉雜遝纖麗龍鱗鳳翼綺錯交施蔚雲其杳靄象翠蓋之葳蕤

鸚鵡賦

吉悶神諡以休祥

咨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振鷺之素質被翠羽之縹精琳又有太荒賦曰假龜筮以貞

上書

為袁紹上漢帝書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城崩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絶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滑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烏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異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尼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室虎叱犀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

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覬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大傅日磾位為師保任祀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讐敵交鋒接刃搆難茲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令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褒衣就鑕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毋令愚臣結恨三泉

書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庚叔

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逸然自逸於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釐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蕞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贏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瞻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

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啓怨彼無辜未嘗不憤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足下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釐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取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

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旍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更公孫瓚與子書

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開使與子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

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為曹洪與世子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翫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儻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啟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虓眛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颺

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麗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濉漁者學藻績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恠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驂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戲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

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帝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荅張紘書

紘見楠楯枕愛其文為作賦時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作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乃荅

戩

荅東阿王戩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剏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絶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哉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韜櫝玩耽以

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檄

為袁紹檄豫州文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能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悾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賕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侔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戮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侔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

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紀朝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明時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奸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殭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困其未破陰交書命外

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首奉質爭為前登夫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爝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幽冀或故營部曲或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搦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

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愚者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居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汙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網目爨鏤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蹙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凌京城太尉帥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鷹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

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拎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擊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橐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内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内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虚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惟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禄朝爲讎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説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没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誅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内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彦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户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没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絶堂構能負析薪及吴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實利器而並見驅迸雨絶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没不亦哀乎益鳳鳴高岡以遠罹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禄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繫蹄在足則猛虎絶其蹈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

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王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祿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版文

為袁紹拜烏九三王為單于版文

遼西烏九大人丘力居上谷烏九大人難樓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九大人蘇僕延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九大人烏延自稱汗魯王後丘力居死從子蹋頓代立總攝二王袁紹與公孫瓚連戰蹋頓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為單于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頎下烏九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獯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慧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王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奸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

詼難

應譏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奸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推謫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

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戲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宴如夫豈前好勤而後逾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

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妒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孥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廷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豕幽鴆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為宇仁義為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諫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容事若不及求訾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瑟調曲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

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少玉臺作兒往一作與關一作間

詩

遊覽二首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為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肅肅山谷風默默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默默一作黯黯襟一作巾

其二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閒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翺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宴會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元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後闕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十八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九

明 張溥 輯

王粲集

賦

遊海賦

乘菌桂之芳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而長驅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恠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鷫鸘繽紛往來沈浮翺翔魚則橫尾曲頭方目偃頷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賁蛟大貝明月夜光蠵鼊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棊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藂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羣犀代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洪洪洋洋誠不

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污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

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寥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敝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

鳴而舉翼原野閒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浮淮賦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泛洪櫂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流興潭混混濤波動長瀨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滂沛洶溶遞相競軼飛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帥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蒂芥濟元勳於大舉垂休績乎遠裔

初征賦

違世難以迴析兮超遙集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

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蘂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煙煙其若焚

羽獵賦

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樹重罝於西址列駿騎乎北坰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因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拊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威興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乎搖蕩草木為之摧落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舉首觸絲搖尾遇撻陷心裂胃潰頸破頰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緤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思友賦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

決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遶迴寘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傷夭賦

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弗臻悟性命之自然兮又何痛於殤子彼蒼生之品庶兮猶百川之赴海悉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兮幽冥而弗見徒彷徨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今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薆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

寡婦賦

闔門兮却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兮敷榮感傾

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憯結兮增悲

神女賦

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夭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絶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鑒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顔熙曜曄若春日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

輔奇牙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繽紛以襍桂佩熠爚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結羽儀楊娥微盻懸眇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絶

閑邪賦

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横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棠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以交横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絶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烱烱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

大暑賦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喜潤土之溽暑扇温風而至興或赫熾以瘴炎或鬱術而燠蒸獸狼望以倚喘

鳥垂翼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豈含血而能當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瘁於原野處者困於門堂患衽席之焚灼譬烘燎之在床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以怯短汗雨下而霑裳就清泉以自沃猶沃涊而不涼體煩如以於悒心情悶而窘惶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嵕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蔭千廡九闥洞開周帷高舉堅氷

常奠寒饌代叙

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於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罹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梁投壺賦序附○夫注心銳志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梁彈碁賦序附○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梁圍碁賦序附○清靈體道揩謨玄神圍碁是也

瑪瑙勒賦

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皁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車渠椀賦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玅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内曜澤温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雜玄黄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絶倫

迷迭賦

惟遐方之珍草兮産崑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布和種於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似孔翠之揚精

柳賦

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植佳木于兹庭歷春秋以踰紀行復出於斯鄉覽兹樹之豐茂紛旖旎以修長枝扶疎而覃布莖森梢以奮揚人情感於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行游目而廣望觀城壘之故處悟元正之話言信思難而存懼嘉甘棠之不伐畏取累

於此樹苟遠跡而退之豈駕馳而不屢

槐賦

惟中唐之奇樹稟天然之淑姿超疇畝而登殖作階庭之華暉形禕禕以暢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蔼履中夏而敷榮既立本於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明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

白鶴賦

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於暘谷駕赤松於扶桑飡靈岳之瓊蘂吸雲表之露漿

鸚鵡賦

步籠阿以躑躅叩衆目之希稠登衡幹以上干噭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慘慘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宴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

鶺鴒賦

惟茲鶺之為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淳虓之質羽懇晨風以羣鳴震聲發乎外寓厲厲夙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薰之焚銷固自古之所咨逢虞人而見獲遂因執乎縹罿賴有司之圖功不開小而漏微令薄軀以免害從孔鶴於園湄

鶯賦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宴就隅角而斂翼眷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鳴翔於南甍戴鵀集平東榮既同嘗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書

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羣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絶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

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絶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盖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

順守而徼富彊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為劉荆州與袁尚書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厮養

罄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内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奸釁並作聞之諤然為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别駕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

商奄之軍皆所以翦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險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已復禮以從所

驥則弱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奬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姜氏危哉表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

檄

為荀彧與孫權檄

昨令將帥戰士就渤海七八百里演習舟楫四年之內無日休解今已擊櫂若飛回柁若環

七

七釋

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為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秘舞承閑並理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巴渝代起鞞鐸響振農功

既登玄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拊表班授行曲絙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鬒髮玄髩修項秀頸紅顏照曜曄若茗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鑷之葳蕤珥照夜之雙璫煥焴爚以垂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叡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乂於壠畝舉賢才於仄微置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

記

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為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

然後大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湧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

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縉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叙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勲格皇穹聲被四宇

論

務本論

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

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嘉也故仰伺星辰以審其時俯耕藉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閑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耘秬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三輔論

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盖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波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

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冑曜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洒掃羣虜艾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貫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折商

難鍾荀太平論

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因而防風為戮矣此三聖古之

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儒吏論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爵論

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為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為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為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又

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為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賞人皆不由筭級從無爵封為列侯原其所以爵廢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以賞也乃積累焉頒

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為而及時也上觀古比高祖功臣白起衛鞅皆稍爵為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逐之不倦矣

安身論

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宜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又務本論畧

末世之吏負青旛而布春令有觀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又儒吏論畧

古者八歲入小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藝其存於此矣

連珠

連珠四首

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

臣聞記功忘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贊

正考父贊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予口傴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反金人贊

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諂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璵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言而匪忠退有其謫

銘

刀銘有序

侍中闕内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叙二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為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色劑考諸濁清灌釁以數質象有呈附反載頴舒中錯形陸剸犀兕水截鮫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無曰不虞戒不在明

硯銘

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

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沈墨連翰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

贊寔鐘銘

有魏匡國誕成天功底綏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戚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茲衡鍾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度量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以睦時作藝寔永享遐福

無射鐘銘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悦時康造茲衡鍾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斁用以啟期

鐘簴銘

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藝寔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三年七月始設鐘簴於文昌殿前歲月并銘各鑄於鐘之角

祭文

弔夷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挹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仁潔己躬以騁志慾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含尼父之所譽

樂府

魏文帝云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詩品云槩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譜云真實有餘澄瀘不足竹林詩評云王槩之作如捉拘把捽輪囷離奇夫豈細材哉

太廟頌三章

建安十八年曹操為魏公加九錫始立宗廟令槩作此頌以享其先始名曰顯廟頌後人更今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啟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

先厥道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其二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矣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純祐

其三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

尊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俞兒舞歌四首

矛俞新福歌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遊烝庶德莫不咸歡柔

弩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劒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篤

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

武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

行辭新福歌

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莫我

弘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詩

贈蔡子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舫舟翩翩以

泝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悠悠

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

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曠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

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鵠孰能飛翻雖

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

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

行言授期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追五臣作進

贈士孫文始 三輔決錄云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盪失越

用遁違遷于荊楚在漳之湄亦在漳之湄亦克晏處和通

篤填叱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幾永日無詈厥

緒雖曰無詈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橫此大江

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

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詰不思矧伊嬿婉胡不

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慨其永歎良人在

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爾之歸藩作式下國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

靡忒悠悠澹澹鬱彼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白駒

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詰一作日主一作之）

贈文叔良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僑肹是與先民遺跡來世之矩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禍荷名胡寧不師衆不可蓋無尚我言梧宮致辯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歡人之多忌掩之實難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思親詩（為潘文則作）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咨于靡及退守祧祊五服荒離四國分

爭禍難斯逼救死於頸嗟我懷歸弗克弗逞聖善獨勞莫慰其情春秋代逝于茲九齡緬彼行路焉託予誠予誠既否委之于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亹亹惟懼心乎如懸如何不弔早世徂顛於存弗養於後弗臨遺愆在體慘痛切心形景尸立魏爽飛沈在昔蓼莪哀有餘音我之此譬憂其獨深胡寧視息以濟于今巖巖叢險則不可摧仰瞻歸雲俯聆飄回飛焉靡翼超焉靡階思若流波情似抵頹詩之作矣情以告哀（前顯字初學記作皇後顯字一作剛）

雜詩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裳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飈一作飄）

雜詩四首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臨清漳水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囿逍遙波水間

其二

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魚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其三

聯翻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我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及春陽會交頸遘殷勤

其四

鶯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七哀詩三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其二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其三　見古文苑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隧翩翩飛戍旗行者不顧返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諮

詠史詩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陲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

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公讌詩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卻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懇栢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從軍詩五首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歡樂人馬皆溢肥徒行無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

其二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葢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恒善本作常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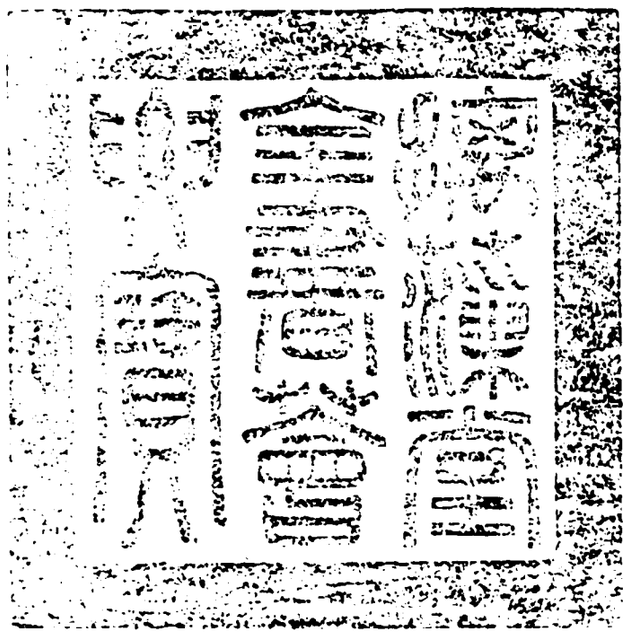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悽善本作惻

其四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諜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鉏刀用庶幾奮薄身猶善本作獨

其五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雚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疇自非賢聖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亦願留



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閔思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六百十九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

明 張溥 輯

玩瑀集

賦

鸚鵡賦

惟翩翩之艷鳥誕嘉類於京都穠澆風而弗處慕聖惠而來徂被坤文之黃色服離光之朱形配秋英以離綠苞天地以耀榮

止欲賦

夫何淑女之佳麗顏姁姁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紗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情私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户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箏賦

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為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沈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為平調足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雖工伯牙能琴於茲為朦瞍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紀征賦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兮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讎兮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兮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兮經崑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兮遂霑濡而難量

論

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鉄難陶故言多方者中

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奸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齊夫釋之前諫意

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書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初權兄策并江東魏武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以弟女配策弟匡為子彭取孫賁女及策薨權遂西連蜀漢結好劉備故書與權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

比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責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燕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域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後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忠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詒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
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
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
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蘇之有糜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
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
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
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

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
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
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湖雖廣其長難衛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
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
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
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
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
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
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
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
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
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
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
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
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
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
章距命不承執事疲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
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
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
和庶幾明德來見招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
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
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
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最最之而已

為武帝與劉備書

披懷解帶投分寄意

戩

謝大祖戩

一得披玄雲望白日惟力是視敢有二心

文

弔伯夷文

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

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

不朽身沈名飛

詩

駕出北郭門

談藝錄云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益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

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枝顧聞丘林中嘐嘐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 一作躑躅

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

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塚

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于

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琴歌

魏文士傳云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拔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撫絃而歌為典既捷音聲殊妙太祖大悅按典略文章志瑀建安初辭疾得名即起不得有焚山事太祖征荊州瑀作書十

六年入關而云得瑀在長安瑀十七年卒太祖次年為魏公辭稱大魏命瑀愈知其妄矣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所在東西人怨士

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

詠史詩二首

其一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低

頭闚壙戶仰觀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恩義不可忘路人

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其二

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擢盡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嘆氣若青雲

襍詩二首

其一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為戚感一作對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

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嘆息憂憂安可忘

其二

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

七哀詩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一作迴嘉穀設不御音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萬與萊

隱士

四皓潜南岳老萊窴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苦雨

苦雨滋玄冬引日彌且長丹墀自殲殪深樹猶沾裳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傷登臺望江汚陽侯沛洋洋

失題

白髮隨櫛墮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疎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公讌

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愛常所親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雨集杯酒若浮雲關

怨詩

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落一作流離恒苦心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一

明 張溥 輯

劉楨集

賦

魯都賦

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兹焉山則連岡屬嶺曀魁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棟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陔根彌阪域蒙雪含霜不渝其色夏蕩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皇攸食水産衆夥各有彝倫頒首華尾豐顱重齗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旅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顔若雪霜揷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顔揚眸眄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修袖以終曲若奔星之

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於水遊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葢如飛鶴馬如遊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巋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淥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太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絡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羣隕殪羽族殲剝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大暑賦

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靈威參垂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温泉而沈肌獸喘氣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農畯捉罇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温風至而增熱歊悒慴而無依披衿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遂志賦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兹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悢惻切我獨西行去峻

溪之鴻洞觀日景於朝陽釋蕘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皦玉粲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礴礴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掣畔臣乎南荆戢干戈於内庫我馬縶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莫以無為玄道穆以普將翼儁乂於上列逞仄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蔵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黎陽山賦

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朅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連岡一登九息遂臻其陽南蔭黄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木駢羅奮華揚榮雲興風起蕭瑟清泠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切懷傷河源汩其東遊陽烏飄而南翔覩衆物之集華逞欣欣而樂康

瓜賦有序

在曹植坐厨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其辭曰

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撩碧之樽三星在隅温風節暮枕翹於藤流美遠布黄花炳曄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襍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密理素肌丹瓤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析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盤羃之以纖絺甘逾蜜房冷亞氷圭

清慮賦

結東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燭龍上青臒之山蹈琳珉之塗玉樹翠葉上栖金烏

書

諫平原侯植書

家丞邢顒北土之彦少秉高節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

反側

又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限何者以其天鑒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答太子書

太子初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啁楨楨荅之楨辭指巧妙皆如是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驪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又

肅以素秋則落

碑

處士國文甫碑

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弟之端著甸匐則清節之兆見齠齔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競競業業小人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心窮巖游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内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為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問不忘者由斯一者也銘曰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内白如玉之素逍遙九皋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頹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詩

公讌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非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芰荷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

贈五官中郎將

其一

昔我從元后整駕出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鐙燔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四牡向路馳歡悦誠未央

其二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游岱宗不復見古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盼叙憂勤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

北面自寵珍

其三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明燈曜閨中清風凄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其四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魯俛安能追

贈徐幹　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

北寺門遥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垂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内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其一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三

鳳皇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職事相一作煩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肅羽從爾浮波瀾

鬬雞

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射鳶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横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失題

其一

昔君錯畦時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寘翳林倥傯自迫束得託芳蘭茹列植高山足後闕

其二

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風

雨雖急疾根株不傾移後闕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一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二

明 張溥 輯

應瑒集

賦

慜驥賦

慜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跡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繮緤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慉結而槃紆涉通逵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蓹翁於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軛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亡劬哀二喆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於遐道

迷迭賦

列中堂之嚴宇跨階序而駢羅建茂莖以竦立擢修幹而承阿燭白日之炎陰承翠碧之繁柯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振纖枝之翠粲動綠葉之莓莓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靈河賦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隅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種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洛之版泉揩九道之中洲汾湏湧而騰騖兮恒疊疊而徂征肇棄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潰而匏子傾興萬棄而親務兮董羣后而求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璧玉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檟茂梧芬櫨扶疏灌列暎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正情賦

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畫彷徨於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颸逝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晃而電隕偏雄肅而特飛冀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佳禽之無偶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旅以永思情憀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渺渺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朦一夕而九煩

征賦

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旂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爛而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

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

既盈今嘉想前哲遺風聲今

馳射賦

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遙於郊埜聊娛遊於騁

射延賓韝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旂於表路

犀駿籠于衡首咸皆驟裹與飛兔爾乃結翻伍齊倫匹

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籌筭克明班次均一左攬繁弱右

接湛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旃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

雷礮流景倏忽紛紜絡驛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奔

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

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榮回

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駢壯既佶且

閑揚驪沛艾蠖略相連

鸚鵡賦

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羽流玄黃

之華飾苞明哲之弘慮從陰陽之消息秋風厲而潛形

蒼神發而動翼

聽屯雷之恒音兮聞左右之歎聲情慘憒而含欷兮

披衣而游庭三辰幽而重關蒼曜隱而無形雲曖曖而

周馳雨濛濛而霧零排房帳而北入振蓋股之沾衣還

空牀而寢息夢白日之餘暉惕中寤而不効兮意悽悵

而增悲

西狩賦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逸而陶運樹匡翼

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

聲教於海隅耆霜淒而淹埜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

搖蕩鷙鳥別而高厲既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

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黃擁箘簬鉦建九旂按

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

萬表星陳雙翼伉旌八校祖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

乃徒輿並興方軌連質驚飆四駭衝禽驚溢騁獸塞埜

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

幕被於廣埜京燎照乎平原醴息克給洪施普宣

車渠椀賦

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
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嗡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裔
瞠豹變而龍華象蛇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
色鱗聚卓度詭常絪縕襍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
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楊柳賦

赴陽春之和節植纖柳以承涼攄豐節而廣布紛鬱勃
以登陽三春倏其奄過景日赫其垂光振鴻條而遠壽
迴雲蓋於中唐

書

報龐惠恭書

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起於一作寧不嗣音況實
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齒皋蘇在側悒憤不逞秖以
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
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
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籍輕
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為刺也植鷺
羽於苑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竆
寇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論

文質論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烈宿耀其文百穀
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
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
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
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華於廊廟
袞冕旂旒焜耀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
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
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

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棠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宇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義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規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橋其文辨良平奮其權譖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造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彊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奕勢

雜文

蓋棊奕之制所由來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旆既列權慮蜂起駱驛雨集魚鱗雁峙奮維闉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偽旋卓轢軿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絶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棊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偪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臨披掃強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暈進退羣聚俱殞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取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尅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等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棊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柜索鞏也

檄文

長戟百萬胡馬千羣

詩

報趙淑麗

朝雲不歸夕結成陰離羣猶宿永思長吟有鳥孤栖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心

公讌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辨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安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公子以下疑別一首

朝雁鳴雲中一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偕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別詩二首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其二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一作竟太息五內懷傷憂

鬬雞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游戲場命駕迎衆賓二部分曹伍羣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綵飛踊超敵倫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專場驅衆敵剛捷逸等羣四坐同休贊賓主懷悦欣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二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三

明 張溥 輯

應璩集

牋

與武帝薦賁琳牋 藝文類聚作薦費禕誤

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儁義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於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賁琳字瑋伯稟性純和體素清闕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薦和模牋

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實英奇敘用之時賢達進致之良秋也今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與曹公牋

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與曹昭伯牋 曹爽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閒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損書及遠若從雲墜

與劉靖牋

靖沛國相人歷大司農衛尉○靖馥子御覽云馥字子靖璩書與子靖誤靖時由尚書出為河南尹璩為散騎常侍與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絶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蚕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

之治未足以方也

書

與滿炳書

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見貴弼之山公注○炳前日曾過璩至明日欲遣書謝值炳又使人來名璩璩別事不得往故為報炳父寵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

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畫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一自作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畢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選注云長思書傳所不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眡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非悲風起於閨闥一作閣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文瑜因時旱祈雨不能得璩書戲之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枯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

以慙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旰一作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一作既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鬚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西陽令孔德琰書

嘉麥禎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魴背之叟皓首之嫠莫不負戈奔走於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黿鼉震於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況於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北興不降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悼逖蝗之道謹聞教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文王修德

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修善政以慰民望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璩欲歸田故報二從弟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芳茨涼過大夏扶一作膚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一作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一作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一作師官授邑誠美寒駭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

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意之寵是隴西之游
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
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惑一作或游言
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
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
為言一作書慎夏疑是盛夏自愛璩報一作白

與劉公幹書

鶤鷄棲翔鳳之條龜鼉游昇龍之淵識真者所為憤結
而陋巷之居無高窓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
浸於北堂隤漏霑於衣服蒙蒸單竭儋石傾罄中饋告
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
水車之思雨私懷慼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
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
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積豈
久沈滯於下職契濶於貧悴哉

又

與仲將書韋誕

夫以原憲懸罄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
漏堂館洽而為泥薪蒭既盡舊穀亦傾一作穀亦傾圖屠蘇發
撤機榆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楊雄晏然之情
是以懷感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
饑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食
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與董仲連書魏尚書

穀羅驚踊告求周怜一作鄰日獲一作給數升一作斗猶復無
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饑一作困於陳蔡無
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
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恤護入見謫於嬪息忽便
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也

與尚書諸郎書

夫秋節凉和霽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

檀氏園葵菜繁茂諸蔗瓜芋亦離離尚萌未知三生復何種植

答韓文憲書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十五始涉師門朝聞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忘食之樂下踵寧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與許子俊書

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臬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毒如何

又

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足下頓彌天之網收萬仞之魚墨之以谿谷數之以陂

一作吾子道之

與陰夏書

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恠而問之乃知郎君頓有微痾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虛社高樹能有靈應哉

與陰中夏書 此與前疑一人

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丘之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謝靈運山居賦注○靈運山居賦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邙阜洛川今宋書謝賦注無是以二句

與梁州刺史劉文爽書

足下內挹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於百姓要道過於侏國之卿也北堂書鈔未句有誤一作劉文爽與應璩書

與劉文達書

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為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與夏侯孝智書

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鑒自照髮已半白殊可懼也

與洛陽令杜愷忠書

羊寄虎穴鵲托鷹巢心懷怵惕豈其任哉

與人書

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報平陸長賁瑋伯書

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鳴玉於縞組哉

與崔援書　今本作盧璩與崔瑗書誤

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

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傳說棄版築而為殷相呂望投竿而為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為漢宰若此翁者乃奇才耳瑣瑣尚書執憲之吏曷以為異哉

與趙叔潛書

入侍華幄出典禁闈

書

左執屋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

介簫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疊可謂堂堂乎難與竝為仁也太平御覽未否為書

與王將軍書闕文附錄

雀鼠雖微猶知徽烈

與劉孔才書

聽廣陵之清散

海錄碎事引璩書

清猿與壺人爭旦

詩

百一詩三首

野客叢書云石林詩話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雜體詩集百一詩凡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云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云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云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云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傅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丹陽集云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任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百一篇畧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載百一詩五篇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

即文選所載第四篇似風諫所為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後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螬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媿靡所如

其二 室廣以下疑別一首

年命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多為樂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其三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

雜詩三首 廣文選作應場今依藝文作應璩

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穴勝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燋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猶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為肥澤穴一作隰跖一作肋

其二

散騎常師友朋夕進規獻侍中主唉舌萬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乘法憲彤管弭納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寺齊榮秩百僚所瞻願

其三

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麤醜人所惡抚白自洗蘇

三叟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古一作昔內中一作室內

百一詩一名新

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偽稱善亦復自搖頭馬子侯為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往嗤誚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輒搖頭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慙色

又

郡國募將士馳騁習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短長稱可小入中便辟必知芒

又

秋日苦作短遙夜邈綿綿貧士感此時慷慨不能眠

又

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

遺句

貞偽各有分駑驥不齊鑣　竈下炊牛矢甑中裝豆殘

醉酒巾幘落頂禿赤如狐　革帶繩為績履舄穿無底　嵐山寒折骨面目盡生瘡　豐隆窮美味獨食有何甘　有酒流如川有肴積如岑此二句一作應瑗侍公晏詩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閔思紀
謄録監生臣梅　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四

賦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汗之則為藪澤透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迴盪有形有德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惑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汘漠之域窮野之都奇偉譎詭可以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驚飇躡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拍是以伶倫遊鳳於崑崙之陽鄒子喻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上羨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遨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四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四

明 張溥 輯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稷黍其阨陋則有横術之場鹿豕之墟匪修潔之攸麗於穢累之所如西則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間濮上淫荒所廬三晉縱横鄭衛紛敷豪俊凌屬徒屬留居是以强禦横於戶牖怨毒奮於牀隅仍渺欲而作慝豈待久而發諸厥土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湄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鄙邑莫言或非殪情戾慮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時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溏洋溢靡之東當三

齊西接鄒魯長塗千里受兹商旅力間為率師使以輔驕僕纖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過焉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夷罔式導斯作殘是以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畏惟愆其居處壅翳蔽塞窕邃弗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縈其溏清濟盪其樊其北有連岡崺巖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

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羣鳥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儻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攸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感兮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甘丘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鷗端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憿悃以遥思兮飈飄飄以欲歸欽丕

遊於陵顛兮舉斯羣而競飛物修化而神樂兮寧遐觀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縶騁驊騮於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戎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肇夏託思飈而載行兮因形骸以成駕遵間維而長

驅兮問迷罔於菀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
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而遂征扶搖蔽於合墟兮
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煜之朝顯兮喜太陽之炎精測
虛舟以遑思兮聊逍遥於清漠謹玄真之諶訓兮想
至人之有形繡靡觀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逼兹旋
軫於畎澮兮若空桑之可即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綿
綿而未息集舒詰以鑒戒兮賜衆誨之難測神遥遥

之無極感蓂藿之易修兮攝左右之相譽懼從風而
永去兮託顓頊於鮒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之
復舒慮遨遊以觀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晻曖以亂
錯兮漫浩漾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
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省眺茲輿之所徹兮寔
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
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飄兮試枯菀之

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溼槃涔方池邊
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陰兮受
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檮杌下
愚難化其區域壅絶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
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瀦其後窮濟盡其前甽澮
不暢垢濁寔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肴亂
藪竄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貙是以其原壤不辟樹藝
希疏莫葦彌臯蚊虻慘膚也於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

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爾之近阻則鳴鳩鴟其前曲城發其後鴟梟翬翔狐狸萬口故其人民狠風豺氣蟄電無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衰衆薛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遯逍遙故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爽慝是從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聲如何君子棲遲斯邦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三十四 六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玆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鶗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絶而靡尋步徙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修飾而欲往兮衆讒讒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羣偽之射真信可實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濱聊仰首以廣頸兮瞻首陽之岡岑樹叢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羣而並棲颺遙遊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囚軋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栗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三十四 七

清思賦

余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黃帝登僊於荆山之上振咸池於南嶽之岡鬼神其幽而夔牙不聞其章女娃耀榮於東海之濱而翩翻於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瑶臺不照其光是以徵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覩窈窕而淑清故白日麗光則季

后不步其容鐘鼓閶鉿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颻恍忽則洞幽貫冥氷心玉質則皦潔思存恬澹無慾則泰志適情伊衷慮之遒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穀兮誨子而遊鶺申孺悲而母歸兮吳鴻哀而象生茲感激以達神豈浩瀁而弗營志不覬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內脩堪粤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寧是時羲和既頹玄夜始扃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裀肅清彭蚌

微吟螻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葱菁太陰潛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庭迺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寂兮將有歙乎所之意流盪而改慮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心恍忽而失度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而明真兮誠雲夢其如茲驚奇聲之異造兮鑑殊色之在斯開丹山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情悄慧以蜲虵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飂飂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茫渺不能究其所在心瀁瀁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殪於大澤兮欽邳悲於瑤岍徘徊夷由兮猗靡廣衍遊平圃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永至兮滌平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閨闥而洞闈羨要眇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洧淵以淑密兮體清潔而靡譏厭白玉以為面兮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曜精兮珮瑤光以發微服儵煜以繽紛兮綷衆采以相綏色熠熠以流爛兮紛雜錯

以葳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盼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兮播陵陽之斐斐蹈消浹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晞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娩而靡違託精靈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備嬿以自私願申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芳之夕暢兮將暫

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
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
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捄載雲輿之奄靄兮
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敝陽兮竦芝蓋之三重翩翼
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霞之相承兮似美人
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
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髮而失鬢兮飾未集而形消
目流盼而自別兮心欲來而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

列宿之規矩時儻莽而陰曀兮忽不識乎舊宇邁黃妖
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雨內英哲與長年兮咎離倫與
膺賈摧魂魄而折鬼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
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超高躍而疾驚兮至北極而放之
援閒維以相示兮臨寒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
豈一女子之足思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以
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間尾
騶虞獻其珍奏父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羣此以
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狙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
乘危夔負淵以肆志兮楊震聲而衣皮處閒曠而或昭
兮何幽隱之罔隨髣髴畏逼以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終
或餌以求食兮烏鑒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

覿而為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
年細者則為笑於目前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
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
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楊
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偽真藩從後之繁衆兮猶伐
樹而喪鄰整衣冠而偉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躭嗜慾而
盼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
新沐蘭湯而滋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
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為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
而好枝兮超超騰躍乎岑岫既投林以東避兮遂中岡

而被尋嬰徽纏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榱桷以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故為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釐愷忽以發蒙有期緣之奇鳥以鳴

鳩之攸同翔彫木以胎偶寄增巢於裔松噙雲霧以消

息遊朝陽以相從曠旬而育類嘉七子之修容始戢

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

弼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

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棄何依恃以育

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萊以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

稷之芳饎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頸抗華麗之艷

溢端妍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

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願投報而忘畢值狂犬之暴

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以靡滅遂捐棄而淪失

戔

為鄭沖勸晉王戔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

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

磻磎之漁者耳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

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今自先

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

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

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闖閻

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攝三越宇內

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

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殊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通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奏記

辭蔣太尉辟命奏記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名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又

違由鄙鈍學行固野進無和俗崇譽之高退無靜默恬沖之操猥見顯飾非所被荷舊素阻瘵守病委劣謁拜之命未敢堪任昔榮期帶索仲尼不易其三樂仲子守志楚王不奪其灌園貪榮塞賢昧進負譏憂望交集五情相愧明公侔蹤魯衛勳隆桓文廣延俊傑恢崇大業乞降期會以避清路畢願家巷惟蒙於許

書

與晉王薦盧播書

蓋聞興化濟治在於得人收奇拔異聖賢高致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伏惟明公公侯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闢四門延納羽翼賢士以贊雍熙是以英俊之士願排皇閽策名委質真薦之徒輻輳大府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同郡盧播年三十二

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懷淑茂之量躰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奥聰鑒物理 闕通玄妙貞固足以幹事忠敬足以肅朝明斷足以質疑機密足以應權臨煩不惑在急彌明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衡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為人行不求達故久沉淪未階太清誠後門之秀偉當時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播之所能著在已効不敢虚飾取

謗大府

答伏義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螓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鴳悅蓬林以翱翔蜩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犇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踶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逍遥與日月並流交名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庸寸之檢勞玉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

於常儆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憒力喻不多阮籍白

論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鐘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山而天

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揚輕揚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歌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永日之娛抱長夜之歎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廣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劒之節趙有扶琴之容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

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武富溢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鞉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繫纓曲

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竝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竝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捬手嗟歎庶人羣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椅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

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汩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樂聲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縟蹌蹌踖踖然也樂有節適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

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為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陸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闕）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薪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羿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為之悲咽桓帝

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也誠以悲為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灾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歎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謂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亥躰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

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之貨修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沒德法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過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裒多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尊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其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閽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

追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為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上隆下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異以成類乖離既解緩以為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并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之為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

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眾以成其大也窮多喪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不窮女位乎外眾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物唯類大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黙則不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偽薄也小過下泰不宜於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以凶是以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為開坤以二為闔乾坤

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為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火中鴈鳴母道將始故離為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為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為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為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徼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為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禍福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橈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劒戟在闥雖寘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先號思其終也旅上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

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衹則亨減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淩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而弗間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宜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為同无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試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充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

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詰方因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坼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于匹夫之類周處小侯之細而享于西山之賓外內之德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聲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達莊論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仝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旬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腡腡然視投跡跗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齋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裒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鴈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嗡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謏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幷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氷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晦謂之宵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

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疢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崗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已

以為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雄經者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已以尤世修身以明涛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爍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涛之為罰而貞白之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淨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竝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

七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相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鷹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裴柬馮軼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

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腸脈亂次而退踳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寔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通老論

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强國任智益優劣之異薄厚之降也

傳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聽手中耳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為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鑒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

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歎先生而非之也行為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為世俗之所笑吾為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歎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竝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為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絶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

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嚙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為遠禍近福堅無窮已亦觀夫陽烏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為若君子聞於予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為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脩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期豈忘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為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竝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七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

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
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
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
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
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
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
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
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貪者不爭各足於身
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
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
迨乎有宗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為均志
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
道已廢而末枝遺華竝興豺虎貪虐羣物無辜以害為
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為儔
不若與木石為隣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鮑焦
立以枯槁萊維去而迨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
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
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
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
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

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顏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真人唯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為門微道而以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為累所遁則成彷徉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遁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今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遁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歎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刖足以擒龐睢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姣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為闕表東海以為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幬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治興渭北而建咸陽巖木嘗未及成林而荊棘已藂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以無為用不以人物為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為辱得不自以為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俛仰

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
一旦為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
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
身無歸推茲由斯闕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
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霣兮日
月隤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龔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
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翼與氣蓋徜
徉回翔兮潾瀁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磕礑

開不周而出車兮步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
崇山而迴邁遄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釋前者
而弗脩兮馳蒙閒而遠逭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
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眇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
兮名忻來使綏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
潛飆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
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奄茲而
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宴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
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
奔而相逭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
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逭兮歷寥廓而遐
遊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于彼逭兮
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會酬萃
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
歌而伐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遙茫茫心往而
忘反慮大而志矜粤大人徵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

名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逭暢兮服
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徵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姿煜
以俱發兮采色煥其竝振傾玄髦而垂鬢兮曜紅顏而
自新時曖曖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氣解而霧離
兮靄奔散而永歸心惴惴而遙思兮眇迴目而弗睎揚
清風以為旗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疆兮命祝
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秉而先戈勾芒奉轂
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獨立倚瑤廂

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為行兮又何足與比類覽旌飄兮雲旂露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噏浮霧飡霄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歎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汤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飄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肆而仿佛況濬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為毀聖賢不足以為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竝功王許不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竝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踧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隣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決棄軌汤洋洸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逌覽焉則有逍遙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濬濬洋洋颺涌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驚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為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瀏逍遙以遠逌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湯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隕地圻石裂林木摧火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

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嗡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如神
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神專一用意平
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恣所經
往來微紗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
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逍樂所之真人遊
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颼颼登黃山出栖遲江
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唯樂哉時世易好
樂隕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赦世望我何時
反赴漫漫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
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鸛鵠
不踰濟貉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
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為卵耳如
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贊

老子贊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颻太素歸虛反真

誄

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使作書考混元於無
形本造化於太初

帖

摶赤猿帖

僕不想欻爾夢摶赤猿其力甚于羆虎良久反覆余乃
觀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
報我凶乎詳告三月阮籍白繇君

文

弔某公文

沈漸荼酷仁義同違如何不弔玉碎冰摧

詩

詩品云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解怯言其志詩譜云天識清虛禮法疎短竹林詩評云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

楫沿流乘興而來盡而已嚴滄浪云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藝苑卮言云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著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寧無感興乎哉

詠懷詩三首

天地絪縕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翁鬱高松猗那長楚草蟲哀鳴鶺鴒振羽感時興思企首延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鸞濯纓醴泉被服蕙蘭思從二妃適彼湘沅靈幽聽微誰觀玉顏灼灼春華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華繁

其三

清風肅肅修夜漫漫嘯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鳴鳥求友谷風刺德重華登庸帝命凱元鮑子傾蓋仲父佐桓回濱嗟虞敢不希顏志存明規匪慕彈冠我心伊何其芳若蘭

詠懷八十二首 顏延年云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其幽旨也詩紀云阮集傳之既久頗存譌闕校錄者往往肆為補綴作者之旨淆亂甚焉今以諸本參校其義稍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嘗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霍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其四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
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媚五臣作美

其五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
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
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丹鉛餘錄云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

其六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
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侍之儔漢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貴寵成帝常與微行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之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詩話補遺云按漢書乃趙季李欵

其七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四
時更代謝日月逓參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
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參差一作差馳

其八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
周尚銜羽翅翅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
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
四海中路將安歸譽一作與

其九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
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
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其十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沈捷
徑從狹路俛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

延年術可以慰我心以五臣作用

其十一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淚下誰能禁

其十二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罄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十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其十四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皦皦令自欺

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

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其十八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曠世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知集作放曠世一作嘆息

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珮雙璜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眄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當集作向

其二十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辭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二十一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征雲間有元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

鶉鷃遊連翩戲中庭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多異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行雲間有立鵠抗首揚哀聲一飛沖青天疆世不再鳴安與鶉鷃徒翩翩戲中庭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

其二十二

夏后棄靈輿夸父為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沈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玉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其二十三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切天綱仙者四五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噏成露霜沐浴丹淵中炤燿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瀁去高翔切一作覆通集作邇

其二十四

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遙未終晏朱華忽西傾蟋蟀在戶牖蟪蛄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願為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其二十五

抚劒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 勢外編作世

其二十六

朝登洪坡顛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羣鳥飛翩翩鸞鷺時棲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誰能近射干復嬋娟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 時集作特

其二十七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冶閒都子煥燿何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誇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 發一作照誇初作學作週

其二十八

若花燿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讎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鬱躍飛泉過吳洲俛仰運

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而兆于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平子應問曰女寵北而應龍翔合而觀之可見其徵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后妬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春秋定哀多微辭意也

其三十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參與名參名不在已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榭隔微聲讒邪使交疏浮雲令晝冥嬿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黃鳥東南

飛寄言謝友生

其三十一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世說新語云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時事形已濟在乎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文昌禊錄云東京記大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院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為繁臺

其三十二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其三十三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極一作理

其三十四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願耕東皐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隣

其三十五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髮暘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岨採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大極可翱翔

其三十六

誰言萬事藉逍遥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其三十七

嘉時在今辰零雨灑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人

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語哉

其三十八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弃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其三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後世氣節故有常

其四十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暾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暉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已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颻登雲湄嗟哉尼父志何為居九夷

其四十一

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其四十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暾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暉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已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颻登雲湄嗟哉尼父志何為居九夷

其四十一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容汎汎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齡養志在沖虛飄颻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已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鳧 客集作落 浮鳧一作鷖

其四十二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園綺邈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善始慧能尅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其四十三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四

傳物終始殊修短各異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樊

熒桃李花成蹊將夭傷焉敢希干術三春表微光自非凌風樹憔悴烏有常烏一作要

其四十五

幽蘭不可珮朱草為誰榮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葛藟延幽谷緜緜瓜瓞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人情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其四十六

鸒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

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此首藝文類聚所載與今本不同而義意近優觀李善文選注江文通擬詠懷詩所引與藝文同亦一証也今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七

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鷰雀棲下林青雲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其四十八

鳴鳩嬉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羣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繽紛漢魏詩集合前為一首

其四十九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為今朝見恍惚誠有之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嬉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未一作安

其五十

清露為凝霜華草成蒿萊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棄雲招松喬呼噏永矣哉

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何為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其五十二

十日出暘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濛汜誰言焱炎久遊沒何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荊與杞千載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計利知

術窮哀情遽能止 聊自已一作百
金子遽一作克

其五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如
何夸毘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膏粱被服
纖羅衣深榭設閒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其五十四

夸談快憤懣情慵發煩心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林曠
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浮沈誰云
玉石同淚下不可禁情一作情

其五十五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獨
坐山嵓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悅懌
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今本作潛見安

能處山巖在一時置此
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其五十六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孤

思損惠施但為讒夫嗤鶺鴒鳴雲中載飛靡所期焉知
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其五十七

驚風振四野迴雲蔭堂隅牀帷為誰設几杖為誰扶雖
非明君子豈闇桑與榆世有此韞櫝賤賣芒芒將焉如翩翩
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弃毀與譽

其五十八

危冠切浮雲長劒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非
子為我御逍遥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豈與
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緯蕭弄明珠甘彼藜藿羹食樂是蓬蒿廬豈
效纘紛子良馬騁龍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歡笑
不終晏俛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其六十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言渴

飲清泉流饑食幷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
詠南風緼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懷
貶辭老氏用長歎藝一作義幷一作廿

其六十一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揮
劒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軍旅
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刺集作劒

其六十二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裳
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弃何時見斯人

其六十三

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陂澤撫劒登輕舟但
願長閒暇後歲復來遊陂一作彼

其六十四

朝出上東門遥望首陽基松柏鬱森沈鸝黄相與嬉逍
遥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然思妖姬

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焉
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綱弃其身飛飛
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其六十六

塞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不可見奄昧獨無侯持
瓜思東陵黄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悼彼
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棄汧渭間鞍馬去行遊塞一作寒〇丹

鉛餘錄云漢武時事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
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
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當盜磨刀劒霍
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懷
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

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止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
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
貞素談戶内滅芬芳放口從衰出復説道義方委曲周
旋儀姿態愁我腸

其六十八

北臨乾昧谿西行遊少任遙顧望天津駘蕩樂我心綺靡存亾門一遊不再尋儻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涕瀼瑤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南一作東超世又誰禁一作起坐復誰禁

其六十九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彼求饗太牢我欲并一餐損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其七十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翔風拂重霄慶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姿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遺無悲亦無思集作無情亦無悲始集作曲

其七十一

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螻蛄鳴荊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衣裳為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其七十二

修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繇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讐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遊

其七十三

橫術有奇士黃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

其七十四

猗歟上世士恬淡志安貧季葉道陵遲馳騖紛垢塵甯子豈不類揚歌誰肯殉棲棲非我偶徨徨非已倫咄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真道真信可娛清潔存精神巢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濱殉一作詢

其七十五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為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

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其七十六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綸深魚淵潛矰設爲高翔汎汎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忘都冶

誤按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註曰秋駕法駕

難爲顏修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秋駕作稅駕者

其七十七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憂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讎讐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聲色爲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羨遊

其七十八

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棄雲御飛龍噓噏嘰瓊華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非疇類愁苦來相加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嘰音機小食也

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皇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立愴恨使心傷

其八十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將何之不見入秋草摧折在今時亡一作日

其八十一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嗡習九陽間升近嘰雲霄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隕隅谷一夕不再朝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其八十二

墓前熒熒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颸隕其葩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增城餘光照九阿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容嗟

采樵者歌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

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荒夷邵平封東陵一旦為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緜斯理負薪又何哀

大人先生歌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垣修
謄録監生臣梅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四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五

明 張溥 輯

嵇康集

賦

琴賦 有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

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蘩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嶨嶭嵓崿嶮峻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巖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瀺汩澎湃蟹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瑶瑾翕赩叢集累積魚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陰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嵂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闚海湄

指蒼梧之迫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厲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滌景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鎪會裒厲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慘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踶跮磔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遝而競趣翕暐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洁兮湯湯鬱兮哉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合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合

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閒房
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
調心閒手敏觸挽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
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
聲代起歌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
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
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

纖指以馳騖紛澀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
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閒聲
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
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
不殊或劫掎以慷慨或怨嫿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
留聯而扶疎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横駱驛奔遁相
逼拊嗟累讚閒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閒舒
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
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
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綝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
猗猗或摟挽擽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惠疾而
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
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
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
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

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
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
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
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
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
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
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謡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
鶴猶有一切承閒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

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懔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欣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鶴於庭階游女飄然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蚊行之衆類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懷香賦序

余以太蔟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閒曾見斯草植于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于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書

與山巨源絶交書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説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鸊鵜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

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脬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隤任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脬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隤任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脬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始終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惟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

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與呂長悌絶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
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
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誠忽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
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
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
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
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
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
都之舍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
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
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絶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
恨恨嵇康白

設難

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濶方而不制廉而不
害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為忠
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
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
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
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
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怨動者多累靜者
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
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為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
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
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
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畢儒
委隨承旨倚靡為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
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

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沈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義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干萬乘下淩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翦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耦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靜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羈束縛而終

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終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論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務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務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

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衷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矯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無凶邪無所懷而不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闕

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雖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

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塗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讒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

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至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明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是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闕）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慴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為拙措為工惟懼隱之不微惟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僭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患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泰宰譎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

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八方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無名為體非以有措為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

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
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
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
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
常世所識也蚤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

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
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
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
不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
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
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

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勤以致乏絕風
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
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
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
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感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
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
覺痛之日而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
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
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
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
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眯澮而泄之以尾閭而
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
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
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
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

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强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答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秖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常貧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

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
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
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
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
悦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
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
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
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
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患其失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
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
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
愉無營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
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
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
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
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
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
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
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
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
此眞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
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
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
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
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
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
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勤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
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
施與嫫母同情矇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
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

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筭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黙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欝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讐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讐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弊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肯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躭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憃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湮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義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

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眞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瞶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嘗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嘗也既言上藥又嘗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閼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眞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瞶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嘗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嘗也既言上藥又嘗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閼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惟馨香實降神祇蘋藻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有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有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瞶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嘗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嘗也既言上藥又嘗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閼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惟馨香實降神祇蘋藻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有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有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效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有酒爲壽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實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穠歲多病饑年

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闕菊苴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腴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汙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蘂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淩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蜩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赭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偓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務光以蒲韭長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藁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霞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傑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閒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惟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

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隆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厮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飧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蚳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蚳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荎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衰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

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鯢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糗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俟樸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為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覽者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令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美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

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咏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

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內外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麃麃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惟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

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為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為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

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
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
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
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詎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
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
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
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
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

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
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
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
聲音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
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
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
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
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

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
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
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
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
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惟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
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
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
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

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
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
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
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
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
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
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
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

聲則頽然獨見矣今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秖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箠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

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詐怨葛盧

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宏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

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尚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閭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

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簫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簫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簫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閒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

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欲愜然皆以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佚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

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絶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
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
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
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
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
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
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
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

慽竝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
樂故歡慽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合一致之聲其所發明
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
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
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
歡慽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
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慽並用
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慽
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
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
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
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
故懷慽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
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慽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
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
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

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慽竝用者眞主和之發滯導情故
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
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
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
皆自有由不為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
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
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慽並用欲通此言故答
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

心不歡則慽不慽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慽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為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扑不及僾由此言之僾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雅鄭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哀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僾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嚘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絮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即如所論凡

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干戚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酌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損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

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絶其太和不窮其變損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

之體亦足以觀矣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

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闕斷以檢其要乃爲闕微若但撮提羣愚闕蠢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耶論曰百年之宫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

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天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天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

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塉耶良田雖美而稼不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於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於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塉耶良田雖美而稼不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於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

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更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新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決古人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

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
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
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關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
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
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
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
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

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
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
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
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
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關禱之命也湯禱
桑林復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
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
曰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

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
曰所誡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誡勸尋論
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
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
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
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
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
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

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
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
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禍祈禱則謂僞而
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
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
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家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
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
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

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厮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楯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誡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吉宅闕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云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爲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惟信順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

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徹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惟有闇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闇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爲貞宅授吉於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闇遇設爲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垣牖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闇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厚薄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剽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

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即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即偏恃之禍非所以為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為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黼黻芳華所以助 闕 吉宅 闕 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為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為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為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為災也案此為怪所不解而以為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家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為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為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遥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為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

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彊以驗有也彊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闕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闕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闕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索隱何謂爲妄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必美之適於口也

處在閨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

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冕以講論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惟學爲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瞤修揖讓則變傴龔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明膽論

有吕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吕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睽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

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淩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劒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

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網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淩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事沈一作流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閭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贊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沖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襄城童贊水經注云黃帝嘗遇牧童於襄城之野故嵇叔夜贊曰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倏遊六合來憩茲邦

司馬相如贊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井丹贊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箴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太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疚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益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闕　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

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颺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斃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逆顏訣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誡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進行自當量其善者之請求當謙辭闕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忿怠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

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為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

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柬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絶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彊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難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酖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攙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

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為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氷矜趣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闕

又憒不須離摟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樂府

詩品云顏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譜云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藝苑卮言云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

秋胡行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其二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其計莫從樂府

其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害一作惡一無事字愆集作愆

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蚤徂酒色何物令自不辜歌以

言之酒色令人枯

其五

絶智弃學遊心於玄默絶智弃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其六

思與王喬棄雲遊八極思與王喬棄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其七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詩

幽憤詩晉書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按鍾會有憾於康時呂安兄巽姦通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搆誣將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誅康康又有與呂長悌絶交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繫都今都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都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紿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絶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有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向子期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見法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繈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繇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恛若創痏欲寡其過詬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匪降自天實繇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
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
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
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傳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
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
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秖攬予情安樂必誡乃終
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
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
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雜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
手同車龍驤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
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綠
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張銑注云叔夜弟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
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其二

鴛鴦于飛肅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
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浒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
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泾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
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其五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弈弈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
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弃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其八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十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其十一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棄流遠遁抱恨山阿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悟集作寤

其十三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蒼榮揚暉魚龍漫漫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五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袟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弃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弃之八成澤雉雖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其十九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絶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翻孤

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戲安得及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遥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酒會詩七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其二

婉彼鴛鴦戲翼而遊俯啄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修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其四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惑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浩然

其五

肅肅苓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坻一作漪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蕊濃繁馥馥惠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其七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坐中

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釁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子一作讓

其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羲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弃鄙累逍遥遊太和結友集靈岳

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其三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穆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致謝道不俱穆一作稷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邁數子談慰與如蘭疇
昔恨不早既面伴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隅增憂歎事故
無一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
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
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
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
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
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累拾遺作慮

遊仙詩

遥望山上松隆谷蠻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願
想遊其下蹊路絶不通王喬弃我去棄雲駕六龍飄飄
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
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蜕弃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
韶雅歌何邑邑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述志詩二首

潜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
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
難偏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
窮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
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
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
華安足爲

其二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所歸恨
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響非所希往事

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閒自令心不夷慷慨思
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巖穴多隱
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飢玄居養營魄
千載長自綏飛一作姿箕拾遺作西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四
海烝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
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
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
苦不寧
生生厚昭各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
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
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嫈所欲不
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爲己靖恭古
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薇終厲高
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弃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
世無患
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惆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
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內自悼兮啼失聲
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永潛藏
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

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
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
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告誰
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
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
淚如雨兮歎青雲欲弃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 琴賦云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

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
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陳 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至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五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

明 張溥 輯

鍾會集

賦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裁脩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躕鳴嘯郁咿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提威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蓊鬱緣阪被岡縹幹綠葉青柯紅芒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曌曜垂光於是季秋九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雕瘁芳菊始榮

紛葩華煜或黃或青乃有毛嬙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豔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

又

夫菊有五美焉黃花高懸滓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蒲萄賦 有序

余植蒲桃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美乾衙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淳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之玄圃植崑山之高垠綠葉翁鬱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焜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歙豐潤於醴泉總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傳清濁外暢甘旨內遒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檄

移蜀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亟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衛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蹙蓁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牡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陛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奏

平蜀奏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劒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主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網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

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讋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尊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書

與姜維書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揚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踰斯好

與蔣斌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躡諸葛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皆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世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因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備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猱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闕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丕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韋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傳

生母張夫人傳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兹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慧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姬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繇彼發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繇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愚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成侯命婦傳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

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邯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傷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勉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

論

勿葬論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國虛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

明 張溥 輯

杜預集

奏

上律令注解奏

法者葢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

難犯則幾於刑厝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上黜陟課法畧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繇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

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
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
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
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頴亦
無取於黜陟也

奏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為寇穿塹不如作馬埒馬埒
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
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埒中訖薄覆其上如
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

奏事

竊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紊行周旋
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羣神之調於是取
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履也

又

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
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令者各得一枚并頭角
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又

藥杵臼澡槃熨斗釜瓮銚槃鎗銅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又

被勅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
未之意者也

疏

論水利疏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
損下回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
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
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
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艸則必指仰
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
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蜂而洪波汎濫貧

弱者終不能得令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艸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令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令既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萬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竝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旬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可皆令尽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艸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塘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漆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塲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繇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

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氾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鴻之不滀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表

陳伐吳至計表

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唯陛下察之

再上伐吳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

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項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繇特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令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請署羊祜辟士表

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儁等牋詣預預表上不許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屑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衰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

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

又

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又

長史劉儁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嘗用赤馬

議

皇太子服制議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除衰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預議云

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

答盧欽魏舒問

時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云于是欽舒遂命預造議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王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昌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達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

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下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艸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帷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

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令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禮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塗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傅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褌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箇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

又

于是太子遂以厥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惟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

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

祥祫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令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祫譏貶之文著焉

馬

書

與王濬書

帝初令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濬大悅表陳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貺書預子錫無名貺者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録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歲終帖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說知消息中省次若言面米云真

親故帖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具絶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黃伯思法帖刊誤云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時親故帖誤也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此帖米云偽

序

春秋左傳集解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啟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

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由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靈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

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義起于彼五臣作起義在彼諱辟善本作避諱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作公則

律序

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論

春秋長歷論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竝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歷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

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一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令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疎也令具列其時得失之數

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歷也學者覽焉

說

春秋長歷說與論畧同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投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僭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凡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之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歷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者李修夏顯依

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益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譜

宗譜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則祼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齊祼其月數各隨親疎為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絶則為之齊祼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為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絶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為几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

令

遺令

古不合塋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

石不用必集淸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麥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達一作遠○耕父御覽作耕者祭作登有情作儉

褉文

酒論

重醞醇醴沃土泉淸甜苦無常五味相并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

奏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淸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淸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奏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七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八

明 張溥 輯

荀勗集

賦

蒲萄賦

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畜有蒲萄之珍奇應淳和而延育

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為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顯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牧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瞽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理於制為詳若可施行請更部笛工遴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祐宋書作左中作用

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者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一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按聲皆相應然後乃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為襳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種整朱夏皆與和同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以何撿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

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庸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撿正惟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艷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

表

辭尚書令表

笘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為冠今者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舊閣所宜忝竊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令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答問三公表

咸寧四年司徒王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員才誰可也勗

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潔堪處台輔

薦三公保傅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

對

議遣王公之國對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

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議增制文法對

門下啟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最最對

令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翁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項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議

省吏議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最議云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北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命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

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慶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愚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挫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此前行所省皆須吏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甲乙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竝存蔡氏之子字元嚮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

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嘉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嘉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又王昌前母服議畧同

書

為文王與孫皓書

時遣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皓遣使報書方發使聘吳並令當時文士作書昭用最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最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為石苞與皓書亦此時徐紹孫彧與符郤孫郤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宇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攻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閒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太平御覽載荀勗為文王與孫皓書雜色綾十端又錦縠三端又錦細縑十疋

答王琛書

王陶丘州人闕廟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

序

穆天子傳序

勗領秘書監時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秘書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按所得紀年葢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葢襄王也按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王

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絶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黄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

序

樂歌

晉四廂樂歌

晉書樂志曰魏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郎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古今

樂録曰漢故事上壽用四會曲魏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一古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鼎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　晉書樂志曰泰始中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大會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勗乃更作行禮詩四篇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

正旦大會行禮歌

於皇宋書樂志曰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一曰於皇當魏於赫

於皇元首羣生資始履端大享敬御繁祉肆覲羣后爰及卿士欽順則元允也天子

明明 當魏巍巍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荒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邦國 當魏洋洋

光光邦國天篤其祜丕顯哲命顧柔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倫攸序

祖宗 當魏鹿鳴

惟祖惟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茲聿求厥成我皇崇之式固其猶往敬用治

王公上壽酒歌

踐元辰 當魏羽觴行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支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煌煌 當鹿鳴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當於穆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廷或陛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茲度楷觀頤養正隆福孔偕

三后 當昭昭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赫矣 當華華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慝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 當朝宴

烈文伯考時惟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

塗煥炳七德咸宣其寧惟永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為君慎徽五典帝
載是勤文武發揮茂建嘉勳修已濟治民用寧殷懷遠
燭幽玄教氛氳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冒無
垠

隆化當綏萬邦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皇龍飛革運臨
壽八荒儀哲欽明配跡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
習吉終然允臧其臧惟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嶽蕃
王時見世享率茲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臻
陳留山陽我有賓使觀國之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保
佑命之申錫無疆

振鷺當朝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兢惟人王

綱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翼翼當順天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為君慎徽五典帝
載是勤文武發揮茂建嘉勳修已濟治民用寧殷懷遠
燭幽玄教氛氳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冒無
垠

既宴當陟庭

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晰晰庭燎煌
煌鼓鐘笙磬詠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
如樂庶品時邕

時雍當參兩儀

時邕斌斌采書作份份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靜殊隣首定
荆楚遂平燕秦亹亹文皇邁德流仁爰造艸昧應乾順
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戢庸蜀
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韓濊進樂均晉書作宮協清
鈞西旅獻獒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菟文身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嘉會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莫籩豆既馨晉書作升禮克樂備簫韶九成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晉正德大豫舞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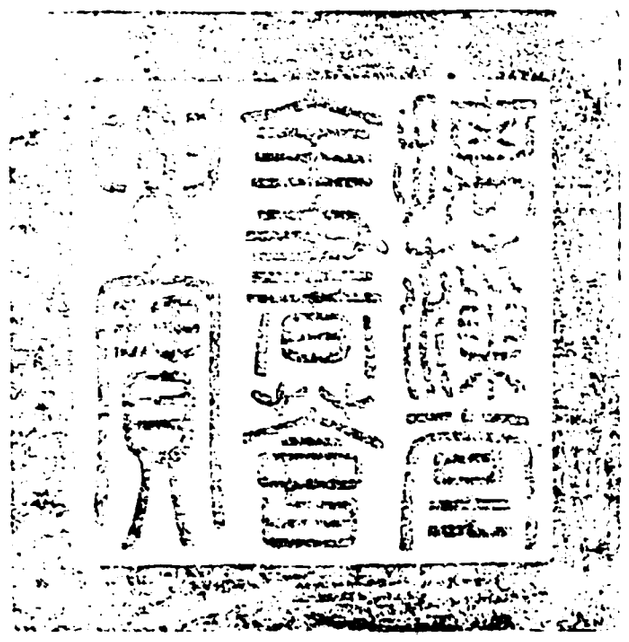
正德舞歌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以笙鏞羽籥雲會翊宣令蹤敷美盡善允協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萬邦洋洋承我晉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綴兆文武旁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邁其仁世載邕熙兆我區夏宣文是基大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暉欽明文思迈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寧勞烈雲

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陳　熙
謄録監生臣茹　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八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九

明 張溥 輯

傅玄集

賦

朝會賦

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於是先期戒事

衆官允勅萬國咸亨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前三朝之夜半庭燎晃以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俯而察之如亢燭龍而炤玄方仰而觀焉若披丹霞而鑒九陽閶闔闢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嚴嵯峩以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相者從容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人齊列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束帛戔戔羔鴈邕邕獻贄奉璋人肅其容是時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而聽

朝憑權衡乎砥矢羣司百辟進阼納觴皇恩下降休氣
上翔禮畢饗讌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
鐘嘒嘒笙簧搏拊琴瑟以詠先皇雅歌内協頌聲外揚

正都賦

撫琴瑟陳鐘簴吹鳳簫擊鼉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
童妙妓都盧迅足緣脩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
挂而倒絶若將墜而復續虬縈龍蛇委隨紆曲杪竿首
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於是神嶽雙立岡巖崟崟靈草

蔽崖嘉木成林東父翳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
禽列仙逸唱熊虎聽音丹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
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偓佺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又

五采文身質美光炫激衝風於秦鑪飛光天之烈燄

又

苗山之鋌鑄以為劍其利也陸斷犀兕水截輕鴻灑奔
駟於中衢斬雙蛟於大江將以威天下而禦羣凶

又

手戲絶倒凌虛寄身跳丸擲掘飛劍舞輪

辟雍鄉飲酒賦

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
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
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
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脩勅酒清而不飲
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

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
教之弘普也

陽春賦

虛心定乎昏中龍星正乎春辰嘉句芒之統時宣太皞
之威神素冰解而泰液洽玄獺祭而鴈北征乾坤絪緼
冲氣穆清幽蟄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萍桃
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曄而燿野煒芬葩而揚英鵲營
巢於高樹燕銜泥於廣庭覩戴勝之止桑兮聆布穀之

晨鳴樂仁化之普宴兮異鷹隼之變形習習谷風洋洋
綠泉丹霞橫景文虹竟天

述夏賦

四月惟夏運臻正陽和氣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清
徵泛於琴瑟朱鳥感於炎荒鹿解角於中野草木蔚其
條長

大寒賦

五行倏而競騖兮四節奔而電逝諒暑往寒來十二月
而成歲日月會于析木兮重陰淒而增肅彩虹藏於虛
廓兮鱗介潛而長伏若乃天地凜冽數極氣否嚴霜夜
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明而不流兮冰
凍合於四海扶木憔悴於湯谷若華零落於濛汜

喜霽賦

喜陰霖之既霽嘉良辰之罄晴悅氛電之潛匿兮樂天
鑒之孔明行潦歸於百川兮七氣徹於云庭東風穆而
扇路重陽昇其舒靈去湮沒之憂患即通塗之敞平釋

昏墊之蒙昧覩日月之光榮若幽龍之出泉兮超飛躍
乎太清昔唐帝之欽明兮遘洪水之巨害在殷湯之盛
時兮亢炎旱以歷歲伊我后之神聖兮敷皇道以居帝
雖風雨之失度兮且嘉穀之無敗咸調暢以滋茂兮天
人穆其交泰命怡樂之吐和兮播仁風於無外

弔秦始皇賦有序

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
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搦紙申辭以弔始皇有
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
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疲斯民乎宮墓甚
矣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毛聾麋乎廟堂國既顛而
莫扶孰阻兵之為強

筆賦

簡脩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
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
素枲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丈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

煌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琵琶賦有序

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

樂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員柄直陰陽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于外國也杜摯以為嬴秦之末葢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素手紛其若飄兮逸響薄於高梁弱腕忽以競騁兮象驚電之絶光飛纖指以促柱兮創發越以哀傷時旃搦以刼蹇兮聲皦耀以激揚啟飛龍之祕引逞奇妙於清商聲哀内結沉氣外澈舒誕沈浮徊翔曲折

又

然後衆弄雜會六引遞奏纖絃振舞迅手繁騖

又

控脩柄以布柱轉四時而發機

箏賦

陰沉陽升柔屈剛興玄黄之分推故引新迭為主賔四時之陳闕追赴促彈急擊扣危洪纖雜沓或合或離闕

清濁代興有始有終哀起清羽樂混大宫

圓扇賦

何皎月之纖素擬皓日而軟貞晞箑莆之芳烈隨變體而殊名勁節剛以立質象日月之定形北堂書抄載傅玄紈扇賦曰隆暑翕以鬱蒸炎氣燎于幽房

相風賦有序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陰陽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

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

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獸以為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以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酒賦

課長興與中山北蒼梧與宜城造藥限以闕　味蜜甜而膽苦

又

飲者杯無算甌醴成川渠

又

應酒旗之明象赴酒泉之佳名

桃賦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桑根以列樹兮豔長畝而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花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脆人口消流亦有冬桃冷

伴冰霜和神適意咨口所嘗華升御於內庭兮餚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饑兮信功烈之難原嘉放牛於斯林兮悅萬國之又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度索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麗閑根龍虬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槃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凶邪而濟正兮豈唯榮美之足言

李賦

植中州之名果兮結脩根於芳園嘉列樹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爰既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陰蘭林於是肅肅晨風飄飄落英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未變形隨運成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既變洽熟五色有章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逾蜜房浮彩點駁赤者如丹入口流澌逸味難原見之則心悅含之則神安乃有河沂黃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乃上代之所不覩兮咸升御乎紫房周萬國之口實兮充薦饗於神靈昔怪古人之感貶乃答之

以寶璵翫斯味之奇瑋兮然後知報之為輕

玄棗賦

有蓬萊之嘉樹植神州之膏壤擢剛莖以排虛誕幽根以滋長北陰塞門南臨三江或布燕趙或廣河東既乃繁枝四合豐茂蓊鬱斐斐素華離離朱實脆若離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者宜乾薦羞天人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

石榴賦

烏宿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華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棲扶桑其在昏也爽若燭龍吐潛光苞玄黃之列輝緑煒曄而焜煌發朱榮於緑葉時從風而飄揚

瓜賦

調土下種播之有經應運候時負甲徐生遂日就而月將既成母而盤縈次落莫之密葉兮交逶迤之脩莖敷碧緑之純采金華炳其朗明育之以人功養之以六氣黃逾金緗青侔含翠雖貍首之甘美兮未若東門之奇

偉舊有蜜筒及青括蔞嘉味溢口鮮類寡儔一齧之頃至三搔頭選芙芳園重簡其珍披以吳刀承以朱盤中割而破雖分若完質兼五味氣美芳蘭愈得冷而益甘兮怡神爽而解煩細肌密理多瓤少瓣豐旨絶異食之不倦

桑椹賦

繁實離離含甘吐液翠朱三變或玄或白嘉味殊滋食之無斁

柳賦

美允靈之鑠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二儀之清純受大角之禎祥兮生濛汜之遲濱參剛柔而定體兮應中和以屈伸長莖舒而增茂兮密葉布而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沼而成林於是玄雲被岳素景含暉泰液湲流朝露未晞是精靈之所鍾兮蔚鬱以依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樂而忘歸夫其結根建本則固於泰山兼覆廣施則均於昊天雖尺斷而逾

滋兮配生生於自然無邦壤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屢遷
紛猗靡以從風兮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茇茂樹長枝
夭夭阿那四垂凱風振條同志來遊攜手逍遥

著賦

春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脩茂暨商
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寵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
握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於事
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內御運茲
苾於掌握文象形而星布信鉤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
務

鬱金賦

葉萋萋兮翠青英緼緼而金黃樹奄謁以成陰氣芬馥
而含芳凌蘇合之殊珍豈艾納之足方榮曜帝寓香播
紫宮吐芬揚烈萬里望風

紫華賦有序

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

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為之賦
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曜因令色
以定名剛莖勁立纖條繁列從回風以搖動紛蘭暢而
蕙潔蔚青葱以增茂並含華而未發於是散緑葉秀紫
榮縕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獨參差以照耀
何光麗之雜形渙渙昱昱而奪人目精下無物以借喻
上取象於朝霞妙萬物而凡豔莫茲草之可嘉太平御覽傅玄

紫華賦尚有苞豔挺生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宜男花賦

猗猗令草生於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
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鑒泉於是狡童
媛女以時來征結九秋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

菊賦有序

詩人靚王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忠臣之
志

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採以玉英納

以朱脣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雉賦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盛儀翹從風而飄揚履嚴距之武節超鸞跱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敷皓質於越裳

山雞賦

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睇雲表之清塵

鷹賦

含炎離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獨飛跱於林野兮復迴翔於天庭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鉤爪懸芒足如枯荊喙利吳戟目熲星明雄姿邈世逸氣橫生

又

奮翅不得起撫翼無所翔飾五采之華絆結璇璣之金鏁雖逍遥於廣厦思擊鷹於中原

鸚鵡賦

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跱孔賢翠榮發言輒應若響追聲懸頡分於丹足婉朱咮之熒熒

鬬雞賦

玄羽黝而含曜兮素毛頰而揚精紅縹厠於微黃兮翠彩蔚而流青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倒傍視如傾目象規作嘴似削成高膺峭跱雙翅齊平躍身竦體怒勢橫生爪似鍊鋼目如奔星揚翹因風撫翮長鳴猛志橫逸勢凌天廷或蹲躅躊躇或囁嚅容與或爬地俯仰或舞翼未舉或狼顧鴟視或鸞翔鵲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强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而相戟兮競隼鷙而鵰睨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徒觀其戰也則距不虛挂翮不徒拘意如饑

鷹勢如逸虎

蟬賦

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玄眙於后土兮雖在穢而愈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蔭兮噪閑樹之肅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渥露之朝零洎無為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遥自託乎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乘輿馬賦

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顛懸日雙壁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髣髴延首高驤擢足軒跱氣益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良馬賦

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采韉織勒含華

又

飾以金羈甲以玉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

又

鞭不得搖手不及動忽然增逝力飛骨踴

又

奮聳沛艾虎據麟跱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衡斯逝攬鞚則止

馳射馬賦

何逸羣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託身豈驥德之足慕

睎萬里之清塵

又

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韉采鮮

又

很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奮尾跳尻

又

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鷂超騰如逸虎

走狗賦

葢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兼二儁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内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脩頸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長乂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

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黄而慴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踪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烏之輕機兮絶猛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横山超谷原無遁兎林無隱鹿顧芷隰以嬉遊兮步蘭皋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遥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之狡兎既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間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絏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猲獢而盤桓

猨猴賦

余酒酣耳熱懽顔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瓛畋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或長眡而抱勒或嚄咋而齟齗或顒卬而踟躕或悲嘯而唫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女或低眩而擇蝨或

抵掌而胡舞

鷹兎賦

鷹謂兎曰汝害于物有益于世華髦被札彤管以制

箏賦序

箏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圓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存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究哀樂斯乃仁智之器也豈亡國之臣所能開思運巧哉或以為蒙恬所造非也

乘輿馬賦序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之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疲瘠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以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恩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荆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馬

琴賦序

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下人性為至和之主齊桓有鳴琴曰號鍾楚王有琴曰繞梁司馬相如有焦尾蔡邕有緑綺皆名器也

彈碁賦序

漢武帝好蹴鞠劉向以為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碁以解之令觀其道蹴鞠道也

蜀葵賦序

蜀葵其苗似瓜瓠嘗種之一年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

芸香賦序

始以微香進入終於損棄黄壤吁可悼也遂詠而賦之

又菊賦序詩人覩王雎而詠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貞臣之志焉

矯情賦序

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徐諸臣作箴皆

舍玉吐金爛然成章

墓誌銘

江夏太守任君墓誌銘

君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奇邦國又安飄塵不作銘曰

哉哉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丈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

夙逝不延百齡

疏

陳時務疏

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菹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令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而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有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丈

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水旱上便宜五事疏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已佯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瞷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水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

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
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
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
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
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
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
補益

其五曰臣以為諸胡桀驁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
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
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令烈
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其心難保不必其可久
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人適困於討擊
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
非烈所制則諸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
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
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
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舉清遠疏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
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七秦蕩滅先王之
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
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
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七秦之
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

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
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
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武帝詔報

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

表

賀老人星表

老人星見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

祚普天同慶率土會歡

又

老人星見暉景光明聖主壽延享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

奏

諸官病奏

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既差而復用

議

正朔議

帝王受命應歷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夏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晉以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

五祀議

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于漏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闕夫設祀者非唯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明也臣以為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序

贈扶風馬鈞序

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馬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蹑六十綜者六十蹑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

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

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内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卿侯言及裴子之論安卿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

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

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比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也於是安卿侯悟遂言之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卿侯者曹義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連珠序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傅毅有文而不典

華嶽銘序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以廣厚為基而嶽體焉若夫太華之為鎮也五嶽列位而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德協和氣之絪縕故雲行與雨施興靈風以動物是以古先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於虞書則西巡狩至于西嶽而親祭焉於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七謨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

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歎七說七蠲七舉之篇於時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啟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為工餘以為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論

荀何論

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令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遐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

又

頴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頴昌侯見之矣

又

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頴昌侯見之矣

贊

漢高祖畫贊

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趙從側陋光據萬乘

漢明帝畫贊

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綜萬機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專信俗儒非禮之經

班婕妤畫贊

斌斌婕妤履正脩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讓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雲

明德馬皇后贊

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古今畫贊信陵

信陵魏雄虎視龍驤謀羸奮駭雷動北彊

又　孫武

孫武論兵實妙於神奇正迭用變化無形

太常趙咨畫贊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時亮天工四門順軌

楊阜贊序

君構潛謀以龍變應事機而虎發山西數郡獲安者君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太子少傅箴

夫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銘

印銘

往者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晷度是

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劍銘

道德不脩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國

棟銘

國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筆銘

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鏡銘

人徒鑒于鏡止于見形鑒人可以見情

杖銘

杖正心安厥身以隨不安則傾不貞則危

澡盤銘

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脩不可塵也

燈銘

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灶亭亭丹水陽輝飛景蘭亭

龜滴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席銘

閑居勿極其歡左端寢處毋忘其患右端居其安無忘其危左後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右後

被銘

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衣銘

衣服從其儀君子德也衣以飾外德以備內內脩外飾禮有制也

棠銘

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冠銘

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志敬懼則安敬則正

履銘

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玄龍銘

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汗泥上凌太清

靈蛇銘

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雲霄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擬金人銘作口銘

神以感通心繇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

馬誡口誡

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頌

魏德頌

朱旗翳天玄甲炤路闕戎車萬駟逸驥千羣

設難

容難

振筆若天文運思若迴雲

誄

太僕龐侯誄

烝烝孝敬行著閨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暗斯明仁象春日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品定人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世據削獻親疾惡若讐

定天假其年主優其祿等勲伊吕比壽東嶽

祝文

祝祖文

祖君自東百靈齊行翠蓋翩翩象輿琱箱王予進駕驂服調良

服

魏武帝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

白乃軍容非國容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

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敬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吳婦人之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大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樂府

晉郊祀歌三首

晉書樂志曰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使傅玄為之辭凡十九篇

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其一作有成於薦元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饗神歌三章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晉書作黎民燕及皇天懷柔百神丕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元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昊天子之祐享有晉兆民戴之畏天之威敬
授人時不顯丕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
夙夜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
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非資始克昌
厥後永言保之

晉天地郊明堂歌六首

夕牲歌　天地郊明堂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
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
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饗受天之祜神化四
方　宋書作神和四暢

降神歌

於赫大晉膺　晉書作應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重光我皇受
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折趼皇祇衆神感羣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
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蔆若有
靈無遠天下毋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
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
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潔侍者肅玉觴進
咸穆穆饗嘉羞歆德馨祚有晉暨羣生溢九壤格天庭
保萬壽延億齡

又初學記載

結方丘祇國琛樽既享俎既歆斂檢玉具鏊金椭百福底自古協萬壽迄在今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配匪解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作樂堂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世假保祚永世

晉宗廟歌十一首

南齊書樂志曰晉泰始中傅玄造祠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一篇登歌七廟七篇饗神歌二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廟異其文饗神猶周頌之有瞽及雍但說祭皆用之

夕牲歌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爰孔時供茲享祀神鑒厥誠博碩斯敬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日鑒在茲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饗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祜赫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神明庥止申錫無疆祇承享祀假哉皇祖綏予孫子燕及後昆錫茲繁祉

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庭薦祀在堂皇皇宗廟乃祖先皇濟濟辟公相予蒸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帝祉肇臻本支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祀晉書作祚永年

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匪兢桑克保又命祐基

命惟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載敷文教載

揚武烈匡定社稷恭行天罰經始大業造創帝基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祇惟畏纂宣之緒奢定厥功登此俊乂糾彼羣凶業業在位帝既勤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聰明睿智聖敬神武萬幾莫綜皇斯清之虎兕晉書作虵豕放命圮族皇斯平之柔遠能邇簡授英賢創業垂統勳格皇天

饗神歌二章

曰晉是常饗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普天率土犧樽既奠清酤既載亦有和羹薦羞斯備蒸蒸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敷天之下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鍾鼓振管絃

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鍾舞象德歌咏功神胥樂兮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兮

晉四廂樂歌三首

晉書樂志曰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武帝泰始五年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後又詔成公綏亦作焉傅玄造三篇一曰天鑒二曰於赫三曰天命

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章

天鑒有晉世祚聖皇時齊七政朝此萬方鍾鼓斯震九賓備禮正位在朝穆穆濟濟煌煌三辰實麗于天君后是象威儀孔虔率禮無愆莫非邁德儀刑聖皇萬邦惟則

上壽酒歌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

食舉東西廂歌十三章

天命大晉載育羣生於穆上德隨時化成
自祖配命皇皇后辟繼天創業宣文之績
丕顯宣文先知稼穡克恭克儉足教足食
既教食之弘濟艱難上帝是祐下民所安
天祐聖皇萬邦來賀雖安勿安乾乾匪暇
乃正丘郊乃定冢社庶庶作宗光宅天下
惟敬朝饗爰奏食舉盡禮供御嘉樂有序
樹羽設業笙鏞以間琴瑟齊列亦有虡墳
喤喤鼓鐘鎗鎗磬管八音克諧載夷載簡
既夷既簡其大不虧風化潛興如雲如雨
如雲之覆如雨之潤聲教所暨無思不順
教以化之樂以和之和而養之時惟邕熙
禮慎其儀樂節其聲於鑠皇猷既和且平

晉鼓吹曲二十二首

晉書樂志曰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

靈之祥

古朱鷺行古今樂錄曰靈之祥言宣皇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也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度之逆命也

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降命授宣皇應期運
時龍驤繼大舜佐陶唐讚武文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
追有扈亂五常吳寇勁蜀虜彊交誓盟連遐荒宣赫怒
奮鷹揚震乾威曜電光陵九天陷石城梟逆命拯有生
萬國安四海寧

宣受命

古思悲翁行古今樂錄曰宣受命言宣帝榮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榮諸葛鎮雍梁邊境
安夷夏康務節事勤定傾攬英雄保持盈淵穆穆赫明
明沖而泰天之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斃天下晉書有安
宇寧

征遼東

古艾而張行古今樂錄曰征遼東言宣帝討滅公孫淵而梟其首也

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羣逆破膽咸

震怖朔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宣輔政

古上之回行古今樂録曰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從天心網羅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一作造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行樂府作澤雨施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古擁離行古今樂録曰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時運多難道教痛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吳蠻虎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橫被廓東隅

景龍飛

古戰城南行古今樂録曰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祚隆無疆崇此洪基也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猶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古巫山高行古今樂録曰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平玉衡糺姦回萬國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纂戎洪業崇皇階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古上陵行古今樂録曰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以敷太平之化也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為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乂並康乂講茲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為蕃衛玄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古將進酒行古今樂録曰因時運言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審其大計以邁其德也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羣桀離勢窮奔吳虎騎厲惟武進審大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古有所思行古今樂録曰惟庸蜀言文帝平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潛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闕隙乘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維屢寇

邊隴上為荒蕪文皇愍斯民歷世受罪辜外謨藩屏臣內謀衆士夫爪牙應指授腹心獻一作良圖良圖協成文大一作乃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通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綱天人

天序

古芳樹行古今樂録曰天序言聖皇應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天序歷應受禪承靈祜御羣龍勒螭虎弘濟大化英雋作輔明明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疇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古上邪行古今樂録曰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録受圖化象神明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録圖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寮股肱並忠良民大康隆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古君馬黃行古今樂録曰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闚虎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讚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禮薦先皇樂時奏磬管鏘鼓淵淵鐘鍠鍠奕德教被萬方於穆我皇

古雉子行古今樂録曰於穆我皇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於穆我皇盛德聖且明受禪君世光濟羣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顒顒六合内望風仰泰清萬國雍雍興頌聲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齊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濟濟羣英夙夜乾乾萬機是經雖治興匪荒寧謙道光冲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榮赫赫煌煌曜幽冥三光克從於顯天垂景星龍鳳臻甘露宵零肅神祇祇上靈萬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古聖人出行古今樂録曰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教於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晉書作起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申法誓遂圍禁獻社祭允以時明國制文武竝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教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晉繼天濟羣生

夏苗田

古臨高臺行古今樂録曰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

夏苗田運將徂軍國異容文武殊乃命羣吏選車徒辨其號名讚契書王軍啟八門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麾雲旗翳紫虛百官象其事疾則疾徐則徐回衡旋軫罷陳弊車獻禽享祠烝烝配有虞惟大晉德參兩儀化雲敷

仲秋獮田

古遠期行古今樂録曰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

仲秋獮田金德常剛涼風清且厲凝露結為霜白藏司

辰蒼隼時鷹揚鷹揚猶尚父順天以殺伐春秋時序雷霆振威曜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克軍府赫赫大晉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治晉書作安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祜

順天道

古石留行古今樂録曰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

順天道握神契三時示講武事冬大閱鳴鐲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武動軍誓衆禮成而義舉

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關虎惟關虎氣陵青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羣偃旌麾班六軍獻享蒸修典文嘉大晉德配天祿報功爵侯賢饗燕樂受茲百祿嘉晉書作壽萬年

唐堯

古務成行古曲亡古今樂録曰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堯諮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然晉書作成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天歷膺聖世相承戴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侯旦亡主一作國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古玄雲行古曲亡古今樂録曰玄雲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翩翩皆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一作方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

作閒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鳴棲庭樹徘徊雲日閒夏桀為無道密網施山河酷祝振纖網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遥羣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凰統羽羣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為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隆一作降青雲蘭風發芳氣鬱世同其芬

釣竿

古釣竿行漢鐃歌二十二曲無釣竿古今樂録曰釣竿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

以濟天功
致太平也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淵太
公實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
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
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羣形退願輔聖
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
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三皇蚩尤亂山民黃
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
聖德配堯舜受禪即祚享于天祥率土蒙祜靡不肅庶事
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祿保無極永泰平

晉正德大豫舞歌二首

宋書樂志曰晉荀勗典知樂事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舞歌

正德舞歌

天命有晉光濟萬國穆穆聖皇文武惟則在天斯正在
地成德載韜政刑載崇禮教我數玄化臻於中道

大豫舞歌

於鑠皇晉配天受命熙帝之光世德惟聖嘉樂大豫保
祐萬姓淵兮不竭冲而用之先帝弗違虔奉天時

晉宣武舞歌四首

晉書樂志曰魏黃初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景初又作武始咸熙章試三舞皆執羽籥及晉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

惟聖皇篇

惟聖皇德巍巍光四海禮樂猶形影文武為表裏乃作
巴渝肆舞士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鷹鷇龍戰
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

短兵篇

劍為短兵其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
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攸象軍容是儀

劍俞第二

弩俞第三

軍鎮篇

弩為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往必速重而不遲
銳精分鎛射遠中微弩俞之樂一何奇變多姿退若激
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宣武象讚天威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柔弱亡戰國家亦廢秦始徐偃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鑒其機修文整武藝文武足相濟然後德光大亂曰高則亢滿則盈亢必危盈必傾去危傾守以平沖則久濁能清混文武順天經

晉宣文舞歌二首

羽篇舞歌

義皇之初天地開元罔罟禽獸羣黎以安神農教耕創業誠難民得粒食澹然無所患黃帝始征伐萬品造其端軍駕無常居是曰軒轅軒轅既勤止堯舜匪荒寧夏禹治水湯武又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聖皇邁乾之以道萬國咸寧受茲介福延于億齡

晉鞞舞歌五首

古今樂錄曰晉鞞舞歌五篇一曰洪業篇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二曰天命篇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三曰景皇篇當魏曲魏歷長古曲樂久長四曰大晉篇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五曰明君篇當魏曲為君既不易古曲殷前生

桂樹

洪業篇

和合氛氳萬物各異羣人倫得其序衆生樂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質文皇王殊運代治亂亦繽紛伊大晉德兼往古越犧農邈舜禹參天地陵三五禮唐周樂韶武豈惟簫韶六代具舉澤霑地境化充天寓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普天同樂胥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羣生化之以道萬國咸寧受茲介福延于億齡

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雲中

地體無為聰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為稷契竝佐命伊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民聲發響自應表立景來附虩虎從羈制潛龍升一作飛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叙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羣下仰清風海外同懽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雕餘今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疇咨臣

譬列星景君配朝日暉事業竝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常繼三皇三王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凰在庭棲

天命篇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方表寧且康道隆舜臣堯積德踰太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赦善戮有罪元惡宗為虛威風振勁蜀武烈慴彊吳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我皇邁神武秉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盈虛自然運時變固多艱東征陵海表萬里梟賊淵受遺齊七政曹爽又滔天羣凶受誅殛百禄咸來臻黃華應福始王凌為禍先

景皇篇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帝王道大創基既已難繼世亦未易外則夏侯玄內則張與李三凶稱一作晉書作構

逆亂帝紀順天行誅窮其姦宄遏一作晉書作邊將禦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振萬里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桓不君內外何紛紛衆小便成羣蒙昧恣心治亂不分叡聖獨斷濟武常以文順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闢清和未幾閒羽檄首尾至變起東南蕃儉欽為長蛇外則憑吳蠻萬國紛騷擾戚戚天下懼不安神武御六軍我皇秉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竝縱奇兵奇兵誠難御廟勝實難支兩軍

不期遇敵退計無施虎騎惟武進大戰沙陽陂欽乃亡魂走奔虜若雲披天恩赦有罪東土放鯨鯢

大晉篇

赫赫大晉於穆文皇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顯武又章恩洪六合兼濟萬方內舉元凱朝政以綱外簡虎臣時惟鷹揚靡順不懷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踰秋霜濟濟多士同茲蘭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討儉欽罔不肅虔化感海外海外來賓獻其聲樂竝稱妾臣西蜀猾夏僭號方域命將致討委國稽服吳人放命憑海阻江飛書告諭響應來同先王建萬國九服為藩衛亡秦壞諸侯享祚不二世歷代不能復忽踰五百歲我皇邁聖德應期創典制分土五等藩國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邁嘉魯洪業溢區內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

茝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已慎有為有為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竝存譬若胡與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衆星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凡民雖薄共晉書作供時用白茅猶可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為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僻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恒相違難餐甚谿谷昧死射乾没覺露則滅族

晉鐸舞歌

雲門篇

當魏太和時

黃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

延大武清歌發唱形為主聲和八音協律呂身不虛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周其叙時奏宫角襍之以徵羽下饗衆目上從鐘鼓樂以移風與德禮相輔安有失其所

短歌行

長安高城層樓亭亭干雲四起上貫天庭蜉蝣何整行如軍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鳴虮蜉愉樂粲粲其榮寤寐念之誰知我情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渠昔君與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與我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然兩絶

秋胡行

秋胡子娶婦三日會行仕宦既享顯爵保茲德音以禄顧親韞此黄金覩一好婦採桑路傍遂下黄金誘以逢卿玉磨逾潔蘭動彌馨源流潔清水無濁波奈何秋胡中道懷邪美此節婦高行巍哉哀哉可愍自投長河

惟漢行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兩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權項莊奮劍起白刃何翩翩伯身雖為蔽事促不及旋張良慴坐側高祖變龍顔賴得樊將軍虎叱項王前嗔目駭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卮讓霸王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指顧回泰山神龍困鼎鑊非噲豈得全狗屠登上將功業信不原健兒實可慕腐儒安足歎

豔歌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字為羅敷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白素為下裾丹霞為上襦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虚問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樓臨大巷幽門結重樞使君自南來駟馬立踟躕遣吏謝賢女豈可同行車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

長歌行

利害同根源賞下有甘鈞義門近闕塘獸口出通侯撫

劍安所趨蠻方未順流蜀賊阻石城吳寇馮龍舟二軍多壯士聞賊如見讐投身効知已徒生心所羞鷹隼厲天翼恥與燕雀遊成敗在縱者無令鶯鳥憂

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絶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絶踰參辰

和秋胡行一云和班氏詩

秋胡納令室三日官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桑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鳳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一作泣盡歎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商與參河洛君結同心比翼遊北林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夢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返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

放歌行

靈龜有枯甲神龍有腐鱗人無千歲壽存質空相因朝

露尚移景促哉水上塵丘塚如履綦不識故與新高樹來悲風松柏垂威神曠野何蕭條顧望無生人但見狐狸迹虎豹自成羣狐雛攀樹鳴離鳥何繽紛愁子多哀心塞耳不忍聞長嘯淚雨下太息氣成雲

豔歌行有女篇

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分翠羽明目一作眸發清揚丹唇翳皓齒秀色若珪璋巧笑露歡靨衆媚不可詳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頭安金步搖耳繫明月瑞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文袍綴藻黼玉體映羅裳容華既已豔志節擬秋霜徽音冠青雲聲響流四方妙哉美媛德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束帛羔鴈鳴前堂百兩盈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踴躍望絶殊參商

墻上難為趨

王僧虔技録云墻上難為趨行前録所載

門有車馬客驂服若騰飛華組結玉佩繁藻紛葳蕤馮軾垂長纓顧盼有餘輝貧主屣弊履整此藍縷衣容曰

嘉病乎正色意無疑吐言若覆水摇舌不可追渭濱漁釣翁乃為周所諮顏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豈富不知度千駟賤采薇季孫由儉顯管仲病三歸夫差耽淫侈終為越所圍遺身外榮利然後享巍巍迷者一何衆孔難知德希甚美致憔悴不如豚豕肥楊朱泣路岐失道令人悲子貢欲自矜原憲知其非屈伸各異勢窮達不同資夫惟體中庸先天天不違

怨歌行朝時篇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同心忽異離瞻如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遠且濶形影雖髣髴音聲寂無達纖絃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循環憂來不可遏塗山有餘恨詩人詠采葛蜻蜓吟泳林下回風起幽蘭春榮隨路落芙蓉生木末自傷命不遇良辰永乖別已爾可奈何譬如紈素裂孤雌翔故巢星流光景絶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秋蘭篇

秋蘭蔭玉池池水清且芳芙蓉隨風發中有雙鴛鴦雙
魚自踴躍兩鳥時迴翔君其歷九秋與妾同衣裳

明月篇 藝文作怨詩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為春蠶絲今為秋女衣丹
脣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為姿玉顏
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變故興細微浮萍本
無根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

前有一罇酒行

置酒結此會主人起行觴玉罇兩楹間絲理東西廂舞
袖一何妙變化窮萬方賓主齊德量欣欣樂未央同享
千年壽朋來會此堂

何當行

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外合不由中雖固終必離管
鮑不世出結交安可為

邯鄲西門行

和樂惟有舞運體不失機退似潛龍婉進如翔鸞飛回
目流神光傾亞有餘姿

美女篇

美女一何麗顏若芙蓉花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未
亂猶可奈何

飛塵篇

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河
決潰金堤一手不能障

董逃行歷九秋篇十二首

歷九秋兮三春遺貴客兮遠賓顧多君心所親乃命妙
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
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遞起鴈行杯若飛電絕光交觴接
卮結裳慷慨歡笑萬方
奏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謳楚
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
窮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徵披素齒丹唇逸響飛
薄梁塵精爽眇眇入神

坐咸醉兮沾歡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翻千秋要
君一言願愛不移若山
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絶長保初
顦髮結何憂坐成胡越
攜弱手兮金環上遊飛閣雲間穆若鴛鳳雙鸞還幸蘭
芳自安娛心樂意難原
樂既極兮多懷盛時忽逝若頹寒暑革御景迴榮華隨
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
妾受命兮孤虛男兒墜地稱珠女弱雖存若無骨肉至
親更疏奉事他人託軀
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常盈誰能無
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
顧繡領兮含暉皎日迴光則微朱華忽爾漸衰影欲舍
馳芬芳常恐物微易歇一朝見棄忘
形高飛誰言往思可追
齊與麥兮夏零蘭桂賤霜逾馨祿命懸天難明妾心結
意丹青何憂君心中傾選詩拾遺曰此篇惜不知何人之詞非相如枚乘其誰能為之

按此詞本題曰董逃行歷九秋篇董逃行起於漢末不得謂相如枚乘為之也觀其辭體不類二京當以樂錄傳玄為正

吳楚歌七言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通兮限層崖雲為車兮風為
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多端兮誰能
理

鴻鴈生塞北行

魏武帝却東西門行曰鴻鴈生塞北乃在無人鄉

鳳凰遠生海西及時崑山岡五德存羽儀和鳴定宮商
百鳥竝侍左右鼓翼騰華光上熙遊雲日閒千歲時來
翔孰若彼龍與龜曳尾泥中藏非雲雨則不升冬伏春
遁驤退哀此秋蘭草根絶隨化揚靈氣一何憂美萬里
馳芬芳常恐物微易歇一朝見棄忘

白楊行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白楊行今不歌

青雲固非青當雲柰白雲驥從西北馳來吾何憶驥來

對我悲鳴舉頭氣凌青雲當奈此驥正龍形跼足蹉跎
長坡下蹇驢慷慨感激敢與我爭馳躑躅蹠車之中流汗兩
耳盡下垂雖懷千里之逸志當時一得施白雲影影舍
我高翔青雲徘徊戢我愁啼上眄增崖下臨清池日欲
西移既來歸君君不一顧仰天太息當用生為青雲乎
飛時悲當奈何耶青雲飛乎

秦女休行

龐一作秦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

且彊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
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
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仇尸列肆旁
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
為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泣慨忼百男何當益不
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令仇身以
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
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

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
子孫孫咸享其榮今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雲中白子高行

陵陽子來明意欲作天與仙人遊超登元氣攀日月遂
造天門將上謁閶闔闢見紫微絳闕紫宮崔嵬高殿峩
我雙闕萬丈玉樹羅童女掣電策童男挽雷車雲漢隨
天流浩浩如江河因王長公謁上皇鈞天樂作不可詳
龍仙神仙教我靈秘八風子儀與遊遨我祥我心何戚戚

思故鄉俯看故鄉二儀設張樂哉二儀日月運移地東
南傾天西北馳鶴五氣所補鼈四足所支齊駕飛龍驂
赤螭逍遥五岳間東西馳長一作期與天地並復何為
何為

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橙雙珠環何
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問君更有兮異心香亦
不可燒環亦不可沈香燒日有歇環沈自深

車遥遥篇

車遥遥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
願為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

昔思君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絶昔君與
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
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

詩

答程曉詩四言

奕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羣后我
我聖皇元服肇御配天垂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顒顒
兆民蠢蠢我黔率土克庭萬國奉蕃皇澤雲行神化風
宣六合咸熙遐邇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
焦朽斯華矧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雝雝興頌作歌

宴會詩

日之既逝情亦既渥賓餘歡主容不足樂飲今夕温

其如玉

芙蕖

煌煌芙蕖從風芬馥照以皎日灌以清波陰結其實陽
發其華金房緑葉素株翠柯

雜詩三首以下五言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
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
一作依衣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

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
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

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厨
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為禍媒金玉
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依
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

又答程曉

羲和運玉衡招搖賦朔旬嘉慶形三朝美德揚初春聖主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玄化竝世霑天人洪崖歌山岫許由嗟水濱

宴詩

鸞鳥睎鳳凰望舒繼白日千秋遘嘉會來升君子室華樽享清酤珍肴自盈溢

天行篇

天行一何健日月無停蹤百川皆赴海赴暘谷三辰回泰蒙

日昇歌

東光昇朝陽羲和初攬轡六龍竝騰驤逸景何晃晃旭日照萬方皇德配天地神明鑒幽荒

三光篇

三光垂象表天地有晷度聲和音響應形立影自附素朗月共衆星日出擅其明冬寒地為裂春和草木榮陽德雖普濟非陰亦不成

苦雨

徂暑未一旬重陽翳朝霞厥初月離畢積日遂滂沱屯雲結不解長溜周四阿霖雨如傾井黃潦起洪波湍深激墻隅門庭若決河炊爨不復舉竈中生蛙蝦

苦熱

朱明運將極溽暑晝夜興裁動四支廢舉身若山陵珠汗洽玉體呼吸氣鬱蒸塵垢自成泥素粉隨手凝

古詩

東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少年舍家遊思心晝夜起

擬四愁詩四首 并序 七言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為雙鵠戲中流牽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愍余不遘嬰殷憂佳人貽我明月珠

何以要之比目魚海廣無舟悵勞劬寄言飛龍天馬駒
風氣雲披飛龍逝驚波滔天馬不厲何為多念心憂泄
我所思兮在珠崖願為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二儀
形影一絶長別離愍余不遘情如攜佳人貽我蘭蕙草
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以琬琰夜光寶
卞和既沒玉不察存若流光忽電滅何為多念獨鬱結
我所思兮在崑山願為鹿麈一作蛩　闕虞淵日月迴曜照
景天參辰曠隔會無緣愍余不遘罹百艱佳人貽我蘇
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懸度弱水川無梁申以錦衣文
繡裳三光騁邁景不留鮮以民生忽如浮何為多念愁
自愁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為飛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三光
胡越殊心生異鄉愍余不遘罹百殃佳人遺我綵羽纓
何以要之影與形永增慕結繁華零申以日月指明星
星辰有翳日月移鴛鴦哀鳴聽不馳何為多念徒自虧

兩儀詩

兩儀始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
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

天行歌　雜言

天時泰兮昭以陽清風起兮景雲翔仰觀兮辰象日月
兮運周俯視兮河海百川兮東流

驚雷歌

驚雷奮兮震萬里威陵宇宙兮動四海六合不維兮誰
能理

雜言一作雷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

雲歌

白雲翩翩翔天庭流景髣髴非君形白雲飄飄捨我高
翔青雲徘徊為我愁腸

蓮歌

渡江南採蓮花芙蓉增敷曄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
容與動纖柯

啄木

啄木高翔鳴喈喈飄搖林薄著桑槐便緣樹間啄如錐
嚶喔嚶喔聲正悲專為萬物作倡俳當此之時樂不可
迴

雜歌

鳳有翼龍有鱗君不獨興必須良臣

九曲歌

歲莫景邁羣光絶安得長繩繫白日

歌詞

雷師鳴鐘鼓風伯吹笙簧西母出穴聽王父吟東廂

失題五首見藝文日部

湯谷發清曜九日棲高枝願得竝天御六龍齊玉羈

二初學江部

有女殊代生涉江采菱花上翳青雲景下鑒渌水波

三藝文稍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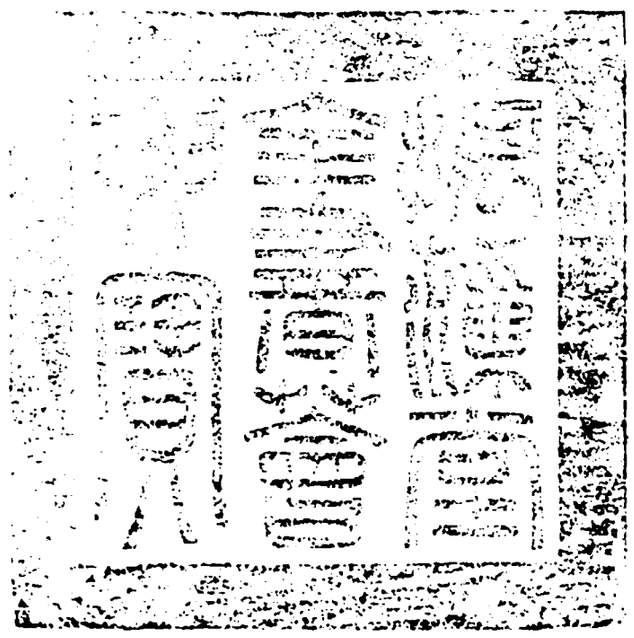
彎弓繁弱弓弭弓八矰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四藝文庭燎部

元正始朝享萬國執珪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五藝文松部

飛蓬隨飄起芳草摧山澤世有千年松人生詎能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茹　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九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

明 張溥 輯

張華集

賦

鷦鷯賦 有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棄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絶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玄黄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兮尚何懼於

罿罻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鷄竄於幽險孔翠生於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辠而皆斃

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埜慕壠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瘝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其大小之所如

歸田賦

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奥處以城邑春遊放於田廬歸郟鄏之舊里託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荒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為娛時逍遥於洛濵聊相佯以縱意目白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往留棲遲菴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為茵援垂陰以為蓋瞻高鳥之陵風臨鯈魚於清

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相風賦有序

太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為豈以其託處幽閑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為之容乎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論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

假飾耿修幹之迫迫凌高墉而莖植元烏偏其增翥晞雲霄而矯翼嘉剏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格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為鄰

永懷賦

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娩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来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欵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暾日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禄運之不遭雖義結而絶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期冀容華之我侯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感婚賦 有序

方今歲在巳巳將次四仲婚姻者競赴良時粲麗之觀相繼於路嫁娶之會不乏乎目乃作感婚賦曰

彼婚姻之俗忌兮惡當梁之在斯逼来年之將至兮迨星紀之未移窈窕初茂王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内正接軫連騎隱隱習習充街塞里暉曜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逶髮髯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檢防之高深

一本無彼婚姻四句

朽社賦 有序

高栢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遇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衰盛之理云爾

伊茲槐之挺植於京路之東隅得託尊於田主據爽塏以高居垂重陰於道周臨大路之通衢饗春秋之所報應豐胙於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踰喪亂之橫逆朱夏當陽翁鬻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輸軒停蓋輕輿託陰吉人向風而祛袂王孫清嘯而啓襟睠甘棠之廣覆褊喬木之無陰

瓌材枕賦一作張紘

有卓爾之殊壤超詭異之邈絶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黄其為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桃之蔓延或如兎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頴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或似鷺鶴之徑逝或類鴻鸛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炯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彩不可殫形制為方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絶際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朱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罔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梓逡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睎風於未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絶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壞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眙春榮

豆羹賦一作張翰

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亥簞盈篋香鑠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柸下咽三嘆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綴懽追念昔日啜菽永安

表

上壽食舉歌詩表

太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黄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華上表最以魏氏歌詩二三四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徒中郎將陳頊頊曰彼之金石未必皆當故最造晉歌皆為三言五言此則華最所明異旨也

案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益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繇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薦成公綏表

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資秉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闕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以弘導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

議

封禪議

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盛者正宜禮中岳封太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厚福慶篤黎民闕肇自生人則有后辟載化之數莫之能紀大德齊代揮揚仁風

晉文王諡議

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勳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諡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

廢黜武悼楊太后議

賈后既誅后父楊駿因宣言太后同逆謀羣公有司奏太后亦宜廢黜惠帝詔曰此大事

更詳之華為中書監議稱武帝皇后不從遂廢為庶人拭之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寵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闕黨其所寵后傳作黨惡所親異宮作離宮

哀策

武帝哀策文

感大饗之無虧哀榛俎之虛設叩龍輈以長叫痛靈暉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眞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於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思從雲翔威猶霆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此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講厲彌侵景命殞顛舍此昭晰即彼幽玄仰瞻靡怙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

来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鐘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螣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亥宮窈窕修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閨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化成兩儀王假有道冀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媯仰希古昔覩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膺圖籙臨統萬方正位於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纘女維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瑩齊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庭階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啓途服翬褕狄寄衆容車金輅暗謁裳帳不舒千乘

動軫六驥踟躕銘旌樹表翌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蒸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誄

章懷皇后誄

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實聽清和內含茂質外發英華身處宸極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流化太微六宮變雅清我壺闈經綸庶屬積思萬幾既臻緝熙玄澤流行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沉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遊聖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遏密八音耽耽遊靈將馬所之容光幽邁豈有反期杳杳新宮下絕三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棄暉童即安太清

魏劉驃騎誄

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茲勳緒如何上天殲

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氷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畱侯心邁二疎風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旐聯翩以飄颻旌繽紛以奄薄

列文先生鮑玄泰誄

於鑠列文續蕤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枝離葉布爰暨叔牙世贊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漢隆三司並蹤烈考中丞妙世顯名峩峩先生誕資英俊淑質清淳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文允明

聰昭秀哲啟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貞厲栖遲無悶不營不忮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為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徽猷濟濟縉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日想表儀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慷慨揮涕滲澌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

箴

女史箴

惠帝時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娩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

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懽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造化一作元化

大司農箴

家有廬井王有廩籍阜茂豐物和鈞關石在周之室不虔政首棄稷弗修不籍千畝匱神乏祀敗於戎醜穡臣司農敢告左右一本無家有廬井四句

尚書令箴一刻摯虞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仲山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世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不修不長厥奮尚臣司臺敢告侍衛

璚材枕箴

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氈茵乞璚乞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冠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

銘

倚几銘

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杖銘

不正陷墜不安傾危

書

與褚陶書

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清淡閒默以墳典自娛吳平武帝補臺郎建中校尉華為司空與

陶書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得復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世說云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不云是書

報雷煥書

所致詳觀劒文真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晉書傳作乃何復不至尺牘作可復至否

暫西帖

得書爲慰僕諸惛疾已甚蹔西卧歸還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呈

問

甲乙問

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勲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

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

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折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

序

博物志序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麤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贊

博物志地理略贊

地理廣大四海八方遐遠別域略以難詳侯王設險守國保疆遠遮川塞近備城隍司察姦非禁禦不良勿恃危阨恣其淫荒無德則敗有德則昌安居猶懼乃可不亡進用忠良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

樂歌

晉四廂樂歌

王公上壽詩

稱元慶奉聖觴后皇延遐祚安樂撫萬方

食舉東西廂樂詩

明明在上丕顯厥繇翼翼三壽蕃后惟休羣生漸德六合承流三正元辰朝慶鱗萃華夏奉職貢八荒覲殊類黻冕充廣庭鳴玉盈朝位

其二

濟濟朝位言觀其光儀序既以時禮文煥以彰思皇享
多祐嘉樂永無央

其三

九賓在庭臚讚既通升瑞奠贄乃侯乃公穆穆天尊隆
禮動容履端承元吉介福御萬邦

其四

朝享上下咸雍崇多儀繁禮容舞盛德歌九功揚芳烈
播休蹤

其五

皇化洽洞幽明懷柔百神輯祥禎潛龍躍彫虎仁儀鳳
鳥届游麟枯蠹榮竭泉流茵芝茂枳棘柔和氣應休徵
滋協靈符彰帝期綏宇宙萬國和昊天成命賚皇家

其六

世資聖哲三后在天啓鴻烈啓鴻烈隆王基率土謳吟
欣戴於時恒文示象代氣著期

其七

泰始開元龍升在位四隩同風變寧殊類五韙來備嘉
生以遂凝庶績臻大康申繁祉胤無疆本枝百世繼緒
不忘繼緒不忘休有烈光永言配命惟晉之祥

其八

聖明統世篤皇仁廣大配天地順動若陶鈞玄化參自
然至德通神明清風暢八極流澤被無垠

其九

於皇時晉爽世齊聖惟天降嘏神祇保定弘濟區夏允
集大命有命既集光帝猷大明重曜鑒六幽聲教洋溢
惠滂流惠滂流移風俗多士盈朝賢俊比屋敦世心斷
彫反素樸反素樸懷庶方干戚舞階庭疏狄悅遐荒扶
南假重譯肅慎襲衣裳雲覆雨施德洽無疆旁作穆穆
仁化祥

其十

朝元日賓王庭承宸極當盛明衍和樂竭祇誠仰嘉惠
懷德馨遊淳風泳淑清協億兆同歡榮建皇極統天位
運陰陽御六氣殷羣生成性類王道浹治功成人倫序
俗化清虔明祀祇三靈崇禮樂式儀刑

其十一

慶元吉宴三朝揩金石詠泠簫奏九夏舞雲韶邁德音
流英聲八紘一六合寧六合寧承聖明王澤洽道登隆
綏函夏總華戎齊德教混殊風混殊風康萬國崇夷簡
尚敦德弘王度遠遐則

正旦大會行禮詩

於赫皇祖迪哲齊聖經緯大業基天之命克開洪緒誕
篤天慶旁濟彝倫仰齊七政

其二

烈烈景皇克明克聽靜封略定勳功成民立政儀刑萬
邦式固崇軌光紹前蹤

其三

允文烈考濬哲應期參德天地比功四時大亨以正庶
績咸熙肇啓晉宇遂登皇基

其四

明明我后玄德通神受終正位協應天人容民厚下育
物流仁躋我王道輝光日新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

日月不留四氣迴周節慶代序萬國同咸一作休庶尹羣
后奉壽爵一作升朝我有嘉禮式宴百僚繁肴綺錯旨酒
泉淳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壅
滯訓一作詠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永戴仁風長撫
無外

晉宴會歌

亹亹我皇配天垂光留精日昃經覽無方聽朝有暇延
命衆臣冠蓋雲集罇俎星陳肴蒸多品八珍代變羽爵
無算究樂極宴歌者流聲舞者投袂動容有節絲竹並
設宣暢四體繁手趣摯懽足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

翼翼濟濟

晉中宮所歌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孚萬邦內訓隆壺闈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機一作司含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祇螽斯弘慈惠椒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世仰餘暉

晉宗親會歌

族燕明禮順餼食序親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人本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弘且仁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宴盡酣娛飲御備羞珍和樂既宣洽上下同歡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無垠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曰皇上天玄鑒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晉世有括王弘濟區夏陶甄萬方大明垂耀旁燭無疆蚩蚩庶類風德永康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廷象容表慶協律被聲軼武超濩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于幽冥

大豫舞歌

惟天之命符運有歸赫赫大晉三后重暉繼明紹世光撫九圍我皇紹期遂在璇璣羣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萬方同軌率土咸雍發制大豫宣德舞功醇化既穆王道協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蟲億兆夷人悅仰皇風丕顯大業永世彌崇

晉凱歌

命將出征歌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聖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羣生號穹旻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以律臧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疎逖思自親單醪豈有一作無味挾纊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獵狁背天德搆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賛皇威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勢積如轍弩赴節如發機囂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揮戟晉書作戈陵勁敵武步蹈横屍鯨鯢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詠采薇收榮於舍爵燕喜在凱歸

晉白紵舞歌詩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

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其二

雙袂齊舉鸞鳳翔羅裙飄颻昭儀光趨步生姿進流芳鳴弦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時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耀春華齊倡獻舞趙女歌羲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艸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蟬鳴百年之命忽若傾早知迅速兼燭行東造扶桑遊紫庭西至崑崙戲曾城

其三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玉舞瑶璫聲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轉眄遺精艷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

晉柸槃舞歌詩

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大寧四海安天下歡樂治興隆舞柸槃舞柸槃何翩翩舉坐翻覆壽萬年天與日終與一左回右轉不相失箏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兒樽酒甘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醉復醒時合同四座歡樂皆言工絲竹音可不聽亦舞此槃左右輕自相當合坐歡樂人命長人命長當結友千秋萬歲皆老壽

拂舞歌三首

白鳩篇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晉書作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亡餘晉書作忘饑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扳龍附鳳目晉書作自宋書作目望身輕

獨漉篇

獨漉獨漉晉書作獨綠綠作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雁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宋書作遥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箭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

濟濟篇

暢飛暢舞晉書作暢暢飛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同時晉作去來時同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為歡娛哀老逝有何期晉作去有期何多憂耿耿內懷思淵池廣晉作曠魚獨希顧得黃浦衆所依思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詩

遊獵篇

歲暮凝霜結堅冰洄幽泉厲風蕩原隰浮雲蔽昊天玄雲晻黮合素雪紛連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嚴駕

鳴儔侶攬轡過中田戎車方四牡文軒馭紫燕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修旃倏忽似回飈絡繹若浮烟鼓噪山淵動衝塵雲霧連輕繒拂素電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鴈不得還一作旋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縱連雙肩儻禽正狼藉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勒曜靈俄移晷結罝彌澤罾聲振四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掛流矢仰手接遊鴻舉足蹴羆兕如黃批狡兔青骹撮

飛雉鵠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宴徒御勞賞勤課能
否野饗會衆賓玄酒甘且旨燔炙播遺芳金觴浮素蟻
珍羞墜歸雲纖肴出淥水四氣運不停年時何豐豐人
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至人同禍福達士等生死榮辱
渾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為
我誡檢跡投清軌

遊俠篇

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龍虎相交爭七國並抗衡食
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遊說朝夕至辨士自縱橫孟嘗
東出關濟身由鷄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濟疆趙勝南詛楚乃與毛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美哉遊俠士何以尚四卿我則異於是好古師老彭

博陵王宮俠曲

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燎獵野獸稀施網川無禽歲
暮饑寒至慷慨頓足吟窮令壯士激安能懷苦心干將
坐自閟繁弱控餘音耕佃窮淵陂種粟著劒鐔收秋狹
路間一擊重千金棲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身在法令
外縱逸常不禁

其二

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吳
刀鳴手中利劒嚴秋霜腰間乂素戟手持白頭鑲騰超
如激電迴旋如流光奮擊當手決交屍自縱橫寧為殤
鬼雄義不入圜墻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
懲勇氣加四方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是舊鄰里語
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詞端
競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後憂方復起

輕薄篇

末世多輕薄驕代一作或好浮華志意既一作能放逸貴財
亦豐奢被服極纖麗肴膳盡柔嘉童僕餘粱肉婢妾蹈
綾羅文軒樹羽蓋乘馬鳴玉珂橫簪刻玳瑁長鞭錯象

濟疆 藝文類聚作閒

牙足下金鏄履手中雙莫耶賓從煥絡繹侍御何芬葩
朝與金張期暮宿許史家甲第面長街朱門赫差峩蒼
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醽浮醪隨觴轉素蟻自跳波美女
興齊趙妍唱出西巴一顧城國傾千金寧 樂府作不足多北
里獻奇舞大陵奏名歌新聲踰激楚妙伎絶陽阿元鶴
降浮雲鱣魚躍中河墨翟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淳于前
行酒雍門坐相和孟公結重關賓客不得蹉三雅來何
遲耳熱眼中花盤案互交錯坐席咸諠譁簪珥咸墮落
冠冕皆傾邪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絶纓尚不尤安
能復顧他留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
忽蹉跎促促朝露期榮樂遽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
滂沱但畏執法吏禮防且切磋

壯士篇

天地相震蕩回薄不知一作可窮人物稟常格有始必有
終年時俛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
乘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劒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
慨成素霓嘯吒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躍四戎濯鱗
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

蕭史曲

蕭史愛長一作少年嬴女丱童顏火粒願排棄霞霧好登
攀龍飛逸一作竟天路鳳起出秦關身去長不返簫聲時
往還

祖道征西應詔詩

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貳跡陝西實
在我王內飭玉鉉外惟鷹揚四壯揚鑣玄輅振綏庶寮
羣后餞飲洛湄感離歎悽慕德遲遲

祖道趙王應詔詩

崇選穆穆利建明德一作明明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
然金質王相光宅舊趙作鎮冀方休寵曲錫備物煥彰
發軫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集軒冕蔽蓋習
習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詩

暮春元日陽氣清明祁祁甘雨膏澤流盈習習祥風啓滯導生禽鳥翔逸一作逸豫作舟木一作桑麻滋榮纖條被綠翠華合英

其二

於皇我后欽若昊乾順時省物言觀中園讌及羣辟乃命乃延一作初延合樂華池祓濯清川汎彼一作汎汎龍舟沂游洪源藝文作泝渚游源

其三

朱幕雲覆列坐文茵羽觴波騰品物備珍管絃繁會變用奏新穆穆我皇臨下渥仁訓以慈惠詢納廣神好樂無荒化達無垠

其四

洛子微臣荷寵明時忝恩於外攸攸三期犬馬惟慕天實爲之靈啓其願邀願在茲於以表情爰著斯詩

上巳篇

仁風導和氣句芒御昊春姑洗應時月元巳啓良辰密雲陰朝日零雨灑微塵飛軒遊九野置酒會衆賓臨川懸廣幕夾水布長茵徘徊存往古慷慨慕先真朋從自遠至童冠八九人追好舞雩庭擬跡洙泗濱伶人理新樂膳夫煞時珍八音硼磕奏肴俎從橫陳妙舞起齊趙悲歌出三秦春醴踰九醞冬清過十旬盛時不努力歲暮將何因勉哉衆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飛舞鳳翼輕舉攀龍鱗

勵志詩

大儀斡鳥括反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二

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日與月與平聲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三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四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於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

其五

養由矯矢獸號於林蒲廬縈繳神感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躭道安有幽深

其六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蕪蓑致功必有豐殷

其七

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畝蒸鬱宾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爾一作志含弘以隆德聲

其八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里

其九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輝光日新隰朋仰慕子亦何人

答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絏為縻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鷰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其二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子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貢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温麗無乃違其情

其三

駕言歸外庭放志永棲遲相伴步園疇春草鬱萋滋榮

觀雖盈目親友莫與偕悟物增隆思結戀慕同僚援翰屬新詩永歎有餘懷

情詩

清風動簾帷晨月照五臣作燭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拊五臣作撫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四十　三十六

其二

游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其三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君子尋時役幽妾懷苦心初為三載別於今久滯淫昔耶生户牖庭內自成陰翔鳥鳴翠偶草蟲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俛仰淚流衿願託晨風翼東帶侍衣衾

其四

明月曜清景曨光照玄墀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東帶俟將朝廓落晨星稀寐假交精爽覿我佳人姿巧笑媚懽一作誰聯娟眸與眉寤言增長歎悽然心獨悲

其五

君居北海陽妾在江南陰懸邈極修迳一作遠修山川阻且深承懽注隆愛結分投所欽銜恩一作思篤守義萬里託微心

感婚詩

駕言遊東邑東邑紛穰穰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窈窕出閨女嬿婉姬與姜素顏發紅華美目流清揚鬢煒衆親盛於我猶若常譬彼暮春草榮華不再陽

雜詩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遥夕寤言莫予應永思慮

崇昔慨然獨拊膺

其二

逍遥游春空一作宮容與渌池阿白蘋開素葉朱草茂丹華微風搖蓮若增波動芰荷榮彩曜中林流馨入綺羅王孫遊不歸修路邈以遐誰與翫遺芳佇立獨咨嗟

其三

荏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同好逝不存迫迫遠離析房櫳自來風户庭無行迹蕪蔑生牀下蛛蟲網四壁懷思

豈不隆感物重鬱積遊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來哉彼君子無愁徒自隔

擬古

松生壠坂上百尺下無枝東南望河尾西北隱崑崖剛風振山籟朋鳥夜驚離悲涼貫年節葱翠恒若斯安得灼木心不怨寒暑移

遊仙詩

雲霓垂藻旒羽衽揚輕裾飄登清雲間論道神皇廬蕭史登鳳音王后吹鳴竽守精味玄妙逍遥無為墟

其二

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艷體飡瑶華湘妃詠涉江漢女奏陽阿

其三

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亹亹陟高陵遂升玉巒陽雲娥薦瓊石神妃侍衣裳

贈摯仲洽詩

君子有逸志棲遲於一丘仰蔭高林茂俯臨淥水流恬淡養玄虚沈精研聖猷

招隱

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伸

其二

棲遲四野外陸沈背當時循名掩不著藏罷待無期羲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絲

荷詩

荷生綠泉中碧葉齊如規迴蕩流霧珠暎水逐條垂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王池不愁世嘗絶但畏盛明移

橘詩

橘生湘水側菲陋人莫傳逢君金華宴得在玉几前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許祖懐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一

明 張溥 輯

孫楚集

賦

笑賦

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摧胷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往或噸蹙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巨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聊暇日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以娛心涇渭汩以阻遞舟木鬱而成林睎朝陽之素暉羨綠竹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巷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象濛汜幽若扶桑白日為之晝昏鳥禽為之頡頏

同前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遊聊暇日以娛心鳴鳩拂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豎吟嘯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具載藝文首同

四句而未五異姑兩存之

韓王臺賦 有序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岩薨以亢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角鳥之聲蛾眉戲白雲之舞紛搖衍以低仰翳修袖而容與

又

叢丘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峯峩

井賦

倚崇丘以鑿井兮臨斥澤之淫涔若行潦之滓濁兮靡清流以自娛乃喟爾而有感兮率鄰左之數夫脈厥土以興泉兮登甘醴於玄虛體象圓川下貫五仞幽泉勝涌津澤傍潤抱甕而汲不設機引絕彼淫飾安此樸慎俗尚其華我篤其信既處涅而不緇又磨之而不磷雖矢志而無妄實游心於大順渴人來翔行旅是賴輟耕息肩不期而會沈黃李浮朱柰雜狸首之斑如飛清塵以洮汰枕玄石以盥漱喜遨怡以緩帶

雪賦

堯九載以山栖兮湯請禱於桑林罔二聖以濟世兮孰繁衍以迄今嗟亢陽之踰時兮情反側以寢興豐隆灑雪交錯翻紛膏澤偃液普潤中田肅肅三麥實獲豐年

笳賦 有序

頃還北館遇華髮人於潤水之濱向春風而吹長笳音聲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賦

銜長葭以泛吹噭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爾乃調唇吻整

容止揚清臚隱皓齒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唫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雛乃羣翔於河渚

相風賦

伊聖皇之高烈美治衢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誡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菊花賦

彼芳菊之為草兮禀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於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為翺翺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拂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蓮花賦

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於重壤森蔓延

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煁煁仰曜朝霞俯照綠水潛緗房之奧密兮含珍藕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微若玄黎披幽夜粲若鄧林飛鵷雛

杕杜賦 有序

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為貴杜無用之為賤故無用獲全所以為貴有用獲殘所以為賤故賦云爾

惟有杕之為杜齊萬物而並生其質菲薄既不施於器

用華葉疎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茅茨賦

有茅茨之嘉木植芳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關百載而長生森蔓延以盛興布綠葉於紫莖鶵火西徂白藏授節零露既凝鷹隼飄厲攀紫房於纖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

鷹賦 有序

郭延考與余厚其從者韝二鷹以侍側郭邊人也好弋獵顧盼心欲自娛樂請余為賦曰

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嶺蔭青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於平原截鴻鴈於河渚且其為相也疏尾濶臆高髻禿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喙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于時商秋既邁歲在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韝青骹

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

蟬賦

而悲鳴翼如羅纓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論

屈建論

加籩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宰祝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奪平素之欲建何忍焉

頌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梁令孫侯頌

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贊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懽慢弔鼓盆放此誕言始矯其情近失自然

榮啟期贊

榮公温雅既怡既懌濁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疆惟德之宅

原壤贊

壤之輒張絶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奥聖以之藏俗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顔回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管仲贊

管生彎弓與桓是讐駿奔從紲堀為疊囚沐浴西郊鸞

飛詹丘

季子贊

季子聰哲思心精微玄覽幽寤觸類應機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唯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殺矣古今所歎

樂毅贊

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遲一丘以保皓素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邁疑一朝書叛

銘

反金人銘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堀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萤是以君子追而改之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為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

碑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沖氣文為辭宗行作世表遷

黃門侍郎受祕書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為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襜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縉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

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明主不愁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鴈門太守牽府君碑

君體德乞直才量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衮塵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霓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烟

烈烈君侯文武允宗少兼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為國干城

疏

龍見上疏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

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九品疏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人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取士疏

當今士子繁多畧以萬計當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蟲小道何關理功得人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戩

薦傅長虞戩

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謝賜鄤日戩

大恩賜鄤日其罷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錫六劍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書

為石苞與孫皓書

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參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宂擾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舊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朔憑陵險遠講武盤桓

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兇折首然後遠近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祖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人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畧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六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裹囘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蜚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罷械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刻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發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甲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

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馳八衝征東
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
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
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
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
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
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
圖惟所去就

與董京書

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咏京語載以歸京不肯至楚貽之書京答以詩

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

哀文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曜於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錢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嗟嗟舜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暫有實質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詩

答弘農故吏民

昔我先侯邁德垂化康哉之詠實由良佐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貴邦仰瞻泰華追慕先軌感想哀嗟詵詵臣故吏及羣士皓首老成率彼邑里闡崇高義長幼以齒

除婦服詩　婦胡母氏也

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

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夭吉凶

如糾纏憂喜相紛繞五臣作擾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

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垂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

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太僕座上詩以下闕文

朝欽厥庸出尹京畿迴授太僕四牡騑騑綠耳盈箱翠

華葳蕤勳齊庭實增國之輝

祖道詩

仰天惟龍御地以驥利有攸往不期而至

之馮翊祖道詩

舉翮撫三秦抗我千里目念當隔山河執觴懷慘毒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一

明 張溥 輯

摯虞集

賦

思遊賦有序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

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憒或

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

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

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

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頴于末葉兮睎

靈根于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

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遥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

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燿而重光至美詭好于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棄于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

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内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于姬文將遠游于太初兮鑒形鳧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于商風兮御蒼龍于景雲簡厮徒于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于游谿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彯彯而遂遐兮氣亹亹而愈新挹玉膏于萊嵎兮掇芝英于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于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彯兮執懿筐于扶木覽玄象之鞾曇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饑兮降廩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遥兮限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戲莅羣神于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駔天馬而高馳讒羲和于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于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粤浮鷁于弱水兮泊舳艫于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于金室兮采舊聞于前修譏淪陰于危山兮問王

母于椒丘觀元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毳兔于
月窟兮詰姮娥于蓂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
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滀探龜蛇于幽穴兮
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于耳目偭燭
龍而游衍兮窮大明于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
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頫亾黃于地輿召黔雷以先
導兮覲天帝于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
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
亂常而感虞孔揮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婁句跖肆暴
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
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
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為匠乾坤
為均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
川滯而為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
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
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遊斐陳辭以

告逅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
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盡息駕于一餐會司儀于有始兮
延嘉賓于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
鏘其在手兮狼弧翔其斯彎睨翟犬于帝側兮殪熊羆
于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受號轙輈整旅
兆司鬱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
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
之修旆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
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
流旌垂旄炎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
且啓行于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埶兮闕乾以揮
王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
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慷
舊都之鵠鵠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
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煴兮辭天衢心闇
昺兮識故居路遂遁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

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

鵁鶄賦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皋之曠澤游江淮之洪波既剪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鵁鶄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斑毛頳膺駁羽朱掖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宛點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没或遊或舞繽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觀魚賦

觀鱗族於彪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鰋瀺灂涌躍没浪赴遠集於曲漼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蹙或濯或沈修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羨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搆横羅編莞為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達於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逞而無反炰鱨膾鯉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既旨且柔沈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修名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留連之敗悳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裹湛遁需于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興之言矯枉以直悦而不懌莫不歎息

槐賦

覽坤元之産殖莫兹槐之為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霨蓊鬱扶疎上拂華宇下臨修渠湊以夷逕帶以通衢鼓柯命風振葉致凉開明過於八闥兮重陰踰乎九房

疾愈賦

余體氣不龢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尠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内憂深而慮遠乃量飡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

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壓惟茲
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爲
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昃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
旬而告平

策

賢良對策

時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策問虞對擢為太子舍人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
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
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内視求其所由
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
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
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
巖豈或有懷道鈞築而不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
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

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表

普增位一等表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詔從焉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
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
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
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有主者

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詒奪已澂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

討論新禮表

晉國建文帝命荀顗撰為新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虞表所宜損增。本傳元康中遷吳王友討論新禮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歿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畧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補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配天地五常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

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奏

明堂議奏

晉初明堂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共餘無所變革至是虞議云云詔從之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薦粟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義其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

二社奏

奏上詔從之

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

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

祀六宗奏

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聖于太學也故事祀其後摯虞奏之詔從焉

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廟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紛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

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議

祀帛陶議

故事祀帛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聖于太學也故事祀其後摯虞奏之詔從焉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故虞云然詔可

按虞書帛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廟設次殿議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于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虞議從之

次殿所以為解怠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

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
如舊說

皇太孫薨服議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
有司奏御服齊衰碁下通議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
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絶碁故
也

國喪佩劒綬議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劒衣新禮以傳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解綬虞議詔從之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埽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内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劒如舊其餘如新制

國喪服制議

輓歌議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推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街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虞議詔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寄公齊衰服議

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虞議詔從之

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

諸侯公孤絕期議

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期而傍親為之服斬衰卿大夫者皆校仕從大夫議從之

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宜便從絕期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

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虞議詔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巡狩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

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旂章所以殊爵命示
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

皇太子稱臣議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于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虞議詔從之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夫人答拜羣妾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不答妾拜虞議詔可其議

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新禮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駁

宜用古尺駁

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淄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之

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繫閎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

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五禮冠議駁

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為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為宜冠有加

書

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泰始十年楊皇后崩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宜從制釋服衆議不同虞為吳王友答預書從之於時內外卒聞預議或謂違禮預使段暢撰探典籍以為定證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

又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斐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斐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牋

致齊王冏牋

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微為忤旨後華誅攸子冏輔政虞致箋于冏冏表求通議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艸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欵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

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順逆之理理之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頌

太康頌

虞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吳寇初平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卬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舒以清邈矣聖皇叅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

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劒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釋奠頌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樽俎上下惟讌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連理槐頌

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一心以蕃本根

箴

尚書令箴 初學作張華今從藝文摯虞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脩不長厥裔尚臣司臺取告侍衛山甫一作仲山闕作職雖聖句作雖曰聖明資作賴脩作循告作言

新婚箴

今在哲人室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眇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贊

庖犧贊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衆獸聚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艸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黃帝贊

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彌難消息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唐堯贊

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夏禹贊

決隄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既宅奠倫攸敘畢宮菲食以寧區宇

殷湯贊

睿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舍帝稱王

周文王贊

周文翼翼儀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既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曜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蹤

周宣王贊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翦強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繼堯之緒

漢文帝贊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已為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顏子贊

顏子曩曩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左丘明贊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嶽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銘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

門銘

禄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竈屋銘

大孝養志厥此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詔

遷宅詔

惟泰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故此稱良

論

文章流別論

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動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録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笛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卒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

行漆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謡之章故世希為之

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變瘥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玅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賦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箴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繇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罷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笄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録

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

哀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息之辭

文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温雅連旨之壯厲忼慷應問之綢繆契濶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識

圖識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横有義反覆成章

碑銘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又

以上散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此復見廣文選似合二首為一并載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于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意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辭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對

三日曲水對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

詩

答杜育詩

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潁豫有聲彰澈賴茲三益如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宣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如玉美彼生芻鐘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離羣索居慷慨結好心焉悵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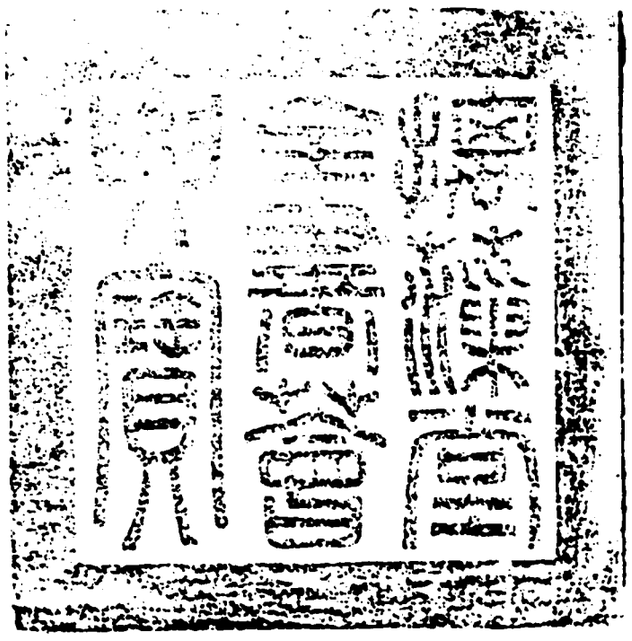
雍州詩

於皇先王經啓九有有州維雍居京之右土載奧區山
包神藪嘉生惟繁庶類伊阜悠悠州域有華有戎外接
皮服内含岐豐周餘既沒夷德未終莫不慕義易俗移
風包一作苞

騷

愍騷

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
澄神於幽昧摛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内順陰陽以
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二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

明 張溥 輯

束晳集

賦

貧家賦 載菰文

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恒懃身以勞思丁饑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屋

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於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鹵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衒賣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饑年煮黃當之草菜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饑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竈間悲風噭於左側

小兒啼於右邊

餅賦 載祑文

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縣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嚏而斜眄擎罷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勸農賦 載祑文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

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浹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録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鷄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為十拘五以為二蓋由熟啖紆其腹而杜康咥其胃

近遊賦 載祑文

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里寞玄澹而無求乘篳輅之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趙索以為鞅結斷梗而作鞦攀蓽門而高蹈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鷄觳於歲首收鷄雛於物牙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迭設繫襦以御冬賁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之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嫗皆御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最角之巾

讀書賦 載祑文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精勤以輕貿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唫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論

春夏封諸侯論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今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議

廣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

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畎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理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欲將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牛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

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

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高祺壇石議

元康六年高祺壇上石破為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令應復否博士議祀無高祺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為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太常以為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令毀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東晉議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祺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祺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為主然則石之為主繇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

婚姻以時議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子之于歸此豈在仲春之

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氷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為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宜如舊稱

對

三日曲水對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

文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為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曰夕同遊分義垂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胤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東晳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修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東晳議

一束麥糈一罷以致祠於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
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庶
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
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晳有好交時自本郡來赴其
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東晳頃聞
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

赴來關遥望子第銘旌蒙立既闕子庭其殯盈十徘徊
感動載號載泣斂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受祛子不我
執塊兮塊兮于焉栖集

雜文

玄居釋

東晳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藻
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向變通達者無
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
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
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

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凝然山峙潛
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
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
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
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

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藝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
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
事博陸憑鵠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
驚沈鱗徒屈蟠於埏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種而身困
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
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
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
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囚大道于環堵苦形骸于蓬

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娀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軌若茹霍飡蔬終身以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蠕蛁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以忠逃寵禄可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鑾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七娀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軌若茹霍飡蔬終身以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蠕蛁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以忠逃寵禄可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鑾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

奮庸以宣道巢縣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叅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禄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莫競

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
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雜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
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
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集語

薄氷凝池非登廟之寶霖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採
素璧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詩

補亡詩六首有序○詩家直說云束晳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

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遥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
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
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
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鱒捕鯉嗷嗷林烏
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最聒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
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
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
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
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
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
穡穡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獻翼翼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
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

遞謝八風代扇織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
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鵠鵠值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
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
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
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
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
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三集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四

明 張溥 輯

夏侯湛集

賦

雷賦

伊朱明之季節兮暑燻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
火瞠以南升大明黯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掣丹霆
之皓琰兮奮迅雷之崇崇馳壯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

地中徒觀其霰雹之所種鑿火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
澆沃流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擢破遇披則纖溺山陵為
之崩盪羣生為之震辟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肅於
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之制刑
擬雷霆於征伐恢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
合於大象兮焉濟道以成哲

春可樂賦

春可樂兮樂東作之良時嘉新田之啟萊悅中疇之發
菑桑冉冉以奮條麥遂遂以揚秀澤苗翳渚原卉耀阜
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迴眺超矯駕乎山
隅綴雜華以為蓋集繁蕤以飾裳散風衣之馥氣納戢
懷之潛芳鸎交交以弄音翠翾翾以輕翔招君子以偕
樂攜淑人以微行

秋夕哀賦

秋夕兮遥長哀心兮永傷結帷兮中宇屣履兮閒房聽

蟋蟀之潛鳴覩遊雁之雲翔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
流光木蕭蕭以被風階縞縞以受霜玉機兮環轉四運
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將兮涉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
思繁

秋可哀賦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蕭條火迴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氣
高壤含素霜山結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
屏絺綌於篋笥納綸縞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陳
蕪綢篠朔以歛絺密葉摵以隕疎雁擢翼於太清燕蟠
形乎榛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長月翳翳以隱雲時
籠籠以投光映前軒之疎幌炤後帷之閑房拊輕衾而
不寐臨虛檻而搴裳感時邁以興思情愴愴以含傷

大暑賦

惟青春之謝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
以興熱於是大呂統律祝融紀節蒸澤外熙太陰内閉
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扶桑赩

其增熉天氣瞌其南升爾乃土墳墜坼谷枯川竭寒泉
潛沸氷井騰沫洪液蒸於單簟兮珠汗霑乎絺葛温風
翕其至兮若灑湯於玉質沃新水以達夕振輕箑以終
日

禊賦

羨暮春之嘉辰美靈氣之和柔結方軌於泰路敷令節
而宣遊爾乃闕鈴鳴擢翠旗垂繁纓微雲乘軒
清風卷旌飛輪焱起良馬電驚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

煥羅縠翠翳連葢縈香丸於素襟結九齡乎時外粲爛
虺韡焜曄發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
背綠柯雲幕高接丹組四羅

梁田賦

嬉於夷寧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之疆畔觀
遊雉之逸形

夜聽笳賦

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

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閱兮鳴笳鳴笳兮協節分唱兮
相和相和兮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由
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顏披涼州之妙操撊飛
龍之奇引垂幽蘭之游響來楚妃之絶歎放鵾雞之弄
音散白雪之清變

鞞舞賦

專奇巧於樂府兮苞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末流兮乃
皇世之所珍在廟則格祖考兮在郊則降天神納和氣
於兩儀兮通克諧乎君臣協至美於九成兮等太上乎
睿文

雀釵賦

覽嘉藝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
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
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勑理袿襟整服飾黛玄眉之
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盼閒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
邈常逍遥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沖讓以致賢不

留志於華好

釭燈賦

殊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烟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
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
曜於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焰煜爚于茵筵煥炤烼
乎屏組

繳彈賦

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觀飛鳥賦

見逸遊之高鳥邈飃颺而殊逝擢華毛以迅鶩迴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翻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攝雙翅以高舉舒修頸以儴佯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蹔高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崕乍來乍往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元鳥賦

觀羽族之羣類美元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擢翾翾之麗容揮連翩之元翼挺參差之修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歛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噏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虞衆物之為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禖以表神類鸞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傳桷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懦毛以為蓐吐清惠之泠音永吟鳴而自足

獵兔賦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眺蒿萊摘盱榛穢落日攢慨傍窺蓊薈視毚兔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陵危險覓歷岡阜留罾挂於重林疎罝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銳殳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欻赫以驚騖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煢煢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罝不及幕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謖而下猘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愍桐賦

有南國之陋寢植嘉桐乎前庭闡洪根以誕茂豐修榦以繁生納谷風以疏葉含春雨以濯莖濯莖天夭布葉鵠鵠蔚童童以重茂蔭蒙接而相蓋蔽陰澹之南表覆陽阿之北外於是詰朝之暇步趾前廡春以遊目夏以清暑昔詩人之所稱美厥生之攸奇植匪崗其不滋鳳非條其不儀

芙蓉賦

臨清池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靈鶩於玄泉擢修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迴縈外散藹茜內離的出豔發葉恢披綠房翠帶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難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質析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橙橘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

石榴賦

覽華圃之嘉樹兮美石榴之奇生滋玄根於夷壤兮擢

宜男花賦

淑大邦之奇草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彰冠衆卉之挺生兮承木德于少陽體柔性剛蕙潔蘭芳結纖根以立本兮靈渥液於青雲順陰陽於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若芙蓉鑒綠泉蓁蓁翠葉灼灼朱華暐若珠玉之樹煥若景宿之羅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天運以虛盈

朝華賦

咨神樹之修異實積陽之純精蜿潛根以誕節據川壤以擢莖皎日升而朝華玄景逝而夕零逮明晨而繁沸若靜夜之衆星長莖攢起桑條列布濯靈柯於時雨滋逸采於豐露灼煌煌以煒煒獨崇朝而達暮於是茂樹蒼蒼纖枝翩翩潛光玉朗緑葉翠鮮

浮萍賦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漾以澄茂兮羌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含縹蔭修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清潦既淡澹以順流兮又雖容以隨風有纏薄於崖側兮或迴滯乎湍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漂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憑緑水淳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擾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往內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絶黨蔣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枉覩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蘘賦

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跬步乎北園覩衆艸之萎悴覽林果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摧慜枯葉之飄殫見芳蘘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氷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羌無寧乎煖奥齊精氣於款冬均貞固乎松竹

瓜賦

入菓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黃班落蒂離母潰於清泉

設難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溢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彫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

年英耀秀落羽儀摧殘而獨雖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採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敝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

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

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
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
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
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
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
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
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
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

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
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
其熱嘯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蹙對便欲坐望高
位吐言數百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
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
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
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
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

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
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
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胄弘風長譽推
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誦訓傳詩書講儒墨
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
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

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
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
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
桓文之勳抵掩管仲蹉雹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
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喬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佇爾養
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
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躋鄙事取才進人此又
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嘯風飲露不食五穀

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迭桓公或投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亟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荅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序

羊秉序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序絶可想是卿何物

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韶

亂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雖雖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

從祖叔權幼權序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

寓目使之遍誦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而戰遂沒陣

誥

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瑤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啟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紹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

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隕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始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藁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夾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閨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余其敬哉俞余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

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余其為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余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矩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惟瑶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敝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余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汝其敬慎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冀

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余知之迺改惟沖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通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俾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瑶亦昌言瑶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

贊

東方朔畫贊 有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達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益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已譚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僊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汚若浮樂在必行處儉困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虞舜贊

有虞惜惜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左丘明贊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顏子贊

知章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之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禄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莊周贊

邁邁莊周騰世獨遊遨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管仲贊

堂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

濟奚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鮑叔贊

鮑叔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范蠡贊

悠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魯仲連贊

峩峩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絜隨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悦

傳

外祖母憲英傳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幸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與王室不忠與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

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詩

周詩

敘曰周詩者南垓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山路吟

夙駕兮待明陟山路兮遐征冐晨朝兮入大谷道逶迤兮嵐氣清攬轡兮抑馬踟蹰兮曠野曠野髇兮遼落崇岳兮嵬嵬丘陵兮連離卉木兮交錯淥水兮長流驚濤兮拂石

江上泛歌

悠悠兮遠征倏倏兮暨南荆南荆兮臨長江臨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岳跱縻蕪紛兮被皐陸修竹鬱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遨目桂林桂枝蓊鬱兮鵾雞揚音凌波兮願濟舟檝不具兮江水深沈嗟迴盼於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離親詠

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内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長夜謠

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

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遥兮盼太虚以
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寒苦謡

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懍以降寒霜皚皚以被庭冰溏瀕
於井幹草槭槭以疏葉木蕭蕭以零殘松隕葉於翠條
竹摧柯於緑竿

征邁辭

上伊闕兮臨川拊駿馬兮授鞍中衢兮載歎欲鞅控兮盤
桓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　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　録監生臣許祖懐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四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五

潘岳集

明 張溥 輯

賦

西征賦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乃喟然而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怳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慮兮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疇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

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謬彰
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
之拘攣飄蓱浮而蓬轉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
危素卵之絫殼甚元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
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
鮮林焚而鳥存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
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

幼而入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
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
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淹涕思纒緜於墳
塋爾乃越平樂過街郵枺馬皐門稅駕西周遠矣姬德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
隆昌發舊邦惟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申
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慶覽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

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考土中於斯
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郟鄏遂鑽龜而啟繇平失
道而來遷繄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
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
西之效戾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靈壅川以止
鬬晉演義以獻說咨景悼以迄丐政淩遲而彌季俾庶
朝之遘逆歷兩王而干位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
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

名而在茲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
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眄山
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
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泬而好還卒宗
滅而身屠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彊
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
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儁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

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心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溪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峩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而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絲三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凌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嵴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隣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漬之口憩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懿漢氏之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跡俾萬乘之盛尊降遥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僱汜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

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有寨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禍小撮舟中之掬指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筭贏氏之利害或開闕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啟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世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厭紫極之閑啟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飡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街槩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

發閩鄉而警策遡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靚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吾聞之於孔公愠韓馬之大憨阻闕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研揚桴以振塵繢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褰斜右濱沔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嶷載辟太一龍從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翁南有玄灞素漣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皐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敝而改為履夫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

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亡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内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合怒於鴻門沛局踖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撦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籍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庇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擾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嬰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疎飲餞於東門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嵷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

平之清閾都中雜沓户千人億華夷士女駢闐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彊而不息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鄽管庫蕞芮於城隅者百不一處所謂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而欵駘盪轠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

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不懸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倫序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遊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玅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

髮左袵奮迅泥滓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隷齒名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

而溺五利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奥祕靈若翔於神島犇鯨浪而失水曝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人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劒快孝

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豐
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棘
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索杜郵其馬在云孝里之前
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
筭之勝負扞矢言而弗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
路尋賜劒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窺秦
墟於渭城冀闕緬而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岐岨以隱
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荆發紛絕
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據天位其若
茲亦狼狽而可憁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
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
煙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啟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
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焉假讒賊以天
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
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逮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
舒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蕭收圖以相劉料

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不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
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感市閭之菹井歎尸韓之
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
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
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
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
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
墳掘而莫禦臨掩坎而系扑步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伏梁劒於東郭訊
景皇於陽丘爰信讒而矜謔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
沮善而勸惡詰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褒夫君之
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
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鞫怵淫嬖之凶忍勦皇統之
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以傾覆剌哀主於義域僭
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

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
義誠而引決赴丹焰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
俱滅鶩横橋而旋軫歷獘邑之南垂門磁石而梁木蘭
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
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斵而未息義兵紛以交
馳宗祧汚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由偽新之九廟誇宗
虞而祖黄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
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宗孝

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
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
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憑
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
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
池則湯湯汗汗滉瀁彌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
東西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
起儀景星以天漢對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

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振鷺于飛鳧
躍鴻漸乘雲頡頏隨流澹淡瀺灂驚波唼㗋菱芡華蓮
爛於緑沼青蕃蔚乎翠瀲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
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邀於後福而菜蔬芼實水物惟
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凡厥
寮司既富而敎咸帥貧惰同整檝棹收罟課獲引繳舉
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柂迴輪灑鉤投網垂
餌出入挺扠來往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鰓罥尾掣三

牽兩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頳鯉於黏徽華魴躍鱗素
鱮揚鬐饔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霏霏霏霏紅鮮
紛其初載賔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
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徘徊酆鄗如渴如饑心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
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鄗
及酆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
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嬴鋤

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埴雖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隨政隆替仗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耤田賦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耤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柜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幙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啟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烱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瞌以發暉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磕筍虡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騖連天以幸乎耤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髻躡踵側肩掎裳連袂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

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葢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稸以虞灾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

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祇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滄海賦

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沈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羣谿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

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霞曜日煮水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阜陵別島嵔環其間其山則嶩崔嵬崒嵯峩降屈披滄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鰞鱵龍鬚蜂目豺口狸斑雉軀恠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蟲獸則素蛟丹虬元龜靈鼉修黿巨鼈紫貝螣虵元螭蚴虬赤龍焚蘊遷體改角推舊納新舉扶搖以抗翼泛陽侯以濯鱗其禽鳥則鷗鴻鸕鸘鴐鵝鵁鶄朱背煒燁縹翠葱青詳察波浪之

來往遍聽奔激之音響力勢之所迴薄潤澤之所彌廣信普天之極大横率土而莫兩

登虎牢山賦

辭京輦兮遥邁將遠遊兮東夏朝發軔兮帝墉夕結軌兮中野憑修坂兮停車臨寒泉兮飲馬眷故鄉之遼隔思紆軫以鬱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兮登虎牢覽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雙臯崇嶺驫以崔崒幽谷豁以窣寥路逶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蕭條爾乃仰蔭嘉木俯藉芳卉青烟鬱其相望棟宇懔以鱗萃彼登山而臨水固先喆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歸雲以歎息腸一日而九迴良勞者之詠事爰寄言以表懷

閒居賦 有序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

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懐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輙去官閲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税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顔之云厚猶内愧

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閒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祕奥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緑徽谿子巨黍異絭同機礮石雷駭激矢虻飛以先啟行曜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閒環林縈映圓海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

有事於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荽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緑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

水挂頳鯉或宴於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顔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

狹室賦

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

而極微閭寥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户以攢楹
檐接柜而交榱當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愁
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宴天威震曜漢潦
沸騰叢溜奔激囘竈為之沈溺器用為之浮漂彼處貧
而不怨嗟生民之攸難匪廣厦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
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
其時歎

秋興賦　有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
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
蟬冕而襲紱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
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
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壁言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
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
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
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
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生之言曰悲哉秋之為
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
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
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
遭一塗其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良無愁而不盡野有
歸鴈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時乃屏輕箑釋
纖絺藉莞弱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勁風戾而吹帷蟬

嚶嚶以寒吟雁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日悠揚而
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曈朧以含光兮
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
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
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
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
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炯炯苟趨捨之殊途兮庸詎識
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

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
關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
反身於緑水且欽祉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
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
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儵之漱漱逍遥乎山川之
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懷舊賦　有序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
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
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於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
于兹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

啟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度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
以掩路轍舍氷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洿塗艱屯其難進
日晼晚而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
丘東武托焉建塋啟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望彼楸矣
感于予思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壟纍纍以接
隴柏森森以攢植何逝没之相尋曹舊草之未異余總
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
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
有隣兮九載而一來五臣作來歸空館閒其無人陳芰被於
堂除舊圃化而為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宵
展轉而不寐驟長嘆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
斯文

悼亡賦

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氷初陽兮戒温逝逍遥兮浸遠嗟煢煢兮孤魂

寡婦賦 有序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没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昏阮瑀既没魏文悼之竝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以彌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悔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榮華燽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寃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以向昏兮日杳杳以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而嘆息思纏綿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曜靈曄而遒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葉落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疇昔兮目彷彿乎平素雖寓寐而罔覿忉怛以摧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情長感兮猶依依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龍輴儼其星駕兮飛旐翩以啟路輪按轡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跼顧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晞形影於幾筵兮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

氷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霤泠泠而夜下兮水五臣作氷非濂濂以微凝意惚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烱烱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横而流枕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容貌儡以頓顇兮左右淒其相慜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重曰仰皇穹兮嘆息

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靈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遥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脩隴兮峩峩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横流兮滂沱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

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視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剡生簳裁熟簧設宮分

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基黄鐘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歧歧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檛内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攦鯽鯀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愲終嵬峩以蹇諤又颯遝而繁沸罔浪孟以惆

悵若欲絶而復肆懰憿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汎淫汜豔霅煜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攡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為枯

枝人生不能以行樂死何以虛謚為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嘲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哳壹何察慧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妓儼其階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鐘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

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相風賦

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棲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莫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又

採脩竹于層城歷寒暑而靡凋踞神獸於下趾棲靈烏

于上標

射雉賦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暉厲耿介之專心兮參雄豔之姣姿巡丘陵以經略兮晝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蔈蔚其曜新陳柯撼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鶵鶵而朝雊睒箱籠以揭驕睨騕嫫之變態奮勁骸以角搓瞵悍目以旁睞鶯綺翼而顏過灼繡頸而衒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榮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寨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赫奭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拖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蹴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遊呃喔引之規裹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閒以密穀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驚悍害焚迅已甚越壑淩岑飛鳴薄廩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妬異條來忽往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憒伊義鳥之應敵秋穫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窓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稊菽叢糅翳薈蓁蒨鳴雄振羽依于其冢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穟之傾掉意淹躍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鷹合而翳晶雉脥肩而旋踵欻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鷩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轂馥馬中鏑前劂重膺傍截疊翮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闚閒蠆葉幎歷乍見於是計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絶伎如轗

如軒不高不埤當味值胸裂膝破觜夷險殊地馴麤異變旻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顔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道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皂隸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

螢火賦

喜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頳若飛電之宵逝嘒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熠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熲熲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歃朝霞於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恤于網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暝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猶賢哲之處時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之在幽越羣臭而彌馨隨陰陽以飄飄非飲食之是營問螽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羨微蟲之琦瑋援彩筆以為銘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 有序

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士叙而賦之

仰天路而高睇顧隣國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陋于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榴脩條外暢榮幹内樛扶疎偃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

朱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垂腴曾華曄以先越含榮鶡其方敷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熠爚委累似琉璃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緑水光明燐爛含丹耀紫味滋芳神色麗瓊蘂遥而望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千房同模千子如一御渴療饑解酲止疾既乃攢乎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于王公薦于鬼神豈伊仄陋用渝

厥貞菓猶如之而況於人

蓮花賦

偉玄澤之普衍嘉植物之並敷遊莫美于春臺華莫盛于芙蕖於是惠風動沖氣和晞清池覩蓮花舒緑葉挺纖阿結緑房列紅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修柯婀娜柔莖苒弱流風徐轉迴波微激其望之也晻若皦日燭崑山其即之也晃若盈尺映藍田

芙蓉賦

蔭蘭池之豐沼育沃野之上腴課衆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狎獵雲布宝咤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紛披艷赫散煥熠爚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天開發清陽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

橘賦

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聊為賦云爾

嗟嘉卉之芬華信氛氳而芬馥既蓊茸而萎蕤且參差而橘蠹已鬱鬱而冬茂亦離離而夏熟至如廣命賓客

歷覽遊觀三清既設百味星爛炫熀乎玉案照曜於金盤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於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秋菊賦

垂采煒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望榮而巧笑鸜雛遥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實王母接其葩或充虚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痾

表

上闕中詩表

詔臣作闕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罔下獄死齊萬年編户隸屬為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恪

書

詐作愍懷太子書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尅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如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

議

九品議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獎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

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所言也乃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秉涼近進發楊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逋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權之所乏也又行者貧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蕪星夜既

限早閉不及攡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欞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禄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欞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無顯顯之望

頌

許由頌

巍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樸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哉哉治所樂慕景名登箕逍遥來過墓庭逼於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贊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堂堂我君鑒象開慶逸德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輿爰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長方國流化千里遂管祕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内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聞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箴

荅摯虞新婚箴

先王制禮隨時為正俯從企及豈乖物性女無二歸男有再聘女實存色男實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新舊無弘義申理得然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慮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訓

兩階銅人訓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絶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譽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介是興

碑

司空鄭袤碑

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績成於臺省清風暢於所蒞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通親凡厥縉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早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折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群后清風顯烈没而不朽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歷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為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哀文

景獻皇后哀策文

於穆先后儷皇協運世宗之胤德博化光用儉禮峻任似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藩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余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

心之云痛痛貫穹昊襲龜筮之良辰啟幽房之潛遂整武駕之隆牡結龍輈之縞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輼輬以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邈兩絶於宮闈長無覿於彷彿

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絶緒兮莫承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憧惶慈姑兮垂矜聞雞鳴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遥思兮

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
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輈撤房帷兮席庭筵舉
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
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徙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
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
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

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
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
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
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咷兮擗
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寞寞兮埏窈窈
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
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
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為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昆弟幼孤備嘗艱毒同
集蓼蓉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
日復我弟我身舡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温
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彼蒼者天
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
煢此身哀哀茲母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祐逢家

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絕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宴宴長
夜窈窈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王父
魂而有靈神其寧處

京陵公主女王氏哀辭

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稟茲義方盼倩粲麗窈
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
者天胡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
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媚子

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庭閨于
以送之陵崗崔嵬僕馬迴眷旗旐旋飛夕陽失映晴鳥
忘歸皎皎霄月載盈載微宴宴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
旦孤魂曷依

陽城劉氏妹哀辭

鳥鳴于柏鳥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
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善發奇稚齒如彼
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隋和伊予輕弱弗克負
荷禄微于朝貯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
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
動擗摽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
何時

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鬢髮凝膚蛾眉蟬領柔情和泰朗
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
我幹又剪我根塊如疱木枯萎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

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傷弱子辭

予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羸博之哀乃
傷之曰
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
森森伊邃世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
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
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悲邢生辭

周文王之苗裔予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鄉譽著
而且就鈔邦畿而高察雄州閭以擢秀茂實暢矣而休
名未行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予
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輀容而想像曾無覿乎餘
輝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岐一別兮長絶盡哀兮告離

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哀而殞余聞而悲

之遂為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啟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鬚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榮芳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馨淑質彌暢聰慧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耽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衾襚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割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知伊蘭子音影宴宴彷徨丘隴徙倚墳塋

祭文

吊孟嘗君文

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實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盼而贏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孤裘

為諸婦祭庾新婦文

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敘啟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儼執箕帚偕奉夕朝髣髴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宴宴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哭弟文

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誄

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祚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沈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晃服躬籍田大輅既建冕旒乃陳樂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玄妙蒞政端位臨朝光曜冑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

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獷彼吳楚稱
亂三代世歷五偽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
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帥奉辭奪旅腹心庭爭爪牙疑
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
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
閭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
其冒於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
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

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
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仰施永言
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
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為而不恃先天弗違
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顒顒縉紳不謀同辭
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
棲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
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
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寧神峻陽群后擗踴
長訣轀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
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輅解駕白虎
弭旆龍輴即定玄闥載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
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太宰魯武公誄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揜討逆節折
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弊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

越郊靡不及舉秦涼獲乂西戎即敘他人之賢譬彼丘
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山其頹寢疾不興遐邇曷仰
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於
呼公隕率土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舂者
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楊荊州誄 有序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
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
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維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
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
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
美敢記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逖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
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
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策名委
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
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搆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
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筭
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
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軒作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
之憲章君莊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
皐呂稱佚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

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燕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
膺茲顯秩青社白茅赤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
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
和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涵涵江
漢彊埸分流秉文奮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荆州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以
伐以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秉讐釁席卷南極繼寨
糧盡神謀不惑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
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丘塋
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縉紳升堂入室靡
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
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
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床蓐
念在朝廷朝達其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衮襚誄
德策勲考終定謚群辟動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
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敝覆露重

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已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熹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兗及荊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熹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歎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湟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閨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無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琴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

追望子蒼車覽爾遺衣惴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氓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耽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匈薨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罟以鐵鏁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鑿陳焦之麥柿椁桶之松用能新

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
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劒父讐視死如歸
亦命史臣班固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
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
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
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

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群狄豺虎競
逐鞏更恣睢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
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
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懸
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
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
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
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剷以長塹鍤未

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掊穴以歛木石匱竭萁稈空
虛瞷然馬生傲若有餘罥梁為礓柿松為芻守不乏械
櫪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
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
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謩彌長咸使有
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君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
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斵善

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
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
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没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
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
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
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
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
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

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荆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禄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世親之恩而子之姑子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已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禄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鈎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

輝子之遘閔曾未齠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颸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厝撰録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已視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於和舍芳委曜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帷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宣城宣君誄

行成于已名生于人考終定謚實曰宣君祝宗薤事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輅依容輦車升襯

庾尚書誄

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曒曒虛坐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南陽長公主誄

昔唐女嬪嫣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笏式章徽音

主之誕育既篡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內則靡疚筆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於荀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傍接支嬪內諧閨閾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啟茲名胄勵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石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在路祖奠在庭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軿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嘷嘷遺嗣煢煢孤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皇女誄

厥初在鞠玉育華繁玄髮脩曜蛾眉連娟清顱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疊疊其進好曰之經辭令容止閑於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揚妙好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賈充誄

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禄貴而食貧

詩

關中詩十六章

元康六年氐賊齊萬年於關中反亂既平帝命諸臣作關中詩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三祖在天聖皇紹祚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微大不戒延我寶庫

蠢爾戎狄狡焉思肆虐我國青窺我利器嶽牧慮殊威懷理二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願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旗葢相望偏師作援

虎視眈眈威彼好時素甲日耀玄幕雲起誰其繼之夏侯卿士惟系惟處別營綦跱

夫豈無謀戎士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鋒交卒奔孰免孟明飛檄秦郊告敗上京

畀朔土為法受惡誰謂荼苦

周殉師令身膏氏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盧播違命投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為狄俘

亂離斯瘼日月其稔天子是矜旰食宴寢主憂臣勞孰不祇懍愧無獻納尸素以甚

皇赫斯怒爰整精銳命彼上谷指日遄逝親奉成規稜威遐厲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為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虛韙淪德繆彰甲吉

雍門不啟陳汧危偪觀遂虎奮感恩輸力重圍克解危城載色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曰納其降曰梟其首疇真可掩孰偽可久

既徵爾辭既敬爾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好爵既縻顯戮亦從不見寶林伏尸漢邦

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以古況今何足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疫癘淫行荆
棘成榛絳陽之粟浮于渭濱
明明天子視民如傷申命羣司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
陵于彊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為賈謐作贈陸機十一章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
象成文芒芒九有區域以分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
周繼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
彊秦蕪并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獻微弱在
湟則渝三雄鼎足孫啟南吳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
土歸彊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皐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
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玄

冕丹裳如彼蘭蕙載採其芳
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
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羣龍光
讚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逼友僚嬉娛絲竹撫
鞞舞韶修日朗月携手逍遥
自我離羣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
慰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在南稱甘度
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北芒送別王世胄

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行告離芒嶺情有遷延日
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北騁

家風詩

綰髮綰髮髮亦鬢止日祇日祇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

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顛頡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於賈謐坐講漢書

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寮友講此微辭

離合

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拂舉害咎蠲消吉德流普谿谷可安奚作棟宇嫣然以意馬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祜嘆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默識言喪厥所壟畝之諺龍潛巖阻勘義崇亂少長失敘

金谷集作詩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迤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一作澗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囿繁石善作若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龍坻玄醴染朱顏但懇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五臣作耀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河陽縣作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修芒鬱蒼莽誰謂晉京遠室通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欻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飆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子德視民庶不恌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

鴈暎蘭畤五臣作涛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厦五臣作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曦朝

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囿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內顧詩二首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朱榮淥水激素石初征氷未泮忽焉袗絺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

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信悠永願言良弗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綿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不見山下松隆冬不易故不見澗邊柏歲寒守一度無謂希見疎在遠分彌固

悼亡詩三首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

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隰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凉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盼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詎

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如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沾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思子詩

造化甄品物天地代虛盈奈何忿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髣髴感道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別詩

王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部別作詩

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閣柱謠

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世說作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鬻不得休云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傅咸集

賦

申懷賦 有序

余自咸寧謬為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惘然作申懷賦

何天施之弘普厠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慙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思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恥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幾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無懷憂慮寔深雍可南面千載睎心微微小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任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感別賦 有序

友人魯庶叔雅量弘濟思心遼遠余自少與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俄而謬蒙朝私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情甚悵恨退作茲賦云爾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誓稚好之韶亂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芬有時而馨龍驥跼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哉哉睦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曜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璜於帝側拖紫艾於天庭瞻宸極之眇眇喜吾子之寵榮無荊玉之夜觀猥

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舍控欵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没世而是尤數腎腸以為効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吉人之遐蹤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

小語賦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麽之子形難為象景晨登蟻垤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

攀蚊髯附蚋羣我自謂重彼不極邇遐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為櫂舫粒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

喜雨賦 有序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燃百姓以殼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遺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莊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祝融熾景羲和警轡亢陽火憤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壽育於二儀屢刻躬而勤政兮廣請禱於靈祇孰謂天高其聽不遼孰謂神遠厥應孔昭絜齋致虔於茲三朝陰翳怫而騰起陽菴藹而自消飛廉扇谷風之翼翼靈嶽興慶雲之飄飄遂乃重陰四會滇邈無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

蒸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堯之朝亢旱為災於殷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以疇咨為美譚躬禱為勗代

患雨賦

夫何遠寓之多懷患淫雨之有經自流火以迄今歷九旬而無寧庶太清之垂曜覩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合霤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嘉穀於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并湯亢陽於七載兮堯洪汎乎九齡天道且猶若茲況人事之不平

感涼賦 有序

盛夏困于炎熱熱甚不過旬日而復自涼以時之涼命親爻曲會作賦云爾

踐朱明之中月暑鬱隆以肇興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汗珠隕於玉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景雲晨敷曜靈潛光陰氣聿

升凱風載揚忽輕箑於坐隅兮思暖服於蘭房

神泉賦 有序

余所居庭前有湧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温温温則水物冬生冷則氷可以過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耳惟茲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温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壇以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重蔭蔽沚氣泠泠以含涼風肅肅而恒起于時朱明紀運旭日馳光麒麟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於素波身凄焉而自清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旻秋既逝司寒騁節六合蕭條嚴霜凜冽河洛輟流太陰凝結彼湢而舍凍此灼灼而舍熱緑竹猗猗行藻青青是託斯茂是殖斯榮

登苎賦 有序

左光禄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苎有以感懷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大夫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旻而逢罹興仄跧之綿綿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永保祚於螽斯愠無妄之為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閒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覽登苎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卞和畫像賦 有序

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涕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至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辭曰

惟年命之遒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没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濺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玉賦有序

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萬物資生玉禀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見知於卞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

鏡賦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睎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録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哉哉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姊

扇賦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甚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内沈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啟衿怨微颸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苒弱手纔動而懽心心取懽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奭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為霜體歛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温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

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羽扇賦 有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況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篾於毫縷體裁萬以輕弱侔綃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為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蓳莆北堂書抄傳咸羽扇賦云熾九日之隆赫然高燎于扶桑熱熙天而灼地沸巨海而成湯

狗脊扇賦

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修名尚不媿狗脊之為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兮又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唯

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也

籧篨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直挿羽其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汙卮賦 有序

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有金商之瑋寶稟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氷

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
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

櫛賦 有序

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
才賦曰

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恥雖日用而匪
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没齒

燭賦 有序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帷燭
之自焚以致用亦有殺身以成仁矣賦曰

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宴匪火不彰故六龍銜
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邁
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開之有傷何遠寓
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
徒伏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閒房揚丹輝之煒燁熾朱焰
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
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
今夕寔慰我情

桑樹賦 有序

世祖昔為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
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為便坐賦曰

伊茲樹之僥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
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修柯遠揚洪條梢槮布繁
枝之沃若擣密葉以垂陰蔭華寓而作涼清隆暑之難
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
抱於毫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於斯
林用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於斯而發祥從皇
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感於聖
明步徬徨以周覽庶髣髴於儀形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奉以萋萋兮鬱

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表章

款冬花賦 有序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賦曰

惟茲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又

華艷春暉既麗且殊以堅氷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貴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舜華賦 有序

佳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為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稟沖粹之至精應青春而敷蘂逮朱夏而誕英布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

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以舒暉逸藻采粲而光明鑒天壤而莫儷何菱華之足營

芸香賦 序附後

攜昵友以逍遥兮覽偉草之數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緑蕊茂此翠莖葉芟薇以纖折兮枝婀娜以迴縈象春松之含曜兮鬱翠翁蔚以葱青

鳳賦 有序

鷦鷯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鷦鷯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辭曰

仰天文以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淳精故能體該衆妙德備五靈穢維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輕舉兮凌清霄而絶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讚簫韶於九

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豈以美而貢害兮
固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翻爾而來庭應龍
至兮庶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
雖綺靡之可翫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未蹤兮則
瓦礫於瑤瓊

鸚鵡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壠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
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晧明眸以承顧
側聽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晷景而隨形言無往
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燕賦有序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
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
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
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

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為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
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班鳩賦有序

庭楸蔚然成林閒居無為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
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
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為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
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
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
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
紛憎逝而高翔

螢火賦有序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
而為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
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

之悠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表乎潔貞

黏蟬賦有序

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時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黏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知匪爾命之遭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駝寵請茲覽以自規

鳴蜩賦

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頹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惟忠讜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叩頭蟲賦序附後

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强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悋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讐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青蠅賦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

恒懷蛆以自盈穢美玉之鮮潔靈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甕甕孰閨宇之得情

蜉蝣賦 序附後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脩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芸香賦序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户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應詔陳言疏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於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蠹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悚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户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表

駁改社表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大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大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大社天子為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大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大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乃詣太祝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詰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重論立社表

時成案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
京都欽破鄭氏學成重表

如案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説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兼司隸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閑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欵黽窮上聞謬詒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虚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切勅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奬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撿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禄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内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左丞表

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理李含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

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吉於上欲令藩國服於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

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合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合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合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耶且前以合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合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合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啟合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合於惡若謂臺府為

喪合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奏合不應除喪咸上表理之

又

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合是貶合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合自以隴西人雖户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合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詰而攝職耳臣從弟祇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合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合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合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李合為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合領始平中正秦王東

謂舍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于天朝就秦王有嗣于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勑葬訖舍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為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舍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舍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舍釋服亦無餘疑至於舍除便獨為罪竊謂有負于情臣之在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敷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詰猶百慮當一得也

涼州表

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奏

請貶荀愷奏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詣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劾夏侯承奏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于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為訓

劾夏侯駿事

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箄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

劾王戎奏

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劾王戎等奏

戎備位台輔燕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特進執璧奏

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以有舊制今啟特進宜執璧絕公

奏事

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又

司隸中丞得糺大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亦易之

上書

禁奢上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貴竪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陳選舉上書

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由委任之

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明司隸職掌上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脩鬬訟屠沽不絶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閻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耶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隸苟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戩

與汝南王戩

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

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

教

司隸教

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又

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歐其器具使無為賣餅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獨何哉

又

屠牛酤酒鬻錢作錫皆有損害

草

相諭草

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與自項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上不拆急拆音烏引也又音柘

書

與太傅楊駿書

咸為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幾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

與汝南王亮書

亮輔政為太宰欲取悅衆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咸為御史中丞致書

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聽蓋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蓋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正之事宜也

安王

又諫汝南王書

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順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赫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犬遂至叵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

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恕

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招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貶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

答李斌書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為不去

尺牘

答曹志

英氣泉涌逸藻波騰

頌

皇太子釋奠頌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乃修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秩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佚佚冑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箴

御史中丞箴

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

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

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慙于色得罪天子内省有恧是用作箴惟以自勑

銘

犀鈎銘有序

世稱駭雞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為之銘

獸曰元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林兼五肉闕或有神表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杖銘

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燭銘

煌煌丹燭熖熖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扇銘

武都太守房仲發遺扇無以報為銘以識之云

行藏惟時孔顔齊軌

碑銘

中郎將曹府君碑銘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誄

襄邑侯誄

言研其幾文艷春蘭

詩

孝經詩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

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周易詩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周官詩二章

惟王建國一作極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初學作時文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

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脩乃職以聽王命

左傳詩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啗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與尚書同僚詩

非望之寵謬加于己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朱軒服驥驂騄暀暀初星肅肅臣僕暉光顯赫衆目所屬斯之弗稱匪榮伊辱質弱尚父受任鷹揚德非樊仲王命是將百城或違無能有匡一州之矜將弛其綱得意忘言言在意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子偕老豈曰執手出司萬一作百里牧彼朔濱服冕乘軒六轡既均威風先邁百城肅震

贈褚武良詩

爰暨于褚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

旋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東夏于征

贈崔伏二郎詩

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中義形於辭古人辭讜豈不爾思

答潘尼詩并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温雅為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燦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訓報所謂盡各言志也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寔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厠彼瑾瓊貶非其喻聞寵若驚

答樂弘詩并序

安樂令樂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

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為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

鉅平作宰是貴是欽弓旌仍招嘉命肯尋鸞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遐逝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載邁乃延群彥龍集鳳會亦既斯降萬里有賴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贈建平太守李叔龍

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荊注望心乎克副

贈何劭王濟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

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携手
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瑠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
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
餌何為守空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
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機進則無云補退
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贈太尉司馬虞顯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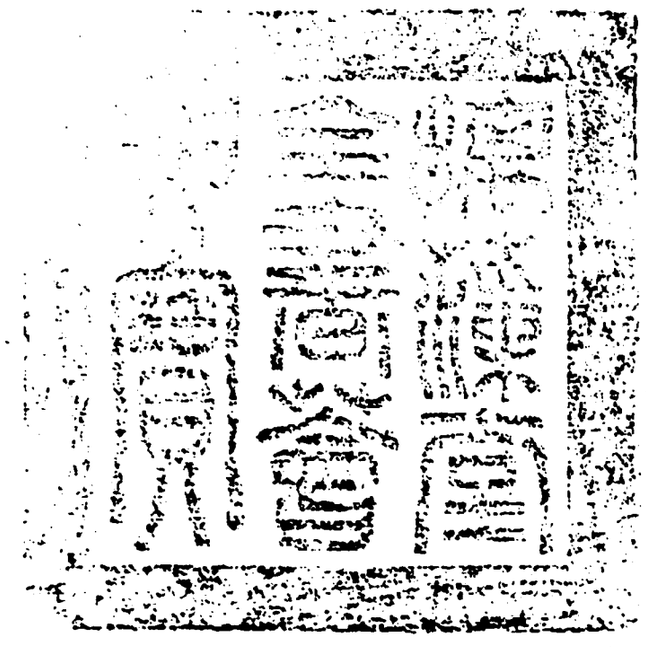
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子是佐增衮之縟

失題

奕奕恒山作鎮冀方伊趙建國在岳之陽

失題見初學露部

洛濬江海飛塵崇山岳過謬佐台輔安能任鼎餗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西道賦

異山河之岨阨倦關谷之盤紆車低佪於潛軌馬侘傺於險塗狗肘還勾羊角互戾葂窟連投十數億計石子之澗坎埳之穴支體為之危竦形骸為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羈旅之困敝若其名坂則羊腸美人成皐黃馬迴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躓狼傍虺頹玄黃牛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䟽蹄穿領摩髖脫軀

又

道深地狹坂峭軌長輪輿顛覆人馬仆僵

懷退賦

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翔風以理翮冀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羇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策嗟遊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罹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歛迹焉遊豫以娛心傅釋坂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武庫賦

若夫大刀寶劍曠世絕殊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薛燭之鑪

釣賦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垂芬衆鯤

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飈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警策盖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習巧飛刀逞技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醎酸調適齊和有方紅麪之飯糅以菰粱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火賦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盡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来則莫見其迹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以立政功用關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苦雨賦

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兮潦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唐之浩汗聽長霤之涔涔始濛濛而徐隆終滂沛而難禁悲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鼉鼓弓戢劍解甲釋冑銷鏑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一火赫曦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絶覽雲散電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林為之崩弛川澤為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孑遺無隰不灰無堁不斃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癖於

列星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沈雲暫披而驟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淙淙以達暮夜淋淋以極明鼉鼉游於門闥蛙蝦嬉乎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為魚處者含瘁於窮巷行者歎息於長衢

琉璃椀賦

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来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以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閬風

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於是游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闕燭龍覩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勵過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內澈清醴瑤瑛而外見

瑇瑁椀賦

有瑇瑁之奇寶亦同旅於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貢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巒摘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燴艷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采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扇賦

夫器有精粗用有疎密安衆以方為體五明以圓為質或託形於竹素或取固於膠漆方圓應於規矩制度由於繩墨始顯用於荒蠻終表奇於上國

石榴賦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是以屬文之士或叙而賦之蓋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余遷舊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實有斯樹植於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克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含英吐秀乍含乍披遥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疇逍遥避暑託斯樹以栖遲翔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分舒皓腕羅袖靡分流芳散披綠葉於脩條綴朱華分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宴茲節之可玩商秋授氣收華斂實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繽紛磊落垂光耀質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桑樹賦

從明儲以省膳慙便房以偃息觀茲樹之特偉感先皇之攸植蔚蕭森以四射邈洪傭而端直爾乃徘徊周覽俯仰逍遥俛睨靈根上眺脩條洞芳泉於九壤含溢露於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窻之疏寮下迢遞以極望上扶踈而參差匪衆烏之攸萃相皇鸞之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徵瑞兆先見而啟茲起尋抱於纖毫崇萬簣於始基

芙蓉賦

或擢莖以高立似彫鞏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之量徵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卷四十七　九

之攢會

鼈賦有序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

翩銜鈎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朝菌賦序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為舜華宣尼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

頌

釋奠頌有序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於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寶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於西序顏回侍於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

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刋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於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闓閣般辟俛仰可以澂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

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蘓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於九有之内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厠末列親睹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徽黄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宇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閲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啟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

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顔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宫藹藹庶寮俊乂鱗萃耄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瑶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瑶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萃萃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猶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

萬邦蟬蜕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擒藻絲匪玄黃水
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
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
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
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克近侍猥躡風雲鸞龍
是厠身藻芳流目玩盛事揚竭誠作頌祗詠聖志

後園頌

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太僕未散玄化霑凝羲皇繼踵三
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
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克惠澤旁
潤神祇告詳四靈效贊游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
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
延卿士從皇以游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旨旨酒
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
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

箴

乘輿箴 有序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
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

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
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
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
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
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
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

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盖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内外之殊而高祖

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盖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坻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黄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啟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

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瑶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

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殛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尹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勿為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僊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

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論

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

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頴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搆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駔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何故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

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構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窮貴寵之榮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搆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駔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何故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

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構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窮貴寵之榮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搆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駔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何故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

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構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

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寞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溢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序

贈二李郎詩序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充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俟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銘

戴侍中銘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碑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知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實克於內而光於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實克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

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能羣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

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奇秀特文藻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

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紀事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禾茂園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遊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六章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彭五臣作鮮傳振鱗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善作乃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厠彼日新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詣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寘恤寘喜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閨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答陸士衡

顧茲蓬蔚厠根蘭阪膏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不茂未秋先萎子濯鱗翼我挫羽儀願言難常載合載離昔遊

禁闥祇畏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易口詠新詩目玩文
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詶尺璧

答傅咸詩 并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
為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
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悠悠羣吏非子不整嗷嗷衆議非子不靖忽荷畧紐握
綱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皇太子集應令

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
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
飛醽醁酴芳饌備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袪一作秩
生迴颺曲裾揚輕塵

皇太子社

太簇協青陽履端發歲首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我
后邇天休設社祈遐耆

三月三日洛水作

晷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為歡臨川胡獨悲暮
春春服成百草敷英雜卿為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
多豪俊都邑有艷姿朱軒蔭蘭皐翠幔映洛湄臨涯濯
素手步水搴輕衣沈鉤出比目舉戈落雙飛羽觴乘波
進素俎隨初學作逐流歸

贈河陽詩潘叔岳為河陽令

處生化單父子奇涖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
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流聲
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
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蠖屈
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協心毘聖世畢力讚康哉

贈長安令劉正伯

遊鸞憑太虛騰鱗託浮霄過蒙佳時會假翼陵扶搖疲

憲克時乏及余再同僚並跡侍儲宮携手登皇朝劉侯撫西都遘績參豹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萬尋由積簣千里一步趾爾其騁逸軌遠塗固可要

贈隴西太守張正治

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理翮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蘩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贈滎陽太守吳子仲

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踰小鱗曹參寄獄士無謂散邑陋覆簣由茲起

答楊士安

逝將辭儲宮栖遲集南畿不悞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闈俊德貽妙詩數藻發清徽媿彼衰崇過感此岐路悲

送盧景宣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頹九重不常鍵閭闔有時開愧無貯衣獻貽言取諸懷

迎大駕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澁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繫徂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逸民吟

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靄靆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鳥雙飛逍遥博觀日晏忘歸嗟哉四士從我者誰

釋奠詩

敦書請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祀德成教倫孰云不社

送大將軍掾盧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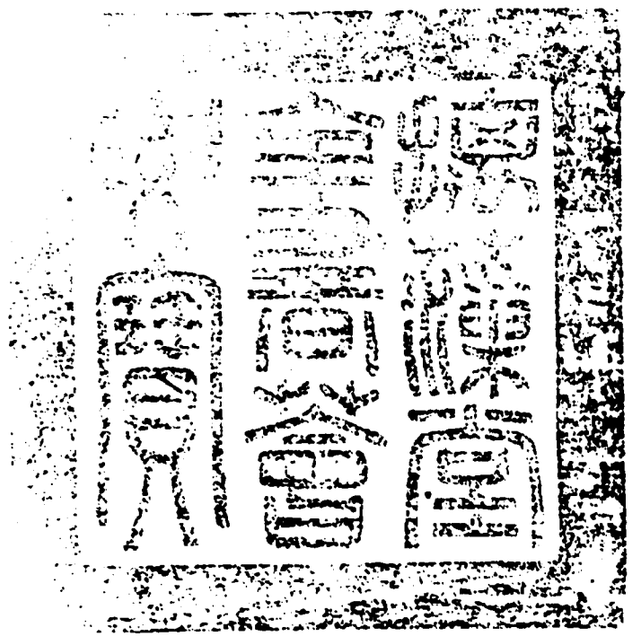
贈物雖陋薄識意在忘言瓊琚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贈汲郡太守李茂彦

離索何惆悵後會未可希河朔貴相忘岐路安足悲

贈劉佐

要言將誰苦聊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規我無隱情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八

明 張溥 輯

陸機集

賦

文賦有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以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

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榦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姱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温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煜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

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常操末以續巔謬玄黃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

而居要乃一篇之警言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發穎豎離衆絶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犐放以詣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太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艷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詞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瞥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濟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璃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謁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感應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胷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駁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以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以或竭情

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遂志賦　有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温敏雅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托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縣鳴鳳於百祀啟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其必陳厥禋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禰八葉而相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嬀豈孤人之能胄於海曲表滄流於遠臻仰前蹤之綿邈眷後昆之蕃祉匪世禄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棲嵓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頓委於楚魏亦凌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途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祖德賦

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棲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棲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温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

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絶風以逸驁庶遐蹤於公旦

述先賦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韙其既休元勳暐而洊舉龍衮服於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

思親賦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積羙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別賦

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局期悼同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朞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修觀超臨遠以相思

懷土賦 有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沒惋隙年於拱木悲顧盼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玩通川以悠想撫征轡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棲爲於南枝

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觧顔甘堇荼於飴芘締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思歸賦有序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

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乎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凉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

行思賦

背洛浦之遙遙浮廣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啟石門而東縈沿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沈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凉風凄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途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感時賦

悲夫冬之為氣亦何憯懍以蕭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夜緜邈其難終日晼晚而易落敷層雲之葳蕤墜零雪之揮霍冰冽冽而寢興風謖謖而妄作鳴枯條之泠泠飛落葉之漠漠山崆巃以含瘁川蜲蛇而抱涸望八極以曭漭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魚微微而求偶獸岳岳而相攢猿長嘯於林杪鳥高鳴於雲端矧余情之含瘁恒覩物而增酸歷四

時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以嗚咽望永路而汍瀾

歎逝賦有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彫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歎親戚屬亡多存寡曏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為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懟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暘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不悟雖不悟而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頹瘁慨

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悽其多念戞貌瘁而鮮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之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覩春翹而有思觸萬物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

將願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愍思賦

某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其晚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篡矚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盼兮屏營雲承宇兮鵠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為我悲孤鳥為我鳴

述思賦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景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大暮賦有序

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黃河

感丘賦

陳

之曲湄覩墟墓於山梁託崇山以自綏見兆域之藹藹羅甽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隆指歲暮而為期

又

生矜節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兮漂營魄而上浮隨陰陽以融治託山原以為疇妍媸混而為一孰云識其所修必眇代以遠覽兮夫何狗乎區陳

列儻賦

夫何列儻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為基仰造化而聞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餐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為言爾其佳會之仇息宴遊棲則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覲天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凌霄賦

挾至道之容微狹流俗之紛沮颺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丘省遊儻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凌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飜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晨而復舉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幽人賦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雕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寞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應嘉賦有序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遥

企頓駿羽以婆娑寄冲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三
閒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浚澗泝凱風於卷
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彷彿覿幽
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清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
唱操玉懷而喻予於是葬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絶千途
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賁龜而貞卜苟形骸之
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
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跡於

餘足

豪士賦有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
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
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
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
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

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也歷觀古今儻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
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
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
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
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
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
讎乎而時有袵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

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
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
手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主所不
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
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
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
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
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丈子懷忠敬而齒

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殆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狗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

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慾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埋為窮流一簣之夢積成山岳名編凶碩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瑣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傾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訖浮雲以邁志豈咎若之能集擠為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浮雲賦

有輕虛之艷象無實體之真形厚厥本初浮沈混并六律籥應八風時邁玄陰觸石甘澤霑霈勢不崇朝覆彼

無外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鐘音之鬱律乍似寒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嵓英煥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泝波鯪鰐衝遁朱絲亂紀羅袿失領飛僊凌虛隨風游騁有若芙蓉羣披蕣華總會車渠繞理瑪瑙縟文

白雲賦

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熅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發憤靈石擢性洪流興曜曾泉升迹融丘盈八

紘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豈假期於遷晷遇崇朝而倏忽紅蘂發而菡萏金翹援而含葩神收鬼化弼性違序鳥殊類而比棲獸異迹而同處蛟引翳而並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以軒罷鷙企翮而延佇長城曲蜿采閣相扶聳瑤臺之巀嶭構瓊闥之離婁雄虹矯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

鼓吹賦

原鼓吹之伊始蓋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飖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依違合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唇吻舌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沈馬頓迹而增鳴士嚬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奉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又

宮備衆聲體僚君器飾聲成文彫音作蔚響以形分曲以和綴放嘉樂於會通宣萬變於觸類適清響以定奏期要妙於豐會邈拊搏之所管務戛歷之為最

漏刻賦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元鳥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說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

北戢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形微獨璽之緒逝若垂天之電偕四時以合最指昏明乎無殿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筳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徵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羽扇賦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為扇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說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諸侯曰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庶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盖受則於蓮莆舍兹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兹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霄之偉鳥播鮮輝之輕蒨隱九皐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眄累懷璧於美羽挫千載乎一箭委曲體以受制奏雙翅而為扇則其布翮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簡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榦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移圓根於正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贗翩姍姍以微振風飄飄以垂婉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執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兹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啟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為之辭曰

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掌之末

迴八風乎六翮之杪

桑賦 并序

皇太子便坐盖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為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疏豐衍抑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矯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體艷衆木黄中爽理滋榮煩縟緑葉興而盈尺崇條

蔓而層尋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革飛鴞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唯歷數之有紀恒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誇百世而勿剪超長年以永植

瓜賦

佳哉瓜之為德邈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祐播兹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奮修系之莫莫邁秀瓞之綿綿赴廣武以長蔓粲煙接以雲連感佳時而促節蒙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熠燿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虆之覃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綴修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栝蔞定桃黄瓤白摶金文蜜筩小青大斑玄骭素椀貍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表内或惠心而醜顔或攄文而抱緑或披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

堂味窮理而不餉德弘濟於飢渴道殷流乎貴賤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歛温液密凝體猶握虚離若剖冰

鼈賦 有引

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運脅元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狹以妨舟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棲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

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
塘越高波以燕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荑翳華
藻之垂房

表

謝平原内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
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内史拜受祇竦莫知所裁臣機頓
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

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
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
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
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
憂媿若厲而揭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
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
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
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
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
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
足宏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
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
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
陛下愷悌之宥回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
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
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
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
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絶衆口臣之始望尚未
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
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
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
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
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薦賀循郭訥表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遼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克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吳志顧榮陸機陸雲薦賀循表其後云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

見原後謝表

趙王倫以陸士衡為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出後謝表

牒

與趙王倫薦戴淵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

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同前 出虞預晉書與今本稍異今并載之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神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至洛與成都王頵牋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駕閭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閫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書

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又

天淵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輒作一堂 又云天淵池養山鷄甚可嬉

又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真怪物也 又聽訟觀東作百尺許廊屋

又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七

七徵

玄虛子眇性沖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狗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閒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嵓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

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頴玉鋭灼若皓雪之頽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蟣踊而澆濟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温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居華殿奇搆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

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絶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盖聞沬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寤寐為戚溱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嬪艷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妍規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芳蕤其愉愉若餘頴之可飡若夫靈晷潛祖顔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徽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

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眄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温凉弭侵略於强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黄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覿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應天監之休命荷

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禁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衽謹聞命於王孫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斡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罕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又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喆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覿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綱探淵不能拍龍振網羅雲不必拍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喆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克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淩
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
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厥繁會之音生於絶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芝蕙被其凉是
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
月稟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絶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辨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録響操終則絶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妄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虚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虧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克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導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砆砆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竝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素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鞉鼓踈擊以節繁絃之

漢之君悲其隆屢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颷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克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睹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挹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虛暑熏天不減陘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論

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

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敝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搆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亾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亾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祖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隆業也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乎必涼

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
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
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
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
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
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
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
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
實天下曠然復襲亾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
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克斥卒有
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
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
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
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壅擾而四

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
漢以之亾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
與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畏勢爾故烈士扼腕終
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
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
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殺之禍民
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
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
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搖昏之君無
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之矣苟或衰陵
百度自悖鄙官之吏以儁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
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
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
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

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捐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吾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竝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遍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拓攬遺老與之述

故實播憲猶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彦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黄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風議舉正奉使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謨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揖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漢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室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屈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蹐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颿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

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輖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湝朝姦田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黜首有馘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犇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

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鞅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畢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嘗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

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陀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無可遏之理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跧跡待斃而不敢北窺生路强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

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厚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議

大田議

臣聞隆古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頌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穆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輟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墜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籙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顯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玄爰黙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銷印基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訖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於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覩主以足離項於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曳摧堅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

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絶楚彭越觀時弦跡匿光民具爾瞻翼爾膺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宫舊梁烈烈黯布耽耽其眄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蜕悟主革面肇彼皇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元凶既夷寵禄来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脱跡違難披榛来泊改策西秦報厚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韓孱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啟薦其勛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

光啟於東陽陵之勛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教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於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轡被禍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豐鎬桑遠鎮涵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彭百王之極舊草靡存漢德雖朗朝議則昏稷嗣制禮

言曽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騖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豜

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虧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貶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維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輅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於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丈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孔子贊

孔子獻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書有造

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忽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箴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網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雖墻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可適而不追存亾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不知照其身

策文

策秀才文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啟人革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

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程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

又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為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

又

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

又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律足為永制與不

又

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辨之以釋不同之理

又

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黄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容皇人之濶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

之道稍有降殺邪

傳

顧譚傳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絶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碑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曹曩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啟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濶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必吳初台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為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紞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塘縣

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部都督大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君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簪紱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最為能亭亭孤美灼灼橫劭狗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来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初早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絶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疇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来吳事余厥弟謹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遥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匡熙庶績朝廷謚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延闕之傍昂藏寮宋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脩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捍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

及風土記幷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醼酒既酣因謂君曰諸人亾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亾於後亾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為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立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撿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荊岳崇峻極之巍

遥仰部從迎欽是時氐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槩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黎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弦絶矢盡番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大臣以身狥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褰裳來歸戎士杆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勇於雷霆春水方生揮鍾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飾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荊岳崇峻極之巍

戎北睇蚊川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
札碩並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
除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
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聞望晚懷耿節頗尚
豪雄昇名楚閫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豕多
故式揚廟畧克清天步海濱既折江淮並泝漢水作藩
條章斯布俗歌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
亭嘉茂據掩芳猷潛光陽甸返旆吳丘舊闕雖入鄉路
冥浮從榮制墓終非畫遊春墟以綠清淮自流深沈素
憾繚繞朱旒玄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揭難留
鐫茲幽石萬代千秋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既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尤可笑也考常州志此碑尚藏於廟而所載亦是如此當是古碑殘滅後人取斷簡以意補湊之用勒于石遂沿以為真耳尚須博考

誄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
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
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詳鬼神誕自幼沖敭哲宿
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
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
玄匪惠早零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啟殯霄載
紫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爍翠蓋繁纓千乘結
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鸞流聲動軫閶闔永背永明
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
血如零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膺茂德克廣仁
姿朗儁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
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
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賙寃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
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

言斷絶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禄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頴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盖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宫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

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兹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温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盖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旁無昵親跼蹐嚴宫絶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懐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兹元輔啟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攙搶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寤歎念我愍懐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

踧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惸獨孚厥惠和脱驂分禄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群后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轍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是結德與行滿美與言溢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禄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

貳音抱或同襁撫髫並肓携手相長行焉比跡誦必其
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
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弔文

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
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
而絶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
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餘由
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
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
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
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
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

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
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
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
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
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
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
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
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
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
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
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
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
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

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劒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躔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閨舉修網之絶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来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訢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返旆登崤澠而揭来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溢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嘯瘁指季豹以灌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咨玄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歿而肇揚援貞吝以悉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内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服於虚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慧而不亾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寞漠怨西陵之茫茫登崔臺而羣悲眇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裹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寔終古之所難盖世力溢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嘯瘁指季豹以灌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咨玄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歿而肇揚援貞吝以悉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内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服於虚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慧而不亾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寞漠怨西陵之茫茫登崔臺而羣悲眇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裹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窮予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望朝露之短年

哀辭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暉暉芳華彫芳落秀遵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八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

明 張溥 輯

陸機集

樂府

短歌行 以下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秋胡行

道雖一致途有萬端吉凶紛藹休咎之源人鮮知命命未易觀生亦何惜功名所歎

隴西行

我靜如鏡民動如煙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興賢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艷歌 ○以下五言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王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蕩藻翹玉佩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謳謠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轓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冷冷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一作乏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遺芳結飛飇浮景映清湍治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

挽歌三首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風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幡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喧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輀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祫曠遺

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犇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案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襯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殺子非所能含言哽咽揮涕涕流離流離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轜軒元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飾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靄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重阜何崔嵬玄廬窳其間磅礴立四極窅隆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壙五臣作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
往信勁矢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
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
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
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未暮長歌乘我閑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
疾若不遠疑是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氷豈惡寒掇蜂
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
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朗鑒豈遠
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飄五臣作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
阿深五臣作窈谷邈五臣作深無底崇山鬱嵯峩奮臂攀喬木振
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焦鮮藻寒冰
結衡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

相和朝飡不免胄夕息常荷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
如何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難五臣作艱俯入窮谷底仰陟高山
盤凝冰結重磵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
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元猿臨岸歎夕
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離
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陰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三
荊歡同株四烏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
將幾何日晏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
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
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絶繼以音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

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
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
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
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塘上行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
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露潤既已渥結根奥且堅四節
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
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
遐恒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折楊柳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豐隆豈久響華光但西隤日
落似有竟時逝恒若摧仰悲朗月運坐觀旋蓋迴盛門
無再入衰房莫苦開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為諧慷慨惟
昔人興此千載懷升龍悲絶處葛藟變條枚寤寐豈
謳激清唱傍人縱棹歌投綸沈洪川飛繳入紫霞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侯勁虜在燕然戎
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陘冰川冬來
秋未反去家邈以綿撿玩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
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
迹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棠街傳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潺湲迹涉江湘投
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借
問邦族閭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
忽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相鬱悲悲天道信
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櫂歌行

遲遲暮春日天氣桑且嘉元吉隆初已濯穢遊黄河龍
舟浮鷁首羽旗垂藻茆乘風宣飛景逍遥戲中波名
謳激清唱傍人縱棹歌投綸沈洪川飛繳入紫霞

太山吟

太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萬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太山側悽愴慨激楚聲

梁甫吟

玉衡既已驂羲和若飛凌四運循環轉寒暑自相承冉冉時暮迫迫天路徵招搖東北指大火西南昇悲風無絶響玄雲互相仍豐冰憑川結零一作寒露彌天凝年命時相逝慶雲鮮克乘履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憑愾臨川響非此孰為興哀吟梁甫巔悽愴慨獨拊膺

東武吟行

投迹短世間高步長生闇濯髮暘雲冠浣身被羽衣飢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棲

婕妤怨

婕妤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惟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黄昏一作昏黄履綦絶愁來空雨面

駕言出北闕行

駕言出北闕躑躅遵山陵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念昔俎歿子悠悠不可勝安寢重冥廬天壤莫能興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仁智亦何補遷化有明徵求仙鮮克仙太虚不可凌良會罄美服對酒宴同聲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廷佇望城郭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遼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顔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奥且博宴安消靈根鴆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蔥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五臣作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齊謳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産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嘆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吳趨行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勿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淳熙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窮難紀商搉為此歌

前緩聲歌

游仙聚靈族高會層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峩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瑶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宵駕動翩翩翠盖羅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足暘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吳趨行

璽滿盖重簾唯有遠相思藕葉清朝釧何見早還時

飲酒樂

飲酒須飲多人生能幾何百年須受樂莫厭管絃歌

董桃行 以下六言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　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悽然　昔

為少年無憂常怯秉燭夜游翩翩宵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繇但為老去年道 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齋此遺情何之 人生居世為安豈若及時為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上留田行

嗟行人之謁謁駿馬陟原風馳輕舟泛川雷邁寒往暑來相尋零雪霏霏集宇悲風徘徊入襟歲華冉冉方除我思纏綿未紓感時悼逝悽如

飲酒樂 樂府作還臺樂 謂陳陸瓊詩誤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恒好驩醉日月言新

燕歌行 七言

四時代序逝不追寒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客游常苦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既沒明燈輝夜一作寒禽赴林匹鳥棲雙鳩關關宿

河湄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為誰別日何早會何遲

猛虎行 以下雜言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慨古今

鞠歌行

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託意焉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鍾歌豈自歡急絃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徇循已雖易人知難王陽登

貢公歎罕生既沒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
愾然

順東西門行

山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感朝露悲人生逝者
若斯安得停桑樞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聿征迨未暮
及時平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
盡歡情

日重光行

日重光奈何天迴薄日重光再再其遊如飛征日重光今我
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
必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恒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
營日重光但惆悵才志日重光身沒之後無遺名

月重輪行

人生一時月重輪盛年安可持月重輪吉凶倚伏百年
莫我與期臨川曷悲悼茲去不從肩月重輪功名不勗
之善哉古人揚聲敷聞九服身名流何穆既自才難

既嘉運亦易愆俛仰行老存沒將何所觀志士慷慨獨
長歎獨長歎

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顏如舜華莊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變彼孺子
相追隨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漿
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二十時膚體彩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冠帶
麗且清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漿
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
氣如薰辭家觀國綜典文高冠素帶煥翩紛清酒漿
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永明
擁大璫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鐘嘈囋趙女歌羅衣綷
縩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漿炙奈樂何清

清漿炙奈樂何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婀翠雲
中子孫昌盛家道隆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
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
清轉無歡攬衣羞一作脩髮獨長歎
八十時明已損目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
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

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
生淚交揮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苦濁鏡
口垂涎呼吸嘬感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詩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
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祜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

始基世武丕承協風旁駭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慶攸
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
對揚成命九區克咸謳歌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于
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儀刑祖宗妥綏
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
沖天姿玉裕蕞爾小臣邈彼荒遐弛厥負擔振英承華
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皇太子賜讌詩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
刑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貴肆敬下臣肇彼
先驅翻成嘉賓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八章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闇闇既闢承
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奕奕馮生哲悶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玄曠矯
志崇邈遵彼汝華其容灼灼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
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頡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
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於百里僉曰爾詣俾
民是紀及眷北徂對揚帝祉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借曰未給五臣作洽亦既三年居陪華
幄侍出從朱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踰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
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否泰有善作尚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
我陟彼朔陲非子之念心孰為悲

答賈謐十一章　有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
昵好王師振旅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為之悵涕乃
作離友之詩其辭曰

伊昔有皇肇濟黎烝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
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大辰匿暉金虎曜質雄臣馳騖義
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
乂斯民啟土綏難改物承天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
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天厭霸德皇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
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光
昭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東朝既建淑問哉哉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哀
服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
舛義絪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蕃朝来步紫微升降祕閣我
服載暉執云匪懼仰肅明威
分索則易携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詠歎公之云感貽
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之蘭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猶
狂厲聖儀刑在昔予聞子命

贈弟士龍

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邮喪庭續會逼王命墨絰
戎列祚雙組式帶綬章載路即命荆楚對揚休顧肇敏
厥績武功聿舉姻婣芳素綢繆江澨昊天不弔胡寧棄
予
嗟予人斯胡德之微闕彼遺軌則此禎違王事匪監矜
旆屢振委籍舊戎統厥征人祈祈征人載肅載閑駿
駿戎馬有閑有翰昔子翼考惟斯伊撫今予小子繆尋
末緒

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雖　闕　守守
從武臣守局下列譬彼飛塵洪波雷擊與衆同泯顛跋
西夏收迹舊京俯慚堂搆仰懷　藝文類聚作惟　先靈孰云忍愧
寄之我情
伊我俊弟咨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勤非
道莫弘垂翼東畿耀韻名邦綿綿洪統非爾孰崇依依
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悦願爾偕老携手黄
極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掩涕即路耀袂長辭六龍促節逝不我待自往迄茲曠年八祀悠悠我思非爾焉在昔並垂髮今也將老銜哀茹感靡濶充飽嗟我人斯胡卹之早

天步多艱性命難誓常懼隕斃孤魂殊裔存不皐物沒不增壤生若朝風死猶絶景視彼浮遊方之僑客眷此黄廬譬之斃宅匪身是宏亮會伊惜其惜伊何言紆其思其思伊何悲彼曠載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薄言歸薄食驚駕夙興宵馳濛雨之陰炤月之輝陸陵峻岅川越洪漪爰届爰止步彼高堂失爾羽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荀遘良願中荒我心永懷匪悦匪康

昔我斯逝兄弟孔仁今我來思或彫或疚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撫膺潸泣血淚彷徨

企佇朔路言送爾歸心存言宴日想容輝迫彼宅穸載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丘墓婉孌兮興懷罔極眷言顧之使我心惻

贈潘尼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太玄舍彼玄冕襲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答潘尼

於穆同心如瓊如林我東日徂来餞其琛彼美潘生實綜我心探我玉懷疇爾惠音

贈馮文羆以下五言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荀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迫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於永明作與弟士龍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

戀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明發遺安寐晤言涕交纓分途
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慙
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俯仰悲林
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絶端悼来憂成緒感別慘舒翮
思歸樂遵渚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恕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
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
携手俱契濶成騑服

贈尚書郎顧彦先二首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凄
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
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墻蕭墻阻且深形影曠
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濶何用慰吾心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玄
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修霤横潦浸階除停陰
結不解通儻化為渠沈稼湮梁潁流民泝荆徐眷言懷
桑梓無乃將為魚

贈顧交阯公真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
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
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答張士然

潔身蹕祕閣祕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
瞑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遥春王圃五臣作圃躑躅千
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
顛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贈從兄車騎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幸苦誰為心
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
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途艱使我怨慕深安得
忘憂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虚作思為有悲音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修
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恩亂心曲沈歡滯不起歡沈
難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江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游
宦久不歸山川脩且濶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
非有常譬彼絃與箏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為陸思遠婦作

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
何虓時寵游宦忘歸寧雖為三載婦顧景媿虛名歲暮
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
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

為周夫人贈車騎

碎碎織細練為君作縷繻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昔
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京城京城
華麗所璀璨多異人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昔者與
君別歲律薄將暮日月一何速素秋隆湛露湛露何冉
冉思君歲隨晚對食不能飡臨觴不能飯

祖道畢雍孫劉邁仲潘正仲

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值一作遂時來運與子游承
華執芳崇賢內振纓層城阿畢劉贊文武潘生泣邦家
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赴洛二首

希世無高行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
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迹
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
玄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亹亹狐獸
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愾我歎
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羇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祇肅歲
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
遺安豫五臣作念永歎廢餐食思樂誰誘曰歸歸未克憂

苦欲何為纏綿胸與臆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赴洛道中作二首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

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鞶厲五臣作礪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淺契濶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尋清軌遠游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

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輝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窮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

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蘺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

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闌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閒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

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為河曲鳥雙游澧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善作苕苕峻而安綺窻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閒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五臣作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

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
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
月照閒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嗈嗈寒蟬鳴疇昔
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
機杼大梁不架楹

招隱詩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
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承翠幄激楚
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
靈波顏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
圖稅駕從所欲

遨遊出西城

遨遊出西城鞍轡循都邑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熠遷
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靡靡年時改冉冉老已及行矣
勉良圖使爾修名立

園葵詩二首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西北傾夕潁西南晞零
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飆飛曾雲
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綏豐條竝
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翩翩晚彫葵孤生寄北藩被蒙覆露惠微軀後時殘庇
足周一智生理各萬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命難

贈斥丘令馮文羆

出駕出東城送子臨江曲密席接同志羽觴飛鄂滌登
樓望峻陂時逝一何速

贈顧彥先

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軀哀聲應苦言
婷協姝麗華顏婉如玉

贈紀士

瓊瓌侯豐價窈窕不自黷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脩

贈潘正叔

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資內振纓曾城阿

招隱二首

駕言尋飛遯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木進朝餐

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溢玉渚文魚曜中波

尸鄉亭

東遊觀槿洛逍遥丘墓間秋草漫長柯寒水入雲煙發軫有夙宴息駕無愚賢

三月三日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佳元吉隆初巳濯穢游黃河

春詠

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遺涼清且凜

詠老

軟顏收紅蘂玄鬢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講漢書詩

稅駕金華講學祕館有集惟髦芳風雅宴

秋詠

肅肅素秋節湛湛濃露凝太陽夙夜降少陰忽已升

失題二首

太素卜令宅希微啟奧基玄沖纂懿文虛無承先師

澄神玄漠流棲心太素域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